■長篇俠義小說

靈異白鶴圖

■翁福來譯校

■南北出版社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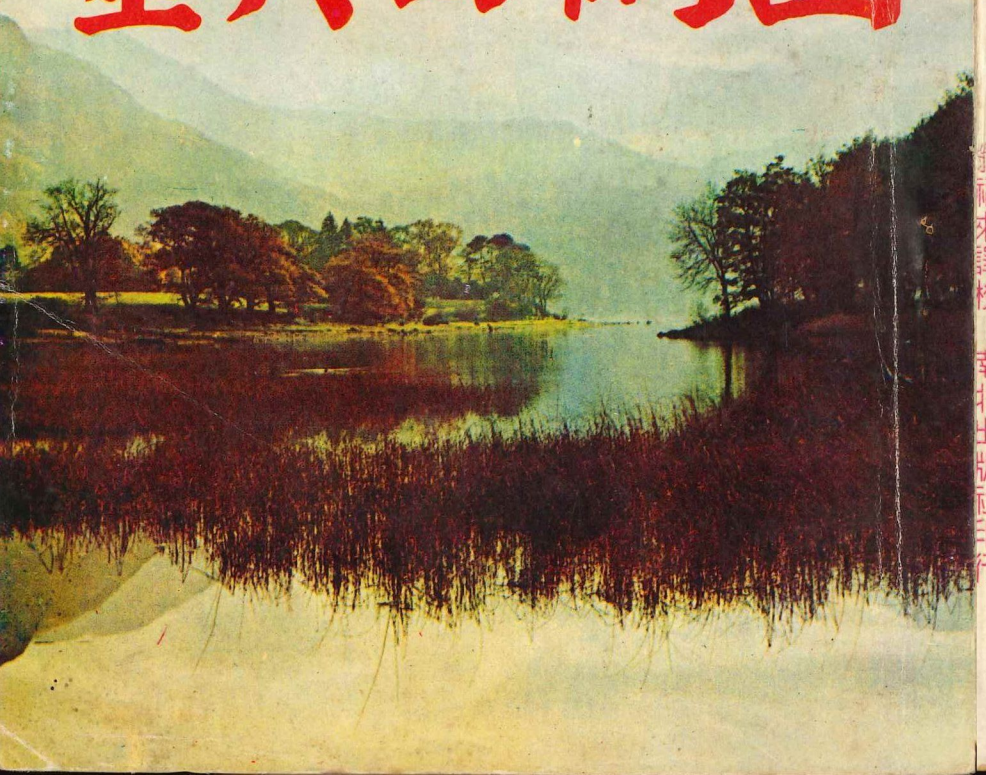
靈異白鶴圖

■長篇俠義小說

靈異白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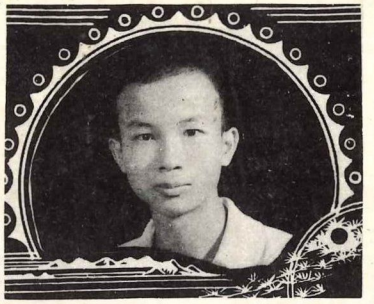
■翁福來譯校

■南北出版社印行



長篇俠義小說 靈異白鶴圖 翁福來譯校 南北出版社印行

每冊
優待價
50元正



■一九七七年集紀念

我心深處 ……(散文作品)

■翁福來 著作

「我心深處」充滿了純眞、盡善和完美的感情。
它傾訴人性心靈最深處的秘密。

▲難奈時光
▲不自覺沖撞
▲夢裡浮生
▲金色夢境
▲楓林小橋
▲自我震盪
▲深綠映花紅
▲雲兒一片
▲美麗的彩虹
▲薰風加愛意
▲凄風愁雨
▲飄泊的情感
▲憂鬱的神采
▲温馨的蜜汁
▲凝結的時光
▲爲誰而活
▲我心深處
▲醉在美的世界
▲晶亮的夢
▲白雲世界

購買本書請將郵票函寄：板橋市郵政443號翁福來收
或郵政劃撥124150翁福來帳戶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登記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0347號
發行人：侯陳阿美
發行所：南北出版社
地　址：嘉義市林森路732號
譯校者：翁福來
地　址：板橋市郵政443號
印刷者：坤宏文具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漳州街166巷31號
電　話：三〇二八九六三
發行日期：中華民國68年10月15日

特價每冊30元

長篇俠情小說

靈異白鶴圖目錄

第一回 典釵 2
第二回 濟困 5
第三回 遣索 8
第四回 遇僕 11
第五回 代贅 14
第六回 款婿 17
第七回 却貸 21
第八回 求乞 23
第九回 俠贈 26
第十回 圖害 29
第十一回 串詐 32
第十二回 赴試 35
第十三回 失散 38
第十四回 雛陷 40
第十五回 私縱 44
第十六回 審問 46
第十七回 盜銀 49
第十八回 探監 52
第十九回 報信 54
第二十回 朝議 56
第二十一回 征寇 59
第二十二回 山寇 61
第二十三回 許親 64
第二十四回 激憤 67
第二十五回 思認 69
第二十六回 諂奸 72
第二十七回 周探 75
第二十八回 豁罪 78
第二十九回 哭廟 81
第三十回 盤婢 84
第三十一回 憶婿 86
第三十二回 誘叔 88
第三十三回 囑別 90
第三十四回 謁師 92
第三十五回 彙劾 95
第三十六回 團圓 97

長篇俠情小說

靈異白鶴圖

第一回　典　釵

一生際遇感皇恩，十載螢窗志已伸，學得陶潛歸隱後，安閑三徑避囂塵。

這一首二十八字的七言詩，却引出了一位退居林下的高賢來。此人姓王，名逸，表字百安，祖籍江南鎮江府丹徒縣人，官居通政使之職，因朝中豺狼當道，不願爲官，隱居林下，享受田園之樂。夫人馮氏，花甲同庚，誕生二子，長名子琴，早歲卽舉孝廉，娶室丁氏，端重宜家，十分賢淑。那曉完姻了一載，子琴往京師謀幹功名，整整十年，杳然沒有音信，不知道逗留在於何處？次名子連，年紀十八歲了，弱冠入泮，尚未授室，幸喜定省無虧，以故膝下倒也並不覺得寂寞。

百安爲官多年，因他秉性廉潔，非禮之財，一文不取；所以做了數十年的官，只知拿幾個清俸，吃一口民間的水，一旦挂冠歸隱，只落得兩袖清風歸來。雖然他家境不甚寬裕，却還有昔日掙下的幾畝田地，足敷一家數口，菜飯飽，布衣煖的了！想不到事出意外，連年田地荒歉，入不敷出，漸漸的捉襟見肘，度日艱難起來了！

一日，百安悶坐在書房之中，思前想後，不禁自言自語的歎道：『老夫自甘淡泊，不愛錢財，因此宦囊中少有餘蓄，辭官回鄉，依舊一家清貧。更兼連遭歉歲。日給三餐，勢將不繼，只落得做了一個破鄉紳，豈不可嘆！』說完仰起頭來，望著屋子只管嗟嘆不已！

却好裏邊跑出老夫人來，見百安仰屋興嗟，忙不迭的問道：『老相公！獨自在此，長吁短嘆？却是爲了何事？』百安道：『夫人請坐，老夫在這裏想。』夫人道：『不知老相公想些什麼？』百安又嘆了一口氣道：『

想不到今年又是荒年，不要說衣不遮身，連食也不能餬口了，一家老小，如何度日？想老夫曾入仕途，身爲通政，歸來只留下兩袖的清風，數年來苦度光陰，可憐室如懸磬，度日艱難，衣服飾物盡皆典質一空，祇剩下這一所破舊的房屋，要想變賣，在這個年頭兒，有誰要買房子呢？再有那子琴，進京去後，喚違兩地，杳無信息，即使他能功成名就，何能救得眼前之急？思來想去，眞叫我一籌莫展！』

馮氏夫人道：『這也怪你不得，就是老身，終朝十分憂慮，當初嫁來的粧奩，早已貼補完了，祇剩下幾個破箱籠，故而妾身好比吞下了繡花針，有苦難言，如今又無親戚資助，只好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了！』

夫妻二人正在愁窮嘆苦之際，只見媳婦丁氏與次子子連，雙雙走入畫堂，跪下行禮。王百安道：『你們不必拘禮，都坐下了。』說著又問子連道：『我兒爲何不去讀書，到來則甚？』子連道：『爹爹！孩兒本欲奮志攻書，巴圖上進，怎奈衣衫單薄，腹內空虛，如此光景，窗下難以用功，因此拋了詩書，想吃一些東西充飢。』說着將頭低了下去，微微嘆一口氣！

百安一聽，怒上心來，冷笑一聲道：『哼哼哼！虧你身入黌門，全不想「養兒待老，積穀防飢，」既不能盡你的孝道，供養雙親，反把這些言語對爲父的講，好沒分曉，如此看來，他年焉得龍門高跳。』這一頓訓斥，責備得子連滿面含羞，無言回答，只是把兩手反覆不已的搓着。

丁氏在旁，見公公發怒，連忙站起身來，低聲委婉的言道：『公公暫請息怒，叔叔因腹中飢餓，不能用功，言語中一時造次，望乞公公海涵，如今媳婦還有一股金釵在此，可以拿去變換銀子，暫度幾天，再作道理。』百安嘆道：『咳！難得賢哉這樣的賢惠，使做公公慚愧得很，但那金釵在那裏？』丁氏答道：『媳婦帶得在此。』說時在髻上拔將下來，遞與百安。

百安喚道：『子連過來，你拿了這支金釵，到外邊去變些銀子，接濟眼前用度，速去速回。』子連應道：『孩兒就去便了。』立起身來，在父親手中接過金釵，揣入懷內。

於是走到外面，他雖然寒酸，却也不脫斯文模樣，大搖大擺，一路在街坊上走來，但見家家戶戶，雙扉緊閉，顯示着蕭索的景象，還有兩旁的店舖，除了有幾個賒計伏在櫃上打盹外，簡直沒有一個主顧，作成生意。

至於街上往來的人，十個之中，倒有九個是求乞的災民，有的已餓得面黃飢瘦，有的拿着樹皮死命的啃。有的叫賣着親生的孩子，這一種可憐的景況，眞叫人悽慘！

子連將金釵拿在手中，高高的擎起了，口中又叫喊着：『賣金釵啊！』他一邊喊着，一邊向前只顧走，可是喊了半日，走了半日，喉嚨却喊得乾了，竟沒有一個人買他的。子連心想：『且住！白費了半日光陰，並無一人要買我的金釵，這便怎生是好？你看那邊有一位老丈，待我上前叩問他一聲便了。』

遂走將過去，向那老者深深一揖道：『老伯請了，我要出賣金釵，不知可有買主？』老者道：『如此荒年，誰人要買你的金釵？何不到典當中去當些銀子？也是一樣！』子連道：『但不知典當在什麼地方？相求指引。』老者用手一指道：『喏！前面第二個大牆門就是。』子連稱謝道：『多謝老伯指點。』那老者見他彬彬有禮，欣然扶了他的拐杖去了。

子連走不多步，見那旁果然有一座高大牆門，挂着一塊金字黑漆的招牌，乃是隆興當三字，門前很是冷靜，並沒有人走入。子連從未到過典當門的，這一次是破題兒第一遭，他踏上堦沿，抬頭一看，不由的喫了一驚！原來門上貼着一張紅紙字條，上面寫的是：

年荒乏本，停當三月。

子連看了，頓足歎道：『命苦極了！遇此荒年，米珠薪桂，不但黃金都沒有人要，連那典當也乏本停當，叫我回去，怎生回覆雙親？』不禁對着那張紅紙條，呆呆的只管出神。

那典當裏的朝奉，見他這般模樣，喚道：『朋友！你有什麼心事，還是到來贖當的？』子連道：『你問我嗄？我並不是贖當的，却是要來當東西的。』朝奉笑道：『哈哈哈！你不是早看見了本當的字條嗎？』子連道：『看是早看見了，實因出於無奈，逼不得已，我有一支金釵在此，想換幾兩銀子。糴米買柴，拿回去活命的，萬望朝奉容情，破例當一當罷！』

朝奉笑道：『你這個朋友，莫非是癡的？我們典當裏的規矩，宛比死人的額角，推也推不動的，怎好爲了你一人窮苦，就破壞典當規矩？這樣罷！我代你找一個主顧，賣了這支金釵罷！』子連道：『這也使得，我只

要能變錢，當賣皆可。』

朝奉把金釵接了過去，用戥兒秤了一秤，打着徽州的土白，朝着坐在帳台上的那個老朝奉，說了幾句，轉身走入屏後，取了銀子，這才將身伏在櫃上，說道：『朋友！目下年荒米貴，黃金珍珠都不值錢了，不是我們要便宜你，這支金釵，只值八兩銀子，要是願賣，給你銀子，不願賣，原物奉還。』子連道：『就是八兩銀子。』朝奉道：『既然如此，這裏銀子八兩，請你拿去。』

子連拿了銀子，心下放寬了不少，向朝奉拱了拱手，步出典當，心急慌忙的回去。那曉走不到一箭多路，只見路旁許多人圍了一個大圈子，也就擠將入內一看，見是一個賣餅的孩子，帶哭帶罵道：『他媽的，我賣幾個燒餅，想趁了錢下來，到店裏糴半升米，煮一頓粥吃，不想這班沒天理的東西，搶了我的餅去，叫我怎好回去告訴，媽媽不要打我嗎？他媽的。』就有一個看閒的勸道：『你不要罵了，餅也搶去了。把留下的燒餅，拿回去給你媽當夜飯吃，即使你媽打你一頓，忍一回痛就好了，這是我的好話，不要哭，也不要罵。』賣餅孩子只得聽了他的勸，挂着兩行眼淚，拿了筐籃就走。

第二回　濟　困

這時有個叫做周二的，住在城裏抱頭村上，父親早死了，剩下一個老娘，他的妻子孫氏，夫妻二人，同年三十六歲，祇養了一個兒子，也有十二歲了，他別無行業，只能挑着擔子做小生意，每天掙下來的錢，僅夠糊口，遇到了這荒年，當然是不能做小生意，可憐一家四口，別說吃一頓飯，連薄粥也吃不成了！

周二坐在家裏，一籌莫展，他私下同孫氏商量道：『你我本是柴米夫妻，如今年成這樣的荒，朝無呼鷄之米，夜來沒有鼠耗的糧，叫我兩手空空，到那裏去設法？因此上要你替我出一個主意！』孫氏道：『哎喲！做妻的是婦人家，也打算不出什麼主意來，況且母家一樣的窮苦，他們度日也很艱難，怎好去問他們借錢？天字出頭夫作主，還是請你自己尋活路，做妻的只知道有飯吃飯，有粥吃粥。』

周二聽了，將足一頓道：『你倒推得乾淨，叫我丈夫去張羅，要知道我們是年輕人，沒有飯吃，不妨拴緊了肚帶，餓上兩天，我的娘，他是個上了年紀的人，差不多風中之燭，應該好好的供養，才是做兒子媳婦的道理，想不到老天不下雨，成了荒年，連累娘忍飢挨餓，怎不教我做兒子的心痛？』說到這裏，兩淚雙拋，幾乎哭出聲來。

孫氏忙道：『別傷心！不是你連累母親挨餓，這是天災！』周二和淚說道：『你別勸我不傷心，娘只生下我一個親生子。除了兒子，有誰憐他？他年輕時含辛茹苦，把我撫養大了，又給我討了你家來，如今頭髮白了，時時刻刻嚷着筋骨疼痛，要是再叫他沒有飯吃，於心何忍？你不給我打算主意，莫非你有心想餓死我娘嗎？』孫氏道：『嘔死人了，好笑你做了男子，沒有一些兒主意，口口聲聲，怪着妻子不好。』周二歎道：『咳！主意是有一個在此，只怕說了出來，又要叫你生氣。』孫氏道：『你不說，我也知道了，准是沒有飯吃，想把我賣掉不成？』周二道：『不但要賣，而且要殺……』說着用手一劈，裝出殺人的樣子。

孫氏見了，發急道：『你要殺哪一個呀？』周二道：『家主婆！你一定要問我，快把兒子喚將出來，對你說明白就是了。』孫氏道：『你要喚兒子，我就喚。阿福出來！你爹有話要對你說！』喚聲未畢，只見一個又黃又瘦的孩子，跑到跟前，說道：『爹！兒子肚裏餓得很，熬不住了，給兒子幾文錢，買些東西吃吃。』周二道：『阿福你要錢嗎？你站在一旁，聽我說話。』阿福應了一聲是！

周二又道：『家主婆！你瞧這小奴才快成人了，可是天生成的懶惰，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只知張開了嘴吃現成，眞是一段不可雕的朽木，留着他在世上，毫無用處，與其讓他活活餓死，不如趁此沒有吃的當兒，待我下一條殘忍心的罷！』孫氏忙問道：『怎樣的殘忍心，你且說來我聽？』周二道：『你務必要我說，我就老實說了，不過說了出來，不許哭。阿福過來！先把你綁了起來再說。』

孫氏連忙兩手一攔，護住了阿福，問道：『官人！你想殺你的兒子嗎？』周二道：『你我已餓了兩天了，如果再餓下去，大家免不了跑到黃泉路上去，思前想後，沒有旁的法子可想，你我死倒不要緊，不過餓死了娘，心頭有些不忍，所以想把阿福殺了，給我的娘充飢，雖然心腸殘酷，殺子奉親，也好教人家說我是孝子，而

且你我靠了娘的福，飽餐一頓。』

孫氏聽丈夫說到這裏，早哭得淚人兒一般，嗚嗚咽咽的說道：『虧你說出這樣話來，自古道：「老虎不食兒子。」難道你竟沒有天性嗎？況且你一脈單傳，祇有這一個兒子，眼前爲了老娘，將子殺了，他年的香火，叫誰祧呢？倒不如央中把兒子賣了，度過了這個苦光陰，只要年成一好，仍可把兒子贖回來，這不是一舉兩得嗎？』周二頓脚道：『家主婆！如意算盤打不成了，你可知道賣兒子，一時不是容易賣掉，倘若躭擱兩天，娘早餓死了，這是來不及的事，到此時也顧不得許多了。』說完回身進內，取了一口明晃晃鋼刀，拖過阿福，動手要殺。孫氏死命的扯住他那隻舉刀的手。阿福看見父親要殺他，拼命大哭！周二道：『家主婆！你哭死我也不依你了，快不要哭，嚇壞了我的娘。阿福！做爹的也是出於無奈，權且殺你，給你祖母充飢。』阿福直着嗓子哭道：『媽！快快救命！爹爹要把我殺了！』孫氏哭道：『官人殺不得！』周二瞪着眼喝道：『閃開！我爲了我的娘，不怕絕了後代。』說着將刀在鞋底上擦着。

恰好這時，王子連在門前經過，聽得屋裏一片哭聲，甚是淒慘！停住脚步，仔細一聽，有人叫喊救命，不禁詫異道：『此間雖是僻靜所在，青天白日，難道有歹人到來搶刼？且喜門兒半掩，不要管他，待我大着胆子，闖將進去一看便了。』伸手將門推開，大踏步走到裏邊。

周二正要舉刀砍下，一眼瞥見了子連，頓時像嚇呆松鼠一般！放下了舉刀的那隻手，埋怨孫氏道：『叫你們不要哭，偏不聽話，哭得神嗥鬼叫，如今兒子殺不成，吃客倒跑來了。』子連道：『大叔！你敢是要殺這個孩子嗎？』周二擲刀在地，嘆了一口氣道：『不瞞相公說，只爲年荒米貴，年輕的人餓餓不要緊，我的娘上了年紀，餓不起了，一時沒法，想把他殺了，供養老母。』說着淚隨聲下。

子連道：『住了，你有幾個兒子？』周二含淚答道：『就是這一個。』子連艴然道：『一個孩子如何可以殺得，你可知道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殺子奉母，絕了宗祧，更爲不孝中的不孝。』周二將臉一板道：『什麼？我的兒子要你來作主嗎？難道你沒看見河水乾涸，遍地都是餓殍，我們不久也要餓死，還管什麼宗祧不？』子連道：『大叔使不得，度荒年也是偶然的事，只要你們男勤女儉，何愁你母親受那飢寒之苦？勸

你不可執之一見，即使殺了孩子，也不過暫時救急呀！』說時雙眉一縐，起了憐憫之心，探囊取出銀包，放在桌上，又道：『這裏有八兩銀子，拿去權作用度，不須殺你孩子了。』

周二又驚又喜，問道：『相公！這銀子眞的是給我嗎？』子連道：『正是給你的。』周二道：『阿呀呀！我們好像裝了殺兒子，有意哄騙相公的銀子，如今也想不得羞耻了。』將銀子拿在手裏，解開紙包一看，又用手掂了一掂，却是八隻圓絲銀錠，樂道：『家主婆！快放了阿福，一同來拜謝相公。』孫氏連忙解去了阿福身上的草繩，跟着周二跪在地下磕頭。

叩謝畢，周二起身問道：『相公！我受了你的恩典，終須圖報，請問相公尊姓大名？好待我常挂心懷，將來銜環結草。』子連道：『你要問我的姓名，我姓王，表字子連，就住在大街之上。』周二道：『如此說來，你就是王通政的公子了。』子連點頭道：『正是的。』周二道：『小人拿了公子的銀子，日後總要報答。』子連道：『些須小事，何足掛齒？』說着大搖大擺，走出門外去了。周二夫婦好不歡天喜地，兌了銀子，買柴糴米，一家飽煖，感激非常！

第三回　遺　索

王百安打發子連出外典釵，等了半日，不見回來，心下甚是焦慮，謂馬氏道：『夫人！子連出去變賣金釵，定是變賣不掉；所以此時還不回來。』馬氏道：『有了金釵，總有人買的，只怕他路上遺失，不好回來，這便怎處？』百安道：『夫人說那裏話來，想他平日謹愼小心，決不會將金釵遺失的，諒他尚未賣去，故而不歸，你休得多慮，安心等待就是了。』馬氏道：『等待孩兒回來，倒也不妨，只是妾身腹中饑餓，有些等待不及，你看日影當空，廚房中炊烟斷絕，柴米全無，這般淒涼，如何過去？並不是妾身埋怨你相公，當時相公見識太淺，無端告病歸林，宦囊中一無積蓄，空餘兩袖清風回來，可說得名不成就，利也空虛，誰知今日之下，害了妻兒！』百安道：『夫人！據你說來，嫌我退歸林下，落得如此窘迫，你可知道萬般皆由命，還是安分守己

的便宜，倘若貪圖富貴，一味肥己殃民，無非自取殺身之道；因此下官急流勇退，但願朝中奸佞早除，享幾年太平的樂趣，望夫人不必錯怪下官。』馮氏聽了，愁眉苦臉，只管將頭低將下去。

正在這時，子連自外走入，叫了一聲爹爹！百安問道：『我兒！爲甚到此刻才回來？那金釵可曾變賣？』子連答道：『賣掉了。』百安道：『賣了多少銀子？』子連道：『賣了八兩銀子。』百安道：『如此甚好，你快去整備柴米，炊羹午膳要緊，你母親已餓極了。』

子連勉強應了一聲是，不禁躊躇起來，漲紅了臉，雙膝跪在塵埃，說道：『方纔孩兒一時沒了主意，望爹爹饒恕無知之罪，方好告稟。』百安道：『有甚話兒？起來講！』子連立起身來，言道：『孩兒奉了爹爹之命，拿了金釵，在街坊上叫賣，找覓主顧，換得雪花銀子八兩，匆匆回來，經過一家貧民人家，啼哭可慘，孩兒聽了不忍，推門進去一看，原來正在那兒殺他的兒子。』百安喝道：『住了，爲甚要將兒子殺死？』子連道：『他說母親年事已高，挨餓不起，因此殺子奉親，孩兒心生惻隱，將銀子周濟了他。』百安道：『你竟將賣釵銀子，贈他多少？』子連道：『俱已贈了他了。』

百安不聽猶可，聽了之時，厲聲喝道：『唗！小畜生！不遵父命，枉讀詩書，胆敢擅自作主，你且去想一想，有餘之輩，富足之家，方可周濟貧窮，如今家中如此窮困，想賣了金釵度日，你今救濟他人，不顧爹娘忍饑挨餓，總使你積下了這一番陰德，日後飛黃騰達，我夫妻早作了餓鬼，哼哼哼！氣死我也！』百安言時聲色俱厲。馬氏夫人更是心酸，罵一聲道：『阿呀！你這個不孝子，今日多虧媳婦拿出金釵，叫你出外換錢，苟延一家殘喘，在家等候了你多時，等到你夕陽啣山，誰知一雙空手而歸，從此只好餓死了！』說罷嚎啕大哭。

丁氏在旁，忙陪笑道：『公公！婆婆！請暫息雷霆之怒，媳婦有言告稟，想叔叔扶危濟困，陰功浩大，自有天鑒，不必埋怨他了，依媳婦愚見，到不如仍煩叔叔到他家裏去，將那八兩銀子，分作兩股，一半給與他家，一半拿回來使用，事在情理之中，他家必然肯拿出來的。』百安點頭道：『媳婦言之有理。畜生！爲父倘不聽汝嫂的話，只怕你活不成了，如今快到他家去索回一半，不許鼱攔。』一邊說，一邊怒冲冲的同了馬氏進房去了。

這裏丁氏謂子連道：『自古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你見他家苦楚，贈銀救命，原是一片好心，但不該將銀子盡數給他，這是你失於攷慮，怪不得公公婆婆生氣，你趁早去討一半回來，免得公婆着惱。』子連滿面羞慚道：『多謝嫂嫂，若非嫂嫂解勸，幾受爹娘痛責，待我去就是了。』丁氏道：『叔叔且慢，我還要問你，方才贈銀這一家，可曾問過他的姓名沒有？』子連道：『我彼時見他哭得淒切，未及動問，贈銀之後，他倒問了我的姓名。』丁氏道：『如此還好，倘若彼此不知姓名，怎好輕易前去索銀？但此去須要好好的講，千萬言語之間，不可粗魯。』子連答道：『承蒙嫂嫂指教。』

於是抽身出外，到了街上，滿腹踟躕，雙眉緊促，自己抱怨自己道：『都是我自己不好，招攬是非，無怪爹娘嚴加責備，若非嫂嫂從中調停，叫我用何言對答？可笑我枉讀了五車書，才情竟不及嫂嫂，那銀子是金釵換來的，不難索取回家，我想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方才慨贈於他，此刻又去索回，出乎爾，反乎爾，豈不教他笑我寒酸？還有一說，如果他昧良圖賴，怎好翻轉面皮，總之問心自愧，不去討回的好，少停回去，寧受爹娘的責備，決不傷了和氣。』

他想到其間，信步前行，忽覺肚子裏咕嚕嚕一陣響，雙手捧住道：『不好了！一路行來腹中越加饑餓起來了，這便怎處？』說也奇怪，不想起饑餓倒也不知不覺，想起了飢餓，頓時渾身無力，飢餓難當，不但寸步難移，連東西南北也分辨不出，路徑也走錯了，好不十分狼狽！

可憐他掙扎了一回，終於坐在路旁，嘆道：『實在有些走不動了，待我歇息片時，再作計較，你看前面一片疎林，斜陽掛在樹梢之上，寥寥落落，並無人煙，只有幾頭村犬，嘮嘮的叫着，此外還有遠寺孤鐘，敲個不住，令人更加愁煩，欲想回家，又迷失了路途，有誰來指引我進城去？更且我分文沒有討得，空手歸去，定遭爹娘重責，如今我也顧不得許多了，往前途問明了路徑，歸去罷！』

行行重行行，轉了一個灣，不但腹中更加飢餓難忍，而且兩眼昏花，頭腦眩暈，只叫得一聲苦道：『想當初的古人，曾經顛沛的也不知多少？却沒有王子連這樣的苦，就是那朱買臣肩挑柴擔，日後飛黃騰達，做了會稽太守，再有那韓信窮途落魄，居然遇到漂母，惟有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又無人憐惜，倒不如尋一個幽僻

所在，尋了短見。』說着放聲大哭起來。

繼而一想：『使不得！使不得！哥哥已到了京都去，千里迢迢，毫無音信，家中祇有我一個人，雙親在堂，還該盡孝，豈可貿然輕生？你看前面有一所高大樓房，不知是何等人家？待我上前去看來。』他迤邐行來，果見一家大門牆，門前懸掛燈彩，裏邊鼓樂喧闐，像是做喜事的模樣，此時子連飢餓難忍，竟不顧一切，大着步子，昂然走入。

第四回　遇僕

子連剛才踏上階沿，恰好裏邊走出一個老家人，你道老家人是誰？原來叫做王興，從前在王家做家人的，後來王百安致仕回籍，一貧如洗，將家人小使辭去，王興就在百花莊上莫宅爲奴，因作事老誠，頗得主人重用。他主人雖然家擁萬貫，却是一個有名的十不全，今天正是納幣之期，所以裏外懸燈掛彩，十分熱鬧，他在背地裏却忍不住笑着道：『胡員外的小姐，何等有才有貌，偏偏被這個花言巧語的陸媒婆，從中撮合，可惜好一朵鮮花，插在一堆牛糞上面！如今媒人去了半日，還不見回盤回來，不免到外邊去等候一回。』

他口中咕噜着，走到耳房跟首，見兩個小使對面坐着，在那裏下棋，他們見了王興，連忙叫應道：『王伯伯！快來教我們下棋，我的炮被他的馬吃掉了。』王興道：『我沒有閒工夫，我想往返只有十里路程，爲什麼此刻回盤不來，莫非陸媒婆撮合了這樁親事，强索媒金不成？』兩個小使道：『這個我們不知道，大概伯伯猜得不錯，我們因爲閒得極，下棋消遣。』王興道：『你們在此下棋，可是門戶要當心了。』兩個小使答應曉得。

王興就走到門外，偶而抬頭，見一個書生模樣的人，走上階沿，定神一看，訝道：『阿呀！你莫非是王二爺嗎？』子連道：『正是我，王興！不知你幾時到此的？』王興嘆道：『皆因老爺家境清貧，老奴被遣出外，將身靠在此處，屈指已五六年了，一向沒有空閒，不能到府叩安，想老爺是身子健康的，二爺到此則甚？』子

連道：『一言難盡，自從大爺進京去後，音信杳然，加着連年荒歉，因此窮上加窮，今日爹爹命我出賣金釵，換了八兩銀子，指望回家買柴糴米，路遇抱頭村，一時仗義，將銀子周濟了窮人。』王興道：『抱頭村上的窮人，不知姓什麼？叫什麼？』

子連道：『我不曾問他，只知道他的兒子叫阿福。』王興道：『嗄！原來是周二官，老奴却也認識，時常來到此間，以後便怎樣？』子連道：『回家見了雙親，備述情由，爹娘大發雷霆，幸喜嫂嫂婉言勸解，叫我討還一半銀子，兩下方便，你想大丈夫作事，難以反悔，故而徘徊歧途到此，這時天色將晚，回去不得了，不知你家爲了何事，懸燈結彩，熱鬧異常？』王興道：『如此說來，二爺腹中想是飢餓了，就在此間，就擱一宵，待老奴湊些銀子，送與二爺，明日回府便了。』子連道：『這個如何使得？』王興道：『不妨，今天適逢我家主人納幣吉期，有現成的餚饌，請二爺裏邊去罷！』

王興甚是殷勤，引領子連來到自己臥房之內，讓子連坐下，說道：『二爺請坐，待老奴去拿晚膳來。』於是轉身到廚房中，端了一盤酒飯，放在桌上，喚道：『二爺不嫌簡慢，多少用些！』子連此時飢餓難忍，見了魚肉酒飯，也不客氣，老實飽餐了一頓。

食畢，方始啓口問道：『王興！我且問你，此間的主人，姓什麼？』王興道：『若問我家的主人，姓莫名才，有百萬的家私，乃是百花莊的首富，員外院君，早已去世了多年，祇有這一位大爺，天生成曉脚，駝背，缺嘴，瓣眼；因此有人取笑他，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十不全，只因面貌醜陋，蹉跎至今，尚未完姻，前幾日媒婆陸京姑，從中撮合，配對了胡府小姐，今日納幣，明晚結親，二爺請在房中寬坐片刻，老奴有事未畢，只得告退了。』子連點頭應允。

再說陸京姑到胡府取了回盤，乘船回轉百花莊，坐在船裏，向一班家人們道：『方才胡員外說，要大爺到他家裏拜堂，如何是好？況且我前日領了大爺的賞封，在胡員外面前稱讚大爺，才如子建，貌勝潘安，如果前去入贅，難免當場出醜。』衆家人道：『我們看胡府這番舉動，顯有賴婚之意，不然何以不發嫁妝，你是一手包辦的媒人，干係不小，回去最好與大爺商量商量才好！』陸京姑搖着頭道：『商量當然要商量的，不過我做

這媒人，多費一些唇舌罷了！』

說時船已到了莊前，水手們敲起鑼來，將船泊在岸邊。陸京姑與衆家人先後登岸，早有王興入內稟報莫才。莫才興匆匆出外問道：『可是回盤來了？』京姑道：『恭喜大爺，正是回來了。』莫才一隻脚是曉的，不便多站，一屁股坐在椅上，說道：『京姑！今天辛苦你了，我吩咐你的話，可曾辦妥？』京姑道：『大爺！不知那個走漏了風聲，說大爺的面貌醜陋得像妖怪一樣，故而胡府粧也不發，盤也不回，定要大爺到他府上完婚，這樣看來，却有七八分變卦呢！』

莫才聽了，嘻開了一張缺嘴唇，笑道：『他家要招女壻，我大爺明日就去，怕些什麼？』京姑道：『大爺話雖如此，但是你大爺的一副嘴臉，實在生得太壞，只怕硬不起來。』莫才道：『何以見得？』京姑道：『大爺是有名的十不全，那位胡小姐出落得花容月貌，雪膚冰肌，眞有千中難選的標緻，怎肯與你大爺同床共枕？非但如此，并且胡員外也不肯干休，埋怨奴家花言巧語，說什麼大爺人品長得好，明天大爺到他家去，給胡員外看了，一身都是病，好像一隻沒有變全的翻板烏龜，當然生氣，那時將我送往當官重辦，教我怎麼吃得消呢？』

莫才道：『這樣說來，這頭親事，有些靠不住了，但我自家一向也覺得，從前跟了我的先出世進城去玩，要那些頑皮小孩子，見了我的面孔，都說精怪來了，大家逃性命啊！幸虧許多有年紀的人，到還識貨，說你們不要怕，這不是精怪，是翻板的烏龜，不過翻得不好罷了。如今說話引話，我還記得一齣戲，叫做望湖亭，有個顏麻子，像我大爺面上，毫無疤瘢，只要請名工妙手，化費銀子，將缺嘴唇補好，不必你就憂着急，穩穩配對佳人。』說着掀起了兩片缺嘴，只管嘻嘻的笑。

陸京姑道：『大爺！缺嘴唇雖然容易補，却沒有妙藥，醫好大爺的癩眼，還有壓不挺的駝背，擺不平的曉脚，怎樣的遮掩過去呢？』莫才一聽，頓時滿懷躊躇起來，坐也不是，立也不是，踱來踱去，渾無計策。一個家人走來道：『大爺請用夜飯。』莫才恨道：『咳！計策想不出，夜飯到來了，叫我如何吃得下去？京姑娘！你吃了夜飯，早些回去，讓我今夜想定了計較，明天回覆你就是了。』京姑連稱曉得。

莫才又吩咐衆家人道：『你們大家聽了，「養軍千日，用在一朝。」這件親事，務必與我大爺，想一個計較出來，如果辦得成功，改日重重有賞。』衆家人道：『這是不須大爺吩咐，今夜大家一夜不睡，摳心挖肚，明天各獻奇謀，只要你大爺重賞，「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包管大爺與胡小姐同床共枕，做一對快活夫妻。』莫才樂道：『我大爺銀子是不算的，快把夜飯收下去，畫策計較要緊。』衆家人答應，收拾完畢，伺候莫才睡了，也就各回房去睡覺。

王興事畢之後，心中牽掛着小主人，移步進房，說道：『二爺！冷落了你了，今晚且請寬心在此安寢，老奴積有碎銀數兩，明日送與二爺回去。』子連道：『多承美意，何以圖報？』王興道：『二爺休得客氣，老奴指望你螢窗苦讀，他年早占鰲頭。』子連雖然聽一句，答應一聲，只是滿面愁容，仍未稍減。王興再三用言安慰，暢談衷曲，不覺東方漸白。

第五回　代贅

家人中有個叫做莫桂，最是刁鑽，并且善於逢迎；故而最得莫才寵愛，另眼相看，只是他最怕王興；因爲王興不拘乏蔴大的事，做錯了，定要將他呵斥，昨日晚上，他看見王興，引了一個衣衫襤褸的少年，到他臥房裏面，唧唧噥噥的說話，他就想出一口平日的氣；所以絕早抽身起來，守在牆門跟首，等候王興送出少年，當場捉住，告訴主人，將王興訓斥一頓。

那曉守了一回，太陽已晒到簷下了，不見出來，心頭疑訝道：『這時已經吃早飯的時候了，怎麼不見他們出來，莫非他們夜裏沒有睡，到此時還未起身嗎？我且不要管他，在此嚴緊把守，不怕他生了翅膀飛出門去。』

且說王興，在箱內取出一包碎銀子，說道：『二爺！這裏是老奴積蓄下來的銀子，有限得很，你拿回家去，千定莫說老奴贈的，倘然老爺夫人查問，只說討取原銀，頗費唇舌，故此歸家稍遲，如此回覆，不妨事了，

只是老奴要勸二爺，用功讀盡萬卷書，早日平步青雲，快隨我這裏來。』子連事出無奈，收了銀子，跟隨出房。

不想來到牆門跟首，莫桂打從門房裏竄將出來，伸手一把，扯住子連衣襟，喝道：『窮賊逃不掉了，我且問你，昨夜你與老王在房裏，鬼頭鬼腦，幹些什麼事情？想必通同一氣，到來偷盜主人東西。』王興忙道：『桂兄弟！這是老漢的舊主人，你不要作要。』莫桂冷笑道：『誰與他作要？』王興道：『既不作要，你快些放了手。』莫桂將眼一瞪道：『平常我受你欺侮，一口氣忍耐到今朝，如今求我也不相干，你引誘着不相識的人進府，無私也是有弊，必須稟明主人，聽憑主人發落。』

王興一聽，好生着惱，臉色一沉道：『桂兄弟！你當眞要去告訴大爺嗎？』莫桂道：『不告訴大爺，我抓住這窮賊做什麼？』王興年紀雖老，火氣却大，劈面啐了他一口道：『要去就去。』又回轉頭來，謂子連道：『二爺放心，且隨老奴進去。』他一邊安慰着，一邊口中嘆道：『這是那裏說起，豈豈豈有此理，分明有意與老漢淘氣，和你去見了主人，訴明曲直情由，老漢也不怕你搬弄是非。』

王興攙了子連，隨莫桂到高廳上，早被莫才瞧見，開口問道：『你們這班瘟奴才，成群結隊進來，到底爲了什麼事情？』莫桂搶先說道：『大爺！這個王伯伯愈老愈變了，昨夜他勾引此人進房，鬼鬼祟祟，不知幹些甚事？故來稟明大爺。』莫才怒道：『這老奴才眞該死，他曉得我大爺做親，竟串通了陌生人，想偷我的東西不成？』王興正色道：『這是老奴舊主人的二少爺，因他昨晚迷路，不能回去，斗胆留在此的，並無歹意。』

莫才道：『我也不管你們鰍長鱔短，我的府內，怎好容你留人，你們與我搜他一搜！』

莫桂鷄毛當了令箭，搶步過來，將子連渾身上下一搜，在袖中搜出一包碎銀，雙手呈上。王興急忙說道：『這是老奴積蓄的零錢，今見二爺貧苦，贈與他作爲攻書之本的，不是大爺財帛。』莫才呵呵冷笑道：『老奴才眞贓現獲，還要抵賴。』子連忍不住說道：『莫兄暫請息怒，王興是我家的舊僕，這銀子委實是他贈給我的。』莫才怎肯信他，罵道：『放你的狗臭屁，看你這副形狀，明明是個偷鷄賊，曾經我也聽過王興說，他的舊主人王通政，兩袖清風，聲名頗好，你既然是王公子，爲何濫褸到如此地步？揑造了誑言，有意哄騙我大爺，

快去喚地方來，將他兩個送到丹徒縣衙門，追究餘黨。』衆家人齊聲稱是。

莫才正在怒氣冲冲的時候，恰好媒婆陸京姑，擺動着一雙尺二金蓮，一路笑將進來，扭頭裂頸的說道：『大爺！爲了何事動氣？不知大爺的計策，可曾預備定當沒有？』莫才道：『爲了王興這老奴才，誰還有心想畫策？』陸京姑將身一扭道：『今天是大爺吉期，都要快快活活，不可執之一見。王伯伯！這位是誰？』王興道：『他是老漢舊時小主。』

陸京姑聽了，將子連上下一打量，說道：『這位相公，身上雖然不成體統，面孔却標緻極了，可是大爺昨夜想的妙計，差人訪尋到來，替代你大爺做親不成？』莫才道：『京姑娘！你不要在這裏滿口噴蛆，他是王興老奴才的同黨，老奴才設心不善，串通了他，偷盜我大爺的銀子，被莫桂人贓並獲，因此要送往縣衙重辦。』說着翻起了一雙白眼，看那京姑。

京姑道：『大爺！這是使不得的，王伯伯爲人最是老實，決不會作這勾當，勸大爺容情免究了罷！況且胡家要看新郎，必須預早打算，據我意思，倒不如李代桃僵，移花接木。』莫才道：『京姑娘！何以叫移花接木，李代桃僵？使我大爺不懂起來。』京姑道：『大爺！我對你說。』說着又湊近了莫才耳邊，低聲又道：『只要如此這般，包管大爺今晚完婚。』

莫才不等他說完，雙手亂搖，一股無明火，幾乎打從太陽穴裏爆了出來，怒道：『京姑娘！這句話簡直如同放屁，叫我大爺做烏龜嗎？』京姑道：『大爺！你眞正纏夾了，這叫做諸葛亮空城計，無非一時權宜，命他去代一代大爺，等到回門轉來，讓大爺效于飛之樂，必過此計成功，可要送我媒人二百兩銀子。』莫才道：『算你計策妥當，你去商量，大爺銀子是不希罕的。』

京姑喚道：『王伯伯！我有一句說話，煩你同這位相公到裏邊來。』王興應聲曉得道：『二爺！不知京姑娘有甚言語，且同他進去。』於是同到後面書軒中，相將坐定。京姑娘就將李代桃僵的話，說了一遍。

子連一聽，喫驚道：『阿呀呀！這是動也動不得，諸般可代，惟有代做新郎，攸關風化，萬難遵從。』京姑道：『相公讀書人，不脫腐氣，且聽我說，我安排的這條計策，不過「一面打牆，兩面好看」的意思。倘然

你不肯答應去，也只好由你作主，要曉你是一條活活潑潑的鮮魚，如今已經到了漁翁的網裏，休想逃走脫身，如果莫大爺着了惱，將你送官究辦，所謂官法如爐，豈肯寬恕？不聽我的這一番好話，懊悔莫及，就是這位王伯家，難免被你連累。』說完了這幾句話，却用俏眼注定了子連，等待回答。

王興不待子連開口，在旁說道：『二爺！京姑娘的說話，果然說得不錯，此事雖不在情理之中，但看如此光景，竟要二爺曲從的了。』子連道：『王興！你是明白人，不比他們女流之輩，虧你也說出這樣話來，自古說得好，若遇瓜田，休要納履，經過李下，不可整冠，嫌疑二字，總要避去，豈可胡亂代人家作新郎？笑話極了！』京姑道：『相公！避什麼嫌疑，好在只要你打扮了新郎，與胡小姐參拜天地，少選回門轉來，就沒得你的事了。』王興也道：『二爺不必固執，和你同去答應了，免得大爺心煩。』京姑道：『一些不錯，我去回覆大爺了。』

一壁說着，一壁走到廳前，將情回覆了莫才。莫才好不歡喜，謂子連道：『王家裏的先生，這件事情，蒙你一口應承，學生感激之至。』子連道：『莫兄！既承所托，小弟祇得從命了。』莫才道：『好極好極，萬事丟開，一切仰仗你了。』當下商量定當，只因路遠不能就擺時候，即請子連更換新衣新帽，裝扮新郎，用過午膳，同京姑下船。

一帆風送，早已到了胡府水牆門外，將船泊定，自有家人上岸投遞名帖，西貝新郎也乘轎登岸，一聲炮響，一窩蜂也似的，紛紛趕到牆門外面，見新郎坐在轎中，脣紅齒白，一望而知是個風流人物，連忙進去稟報員外。胡員外不禁滿面添花，命人接進東床嬌客，西書院中待茶，等候良辰合巹。

第六回　款　婿

這位胡員外，單名一個寅字，年逾花甲，膝下祇生一女，閨名翠娥，愛如掌上明珠一般，陸京姑作伐，配

與百花莊莫才爲妻，詎知一打聽莫才，容貌醜陋，如鬼怪相仿，心裏起了悔婚之意，爭奈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便想出一個入贅主意，現在聽說新郎，人物俊俏，不由的喜出望外道：『誰知方才所見，迥異所聞，正所謂眼見是實，耳聞是虛了，良時已近，你們快去喚儐相進來，就此催粧。』衆家人唯唯答應，吩咐儐相催粧。

儐相連忙帶上四角方巾，兩邊插着金花，打發樂人吹奏笙簫，身子向中間一站，口中吟詩一首道：

郎才女貌配成雙，鴻案齊眉樂未央，今日共諧鸞鳳侶，他年福壽慶綿長。

催過了粧，那儐相請新郎，高聲朗誦道：

香羅繡帶菊花心，比翼鴛鴦迥絕倫，奉請乘龍攀桂客，畫堂春色醉花陰。

接着又請新娘，念詩道：

堂開旭日雲霞麗，簾捲和風蘭麝香，吉日良時逢喜慶，天仙子對綉衣郎。

子連立在紅氈毡上，抬頭一看，堂中掛一幅天官，兩邊配着一副對聯，寫的是：

梧桐枝上棲雙鳳，鹵苔花開立並鴛。

正在看時，儐相催着新郎新婦，參拜天地畢，花燭高照，引入洞房，並肩坐下，飲過了交杯酒，房中只剩了兩個丫環伺候，其餘都已散去。

再說陸京姑定下的主見，原想結親之後，就要回門的，這時見進了洞房，恐怕做出連臺戲來，心裏倒有些着急起來，所以來到廳前，向胡員外道：『員外！方才新姑爺發迎的時候，對我說的，結了親，就要回去，故而特來稟明員外，要請新姑爺新小姐下樓，端整辭行回門。』胡寅撚鬚微笑道：『京姑娘！你說那裏話來，既經招贅，豈有當晚回去之理？且待彌月之後，回門不遲，何必這等侷促？況且老漢祇此一女，向來愛惜如珍寶，怎忍心叫他就去，滿月回門未晚。』說着呵呵的笑了一陣。

陸京姑道：『員外說話不差，只是新姑爺是一家之主，如果滿月回門，家務叫誰人去管呢？』胡寅道：『一月光陰，並不爲多，老夫聽說他家有一總管王興，老成練達，十分能幹，家務有他料理，決無舛錯。』京姑道：『員外！既然要留新姑爺，不妨改日再來。』胡寅道：『老夫因見新郎品貌風雅，諒他才學必佳，爲此要

與他吟詩一首，試試他的文才，以娛晚景。』京姑道：『員外！我有一句話要告稟。』胡寅道：『有話儘講。』京姑道：『不瞞你員外說，新姑爺是怕面紅的，叫他一個人在此，不肯答應，到不如讓我陪了新姑爺，住滿了月回去。』胡寅笑着點頭道：『這倒使得。』

陸京姑在胡員外面前搗了一陣鬼，別的不慮，慮只慮新郎是西貝貨，若在洞房中住滿一月，難免假戲眞做辭了胡員外，扭着腰肢，心慌意亂，來到閨樓之上，見一衆丫環，站在那裏伺候，他故意打了一個呵欠道：『夜深了，你們爲什麼不睡，莫非等天亮不成？』衆丫環道：『姑爺小姐沒有睡，我們怎敢先睡呢？』京姑道：『不錯的，我們今夜大家不睡，陪陪姑爺小姐便了。』說完將身坐了下來。

他坐在一邊，冷眼看那一對新夫婦。胡小姐是不時斜睨着一雙鳳目，端詳丈夫的面貌。子連是，見了胡小姐的嬌容，覺得十分可愛，不由的臉上掛着微笑。京姑一看，心想：『這件事斷忽了，方才王相公拜堂的時候，兩條眉毛，湊在一處，好像裝滿了一肚皮的憂愁，如今笑容滿面，快活起來，可是我早設下陳平巧計，休要想偏了心罷！』

於是他和那些丫環搭訕着道：『姐姐妹妹們！可曉得我們新姑爺有一個暗毛病。』衆丫環道：『什麼暗毛病？我們不知道呀！』京姑道：『我是不會說鬼話的，如果將假話哄騙你們，新姑爺可以作證，這樣的暗毛病，說來世上罕見。』衆丫環道：『到底什麼暗毛病？快些說呀！』

陸京姑順手端起茶杯，呷了幾口茶，說道：『你們看這位新姑爺，文質彬彬，性情非常蹊蹺，多只爲在書房中用功念書，到了夜來，不肯睡覺，有時讀到疲倦，上了眠床，翻來覆去，總是睡不着，說是犯了栗碌星了。』衆丫環道：『不知幾時可以脫離命宮？』京姑道：『算命瞎子說得好，只要新姑爺做了親，滿月之後，栗碌星就不犯，所以今日良辰，只好錯過的了。』衆丫環道：『是不是眞的？』京姑正色道：『誰來哄騙你們？』衆丫環道：『這樣說法，新姑爺不睡，我們小姐是要睡的，小姐請卸了粧，安置罷！』翠娥小姐低聲道：『且慢！你們去睡就是了。』衆丫環奉了小姐之命，悄悄走出蘭房，各去睡覺。

陸京姑雖然安排了這個主意，畢竟胆大勿放心，低聲細氣向王子連道：『姑爺！你是一向坐慣的，請你坐在我這邊，讓我將你一條胳膊繫住，還你要睡也睡不成了。』說着在身上解下一條葱綠色的汗巾，牢牢的繫在子連左臂上，自己打足了精神，待等子連磕睡，他就輕輕一扯汗巾，便能驚醒過來，他這才放心道：『如今好了，不怕他飛上床去。』可是纔將心放下，兩個眼皮沉重起來，漸漸湊在一處，不知不覺，入了睡鄉。

這時子連又好氣又好笑，自言自語道：『可笑那京姑娘，把我左臂繫住，自己竟睡着了，這是什麼緣故？嗄是了！莫非他慮我與小姐發生苟且，故而如此，怎知我心如攢箭一般，那有心情作此鑽穴踰牆之事，只好由他信口胡謅，說我有不睡的病，事到如今，算是「龍逢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了。你聽樵樓上已打三鼓，叫我如何撇得下堂上雙親？只得坐以待旦，別圖計較回去便了。』

在那王子連納悶的當兒，翠娥小姐坐在妝台邊，面對菱花，卸去了頭上釵環，玉手尖尖，將青絲挽了一個時新髻；然後站起姣軀，寬下外衣，坐到牙床沿上，把小金蓮重新纏好，換了一雙大紅繡花的軟底睡鞋，越覺得纖不盈握了，他這才放下羅帳，將身睡下，只聽銀鈎叮噹的響了幾響。

子連坐在一旁，見到這般光景，不無動了淒涼的念頭，暗自歎道：『小姐啊小姐！你那裏鵲橋路可通，怎奈我是個不爭氣的牛郎，今宵只得辜負你了，故而憑你是閬苑名葩，我的心却在白雲鄉裏呢！』想到這裏，頻頻歎氣不已。

不多一回，紅日已透上紗窗了。京姑娘一睜睡醒，睜開眼來，說道：『新姑爺！昨夜你不睡覺，帶累我也坐了一夜，現在替你解去了這條汗巾，待我下樓去喚丫環，端整面水香茗。』子連道：『不用去麻煩他們，我也要下樓去了。』京姑正中下懷，說道：『那末我們一淘下去罷。』說着相將走下樓來。

到了堂前，子連上前叩見了胡員外，說道：『員外！因家中有事，我就要回去了。』胡寅詫異道：『賢壻！我與你是翁壻相稱，怎麼稱我員外？以後不可如此，況未經滿月，何故就要回去？』京姑在旁插嘴道：『回稟員外，姑爺因爲犯了睡不着的毛病，故而一心要想回去。』胡員外道：『胡說，既是夜來不得安睡，房中有小女陪伴，可以讀得文章，也不嫌寂寞了，如今尚未滿月，不能回去。』子連一聽，愁上加愁，暗暗叫了一聲

第七回　却貸

不言王子連在胡府中冒贅，且說一個利慾薰心，趨炎附勢的朋友，此人姓丁，雙名茂卿，綽號叫做丁鬼頭，嫁的時候，粧奩菲薄，不像大女兒一樣豐富，這是勢利人的行爲，大都敷貧重富，所以王家如此清寒，他不但不周濟一些，連女兒也不顧了。

這日他正清閒無事，請出院君來談心。仇氏停了布機，出外問道：『員外！叫我出來，你有什麼話說？』

丁茂卿道：『叫你出來，非爲別事，只因明天九月初三，乃是你的誕生日，齋佛費用，必須格外省儉才是。』

仇氏道：『我道什麼事情，原來爲了我的散生日，不消你叮囑的，只要六文錢買一對紅燭，四文錢買三炷香，五文錢買一副壽星王母紙馬，供的三色菓盤，也只消三文錢一色，倘然要吃壽麵，好在有彭家送來的乾麵，打幾斤就夠吃了。』

丁茂卿聽了，乾癟的臉，幾乎湊了攏來，兩隻手上下合拍道：『你的打算，精工極了，我還要問你，前日彭親家送來了兩擔乾麵，也該另答禮物才是！』仇氏道：『不必你員外費心，我已經打發人送去的了。』丁茂卿忙問道：『送去的什麼東西？是否豐盛？』仇氏道：『却比他的送來的堂皇，乃是一隻金華火腿，一罎紹興陳酒，兩瓶糟蛋，四包寸金糖。』丁茂卿連連讚道：『好好好！原像是我丁鬼頭的院君，也會奉承財主的。』

仇氏道：『員外！目今時世，勢利爲先，若說嫁給王家的二女兒，雖然也是我的親生骨肉，爭奈他窮得粥飯無着，沒有東西孝敬我們，我們也不必照應他了。』丁茂卿道：『院君不要說起，我聽說他，近來更加度日如年，十分苦楚，如果他跑回家來借貸，怎生是好？』仇氏道：『不妨，只要你拿定主意。憑他風波起，始終不開船，怕他則甚？』丁茂卿笑道：『哈哈哈！院君的見識，果然高人一等！』正說着，丫環獻上茶來。夫妻

二人喝了茶，立起身來，倚在欄杆之上，見庭前栽的菊花盛開，賞玩了一回。

再說丁氏大娘，將一股金釵交與子連變賣，聊以度日，不想被子連周濟了周二官，叫他前去索回一半，那曉他一去不歸，丁氏見公婆飢餓難熬，沒奈何到貼鄰李二嫣家中，借了一升白米，過了一晚，今日早上與婆婆商議，瞞了公公往母家借貸，暫救目前之急。一路行來，覺得很是慚愧！可憐丁氏低倒了頭，只顧前走，幸虧路途不遠，早已到了門首。

丁氏舉手在門上叩了幾下，只聽裏面有人問道：『誰在外邊敲門呀？』丁氏道：『是我，快些開門。』那人道：『原來是二小姐來了。』說着將門開了，又道：『二小姐！好久沒有回來，今天是什麼風吹來的？快請裏邊去坐罷！』丁氏含着嬌羞，也不回答，移步來到堂上，叩見了父母。

丁茂卿道：『你許久不來，今日到此，實屬難得。丁旺快來！你們把二小姐帶來的盤盒，收拾好了，那些轎夫丫環人等，俱要端整點心，不可待慢。』丁氏漲紅了臉道：『爹爹！做女兒的本該孝順雙親的，只因家中貧苦異常，毫無寸敬，萬望恕罪。』丁茂卿面孔一板道：『住了，明日是你母親壽誕，難道你竟忘了不成？既無壽禮，你回來則甚？如今也不必說了，那些轎夫人等，總要留他酒飯，若是待慢了他們，背後又要笑我丁鬼頭了。』

丁氏道：『爹爹！女兒家中三餐不繼，那有僕從跟隨，女兒是獨自一人，一路問詢回來的。』丁茂卿生氣道：『呸！竟不顧拋頭露面，獨自走來，豈豈豈有此理！』仇氏道：『員外不要惹氣，二女兒家裏窮，一人在街坊上走，也怪他不得，只有一句話，倒要問問他，今天到來，還是拜我的生日，還是有別的事情？』丁氏道：『母親！只因丈夫進京，十年不歸，消息全無，加着連年荒歉，窮苦萬分，前日二叔出門不歸，翁姑又臥病在床，三餐茶飯，無法料理，特來懇借一些銀子，聊以度日。』仇氏道：『咳！女兒呀！一家不知一家，你爹爹撐了這個門面，用度這樣多，進益這樣少，又遇到了這樣荒年，那裏有銀子借給你呢！』說着故意裝出寒酸的樣子，嘆了一口氣！

丁氏道：『爹爹母親！看女兒面上，借貸一些，待等丈夫回來，加利奉還便了。』丁茂卿道：『女兒你說

什麼話？爲父的不是放債營生的，有便借與你，沒有便不借，誰要你的利錢？』丁氏道：『果是女兒說差了，望乞爹爹恕罪，還求周濟銀兩，苟延一家性命。』說完嗚嗚咽咽的哭了。

仇氏見女兒哭了，有些假惺惺起來，謂茂卿道：『員外！看這光景，二女兒實在苦極了，雖然銀子借不出到來懇求兩位大人，爲何把我看得如此低微，分明是欺貧重富。』仇氏冷笑道：『哼！這是你的命苦呀！』丁氏道：『女兒並不怪你母親，那彭家目下豪富，要知貧儒也有平步青雲之日，丈夫有日功成名就，只怕斷不了這頭親事。』

仇氏不待他說完，劈面唾了一口道：『你要想你丈夫做官，除非是鐵樹開花，公鷄生蛋的了。』丁氏道：『母親！你笑人，不要太笑盡了，女兒今日也不想借銀子，寧願空手回去的了。』仇氏又是一陣冷笑道：『本來沒有人留你呀！』丁氏好生悲苦，也不告辭，含淚出外，剛剛走出牆門，迎面抬來一乘轎子，定睛一看，更加傷心！原來轎中坐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同胞姊姊，幾個丫環簇擁着進門去了。相形見拙，不由的十分慚愧，一口氣升將上來，塞住咽喉，登時一個頭眩，暈倒在地。

第八回　求　乞

丁氏一時悲苦，暈倒在地，恰好來了一個救星，你道這救星是誰？原來是許親娘，他在年輕的時候，描龍畫鳳，刺繡挑花，做得一手好針線，那些鄉紳富戶人家，都要請他去做針繡娘，以致分身不開，賺了不少錢，可是他的丈夫不爭氣，將他賺來的錢，賭了個乾乾淨淨。到了今年，他年紀也老了，眼也花了，針線生活做不成了，他的丈夫也死了，沒奈何紡紗度日，爭奈紡紗救不了飢寒，想起從前幾家鄉紳富戶，那一家不要他做繡娘，有時他去走走，說也可憐！果然人老珠黃，一錢不值，到一家受一家的冷淡！故而他自己埋怨着自己，以前賺錢的時候，應當積蓄一些，不該依順丈夫，要多少，給多少，到了現在，

只落得老來窮苦，他今天實在沒打算了，便跑到外甥家裏借錢，糴米買柴，數衍幾天光陰，他外甥到也慷慨，特地留他吃飯，煮了一碗蛋湯，一碗兩面黃的煎豆腐，濃油赤醬，吃得他十分配胃，臨走的當兒，他外甥又給了十來個粞糰，他也老實不客氣，拿了就走。

他好不得意，在路上走着，正走到丁鬼頭門首，見丁氏跌在地上，心中吃了一嚇道：『阿呀！這位後生娘娘，爲什麼跌在這裏？待我扶起他來，大娘娘！接連喚了幾聲，一聲也不答應，莫非腹內空虛，餓壞了不成？我且不要管他，叫醒了再說，這叫做「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大娘娘！大娘娘！』他湊在丁氏耳旁，這樣一聲一聲喚着。

半響，丁氏悠悠醒轉，叫了一聲『苦呀！』許親娘忙問道：『大娘娘！你姓什麼？爲什跌倒在這裏？』丁氏將身坐起，答道：『我的父親就是丁茂卿。』許親娘道：『原來是丁員外的小姐，嫁與那一家？』丁氏道：『配與王姓。』許親娘道：『是那一家姓王的。』丁氏道：『乃是王通政家。』許親娘道：『如此說來，是個富室千金，貴人媳婦，爲了何事，竟在街上走起路來？』丁氏道：『媽媽有所不知，只因翁姑窮苦，丈夫進京不歸，年荒無法餬口，不得已向母家借貸，不料父母一口回絕，心中氣憤；故而暈倒街心。』說到這裏，號淘痛哭。

許親娘見他如此傷心，陪了幾點老淚，歎道：『咳！苦壞了你娘娘了，讓我陪你進去，懇求懇求丁員外，設法借些銀子度日。』丁氏道：『媽媽！這是我斷然不去的了，自古道：「好馬不吃回頭草。」我也沒有臉面再去見我的雙親，只是我死一身不足惜，何忍叫我翁姑忍飢挨餓？如今也顧不得許多了，祇好出乖露醜，沿街求乞的了。』許親娘道：『大娘娘！那是使不得的，照你的身分，逢人求乞，成何體統？』丁氏道：『這是奴家奉養翁姑起見，也叫出於無奈呀！』許親娘道：『一片孝心，難得難得，但是求乞，也要懂得經絡，這裏地方冷靜，不是求乞的所在，不如同我到那邊觀音堂前，就有人佈施你了。』丁氏點頭稱是。

當下許親娘引了丁氏來到觀音堂門首，果然行人來來往往，熱鬧異常，二人席地坐下許親娘道：『大娘娘！你是初出茅廬，還不曾道地哩！好在我老太婆空着，今日待我與你開開口，向人求化，倘然到了明天，不妨

寫些苦情在紙上，舖在地上，不要開口，這就是叫做告地狀。』丁氏點頭道：『多謝媽媽指教。』許親娘道：『你說什麼話？我也是熱心人。』說着口中念道：『來來往往的相公大爺，請你們開開金龍手，施捨分文，給這位大娘娘，這位大娘娘是王通政的媳婦，只爲家中貧苦，到母家去借貸銀子，他父親丁茂卿，是個欺貧重富的勢利人，分文不借，沒奈何向人求乞，仁人君子，發發慈悲吧！』

却有幾個過路人走過，一眼瞧見，說道：『你看，今年的哀鴻，竟比往年更加多了。』又一個道：『這也難怪，今年是大旱年荒，自然多了，我們且來看他一看。』說着將一雙鼠目睜大了，對丁氏一看，讚不絕口道：『這位大娘娘，比昨天在花家街口看見的，要好上幾倍，你看他玉顏消瘦，朱粉不施，身上穿的破衫破裙，端莊穩重，必然是名門閨秀，一時落難。』又一個道：『看他這等可憐，我們大家佈施他一些才好！』便有許多人隨聲附和道：『不差不差。』大家紛紛擲錢，擲了一地。

許親娘代他將錢拾起，數了一數，却有百數十文。丁氏心滿意足，覷覷着站起身來，言道：『媽媽！奴家要回去了。』許親娘道：『那末大娘娘明天早些來，如果老身空閑，再來代你張羅就是了。』丁氏感謝道：『多謝媽媽好意，明日會了。』他別了許親娘，款步而行。

正步之間，忽見路旁坐着一個年輕女子，淚痕滿面，暗道：『這個女子，也與奴家一般的在此求乞，你看他身材窈窕，體態輕盈，像似風塵中人，他口中絮絮叨叨，不知說些什麼？待我聽來。』只聽那個女子說道：『奴家只因投親不遇，流落在此，懇求四方君子，解囊慨助，湊得盤纏，得能轉返鄉井，沾恩不盡。』言畢哀哀啼哭。

丁氏聽這女子說完，慘然自歎道：『奴家不幸竟與乞丐同流，好不叫人羞死！出門已久，猶恐公婆在家盼望，回家去罷！』於是款動金蓮，一逕回家，匆匆整備了午飯充飢；然後將自己求乞一事，告訴了婆婆一遍。約有半月光景，百安耳有所聞，心中好生納悶，忍不住向夫人問道：『夫人！我且問你，你每天縱容媳婦上街坊行走，到底作何勾當？』夫人道：『相公！既問妾身，只得將實情告訴你。』百安正色道：『快些講！』夫人道：『並非縱容媳婦上街坊去，多只爲家中沒有柴米，眼看坐以待斃，他一點孝心，權且求乞度日。』

百安怒道：『呸！虧你老臉說出這樣的話來，幾曾見過婦人出外求乞之理，敗壞我的門風，好叫老夫怒髮冲冠。』夫人道：『相公！暫請息怒，媳婦如此賢德，世所罕見，他出外去求乞，也是出於萬分無奈，望相公體諒。』

百安點首道：『夫人之言，亦在情理之中。媳婦快來！』丁氏道：『公公呼喚，有何吩咐？』百安道：『他才好！』

我有一句話要叮囑你，須要謹記。』丁氏應了一聲是！百安住下又道：『我家門樓雖破，骨格尚存，何能出乖露醜，沿街求乞？況且旁觀不雅，今後不許你再出去，我老夫老妻情願活活餓死。』丁氏低頭應道：『媳婦知罪了。』說着轉身往裏邊去了。

丁氏說不出萬種悲傷，將眼淚嚥在肚內，安排了晚膳，伺候公婆用過，將近黃昏，獨自回房。可憐他對着一盞半明不滅的孤燈，自怨自艾道：『可恨爹娘這等的勢利，連自己的女兒也不肯照應，眞是人間少有，奴家無可奈何，只得求乞度日，不料被公公知曉，甯願忍飢挨餓，埋怨奴家，不該出乖露醜，到如今奴家別的不慮，一慮翁姑年老，二慮丈夫音信全無，三慮二叔討銀不歸，四慮奴家餓死之後，不知怎生結果？』丁氏想到傷心之處，惟有付之一哭，而一哭之後，竟無休無歇了。

第九回　俠　贈

丁氏正在燈前啼哭，却驚動了一位江湖上的俠客，此人平素隱性埋名，也是丹徒縣人，他父親在日的時候，做過一任守備，娶妻李氏，因爲他的雙親去世，便不願做官，仗了自己一身武藝，在江湖上做一個穿窬度日，綽號叫做一枝蘭。這一晚，他見月色朦朧，就在街坊上閑步，遇到機會，偷他這麼一偷，正走之間，但見一個更夫，遠遠的擎着竹梆過來，他就將身一躍，上了屋面。

一枝蘭站在屋上，耳畔忽聽哭聲隱隱，甚是淒切，不禁詫異道：『好奇怪！此刻夜闌人靜，誰在那裏啼哭？』仔細一聽，又道：『原來這哭聲，在那所高大房子裏邊，不要管他，待我來瞧瞧。』他就竄房越脊，將身

子伏在天溝中，側耳靜聽，只聽得下面哭道：『天啊！我是萬分傷感，惟天可鑒，苦在心頭，有誰來憐？我公公身爲通政之職，一身清廉，歸來只剩了兩袖清風，如今奴家出外求乞，怪不得公公將奴家訓責，只是子琴沒有音信回來，二叔又離家半月，撇下白髮翁姑，受盡飢寒，叫我巧媳婦如何作得無米之炊？不如死了罷！』

一枝蘭聽得清楚，訝道：『原來這女子倒是一位大賢大德的婦人，且住，俺前年在京中，記得有一個新科狀元，叫什麼王子琴？他父親王百安，曾爲通政，世居丹徒，因與奸臣作對，保舉王子琴外國封王，怎麼家中還沒有知曉？唔唔唔！是了，莫非被奸臣捺住，以致音信不通，也罷，不免待俺將謊言安慰他一番，免得他自尋短見。』下面女子聽了！俺乃夜巡司便是，查得你丈夫王子琴，已經高中狀元，明日就有家信來了，快些安睡，休得悲傷，吾神去也！』一聲道罷，宛如飛燕般飄然而去。

這句話騙信了丁氏，撩起衣襟，揩乾了眼淚，合掌當空，拜謝了一番，然後吹滅了桌上殘燈，和衣安寢，一夢醒轉，已是紅日當窗，連忙起身，梳洗完畢，到廚下作早飯。

再說一枝蘭夜來在屋上，聽了丁氏之言，婆心頓起，假作神言，保全了丁氏的性命，故而他今日扮作了一個家人模樣，手裏拿了一幅鳳凰圖，一個很沉重的包裹，面上充滿了得色道：『俺想這幅畫圖，和這包裹內的五百兩黃金，都是金陵趙鄉紳的貪贓東西，是俺春間偷得來的，至今俺沒有用處，這位通政王大老爺，聲名遠播，爲官清正，此番拿去周濟他，於理應該。』他一邊想，一邊洒開大步行來。

走到門前，但見蛛網塵封，透着一派淒涼，而又蕭索的景象，舉目一看，門裏不見有人，躊躇道：『爲何靜悄悄地不見人？不要管他，待俺動問一聲，裏面有人嗎？』問聲未畢，就有人問道：『你是那一個？』一枝蘭道：『俺叫王榮。』又問道：『到此何幹？』一枝蘭道：『特來送家信的，不知王通政大老爺可在府上？』百安答道：『老夫就是王百安。』一枝蘭道：『原來是太老爺，小的叩頭。』百安道：『且慢，足下是何處差來的？』一枝蘭道：『小的奉狀元爺之命，送家信回來。』說完站起身來。

百安問道：『狀元是誰？』一枝蘭道：『就是子琴老爺。』百安一聽，喜出望外，大笑道：『哈哈哈！難道大兒竟中了狀元麼？這也可喜，爲什麼久無音信？』一枝蘭道：『我家老爺，狀元得中多年，只因與奸黨不

和，密旨外國封王，阻了音信，日前回都，得悉家中牽掛，差小人送五百兩黃金回來，又有一幅鳳凰圖。』百安吩咐道：『將家信取來。』一枝蘭道：『狀元爺因國事紛繁，故而未曾備信。』百安道：『既如此，王榮你且少坐，用了午飯，在此耽擱數天，待老夫寫了回信，你去回覆狀元爺便了。』一枝蘭道：『太老爺！小人本該在此權住幾天，只因離京的時候，狀元爺一再囑咐，命小人送到家中，立刻就要起身，不許延擱，太老爺若有回信，改日寄到京中去罷，黃金畫圖，請太老爺收拾好了，小人就此叩辭。』言畢叩了一個頭，匆匆便走。

百安此時好不歡喜，堆了一臉的笑容，自言自語道：『你看王榮如此性急，老夫要留他留不住，頭也不回的走了，老夫一時快樂，竟忘却贈他盤川了，如今他已去遠，不免待我把黃金圖書，收拾到裏邊去罷。』於是他雙手捧了，滿面春風的走進裏邊來。馬氏夫人和丁氏大娘見了，上前動問其故？百安仔細說了一遍。將黃金檢點一過，覺得耀眼爭光，此後不消憂慮的了。

接着展開鳳凰圖觀看，見上面有讚云：『鳳凰靈鳥，實冠羽群，八象其體，五德其身，附翼來儀，應我聖君。』下面是郭璞敬題四字，看畢言道：『夫人！此圖筆法非凡人所能繪，你須珍藏好了。』夫人道：『相公！這黃金要着人去兌換銀子才好！』百安道：『這又何難，只消煩鄰居零星去兌便了。』夫人道：『妾身想大孩兒中了狀元，只怕外人聞了這消息，勢必趨炎附世，我家又要熱鬧起來哩。』百安點頭道：『這是一定之理。』這時丁氏大娘已將晚膳治好，大家用過，各歸臥室安睡。

到了次日，這消息傳到丁茂卿耳內，心裏懊悔到了極點，將足一跺，嘆道：『一着不到處，滿盤都是輸，我想前日二女兒要來借貸銀子，被我一口拒絕，分文不借，又被我家院君冷言冷語，說得含憤而去，我是防他時來纏擾，思量斷絕了這頭親事，免得惹厭，誰知甄瓦也有翻身之日，我的女壻王子琴，竟鰲頭獨占，昨日打發家人送信回來，又有五百兩黃金，安家費用，方才我家小使丁旺，在他門首經過，道喜的人，絡繹不絕，如今思想起來，懊悔從前無見識，不該看待女兒情分太薄，我今日想到王家去，只是有何面目上他的門，這便怎生是好？不如與院君商議商議，然後前去。』

他正待呼喚，恰好院君緩步走來。丁茂卿道：『院君！我有天大一件喜事，要對你講。』院君道：『什麼

喜事？快些告訴我呀！』丁茂卿道：『你可曉得咱家二女壻，名登金榜，中了第一名狀元，報單貼在廳堂上，不是親也是親了。』院君拍手道：『哈哈哈！這是快活死了，那末我家二女兒，一交跌到青雲裏，要端整做狀元夫人了。』丁茂卿道：『院君！記得前日二女兒回來，你我把他一陣奚落，如今我到他家去道喜，怎好去見二女兒之面？』院君道：『一些不難，只要化費三個小錢，買一張鬼臉子，套在臉上，言語之中，拼命奉承，即使二女兒埋怨你，只消忍氣吞聲就得了，至於此番的賀禮，格外豐盛，另外再送二千隻圓絲銀錠，這叫做財帛動人心，包你王家別無話說。』丁茂卿道：『院君說話雖然不差，不過覺得你我太勢利了！』院君道：『做人若不勢利，到那裏去仰攀好親眷呢？』茂卿聽了，滿心歡喜。

第十回　圖害

且說莫才爲了自己是十不全，不便到胡府去入贅，想了一個偷天換日之法，請王子連庖代新郎，忽忽之間，已將一月，心中不免有些懊悔，獨自沉吟道：『我想王子連與胡翠娥小姐，在洞房中盤桓了一月光景，如果沒有瓜葛，僥天之幸，即使有，也叫沒法，明日滿月，可以接新娘回來了，我心中只怕王子連，昧却良心，在胡小姐面前賣弄風流，勾搭上手，我大爺豈不是做了一個鑽殼的烏龜？想起來時，令人氣憤，而且將來還要被他批評，必須設下一計，將他害死，方免這一番話柄，傳揚開去。』

於是他眉頭一縐，計上心來，喚道：『莫桂快來！』莫桂流水般走到身旁，問道：『大爺有什麼吩咐？』莫才道：『你到抱頭村上喚那周二到來，我大爺有話同他商量，愈快愈妙。』莫桂答應了一聲，匆匆趕到抱頭村，把周二喚來，叩見了十不全。莫才道：『周二官！我有一樁過不去的事，要托你去辦一辦才好！』周二官道：『怎麼辦法？』莫才道：『要除其害，又要殺其身，並且還要斬草除根。』

周二官聽了這話，吃驚道：『這樣說來，大爺要叫我去殺一個人了？』莫才翻着一雙紅鑲邊的贓眼，說道：『因爲要你殺人，才把你喚來的。』周二官變色道：『殺人是要償命的，我周二雖然窮得連飯也沒有吃，性

命却看得很重。』莫才道：『你不消多慮，只要你暗中去下手，不被人家知道，有誰曉得你是凶手？即使有甚風吹草動，自有大爺担承，現在先付你白銀三十兩，事後找清。』周二官道：『事後找我多少？』莫才道：『再找你十兩可好？』

周二官正色道：『大官人！殺人一事，非同兒戲，至少一百兩謝儀。』莫才猶豫道：『數目覺得太大了。』周二官道：『嫌大，恕不效勞。』莫才道：『這一下竹槓，由得你敲，依你一百兩，先付三十兩，事成之後，找補七十兩。』周二官道：『還有一句話，到要問個明白，說了半日，大官人到底叫我去殺誰啊？』莫才道：『我也瞞你不得，就是那個王子連，我見他外貌文雅，活像一個誠實君子，我就央他胡府代做新郎，那曉胡寅這老狗頭，留他滿月回門，諒情一朵鮮花，被他採去，這也罷了，只慮他明日歸來，生了怨心，到處傳揚，我大爺落一世臭名聲，故而特來煩你，將他殺死。』周二官道：『大官人！要我去殺王通政的二少爺王子連嗎？』莫才點了一點頭道：『一點不錯。』說着把個腦袋也晃蕩了兩下。

周二聞言，心中品品的跳着，暗自思維道：『我想這王二爺，曾經受過他的深恩，至今尚未報答，如何反而去殺他？我若推辭不去，諒這十不全決不肯就此罷休，不如權且答應，得了他的銀子，又報了恩，倒也一舉兩得。』想定主意，連忙一口答應，說道：『大官人！既要我去殺王子連，三十兩銀子，先請付現。』莫才道：『你要銀子，儘管到賬房裏去兌，不過辦事須要謹愼小心，我大爺在家裏聽你的好消息。』周二官道：『大官人放心，此去馬到成功。』說完將銀子揣在懷內，拔脚便走，要緊報信救恩人了。

且說胡翠娥小姐，招贅莫郎之後，滿望朝朝寒食，夜夜元宵，那曉出乎意外，每日見王子連雙眉緊蹙，毫無半點笑容，芳心中好生疑惑道：『這到奇了，他與奴家完婚一月，把那雲情雨意，撇在半邊，到了晚間，咿唔讀着文章，澈夜不眠，我本當盤問他，怎奈京姑寸步不離，不便啓口。』翠娥小姐正在納悶之際，只見一個丫環走來，說道：『小姐！員外叫丫頭上樓，對姑爺小姐說一聲，今朝已經滿月，明天就要回門了，所以請姑爺小姐下樓去話別，爲什麼姑爺還睡着呢？姑爺！姑爺！』

王子連被他喚醒，問道：『姐姐！大呼小叫則甚？』丫環道：『員外要請姑爺小姐下樓，恕丫環放肆，驚

動了你姑爺。』子連早已明白，便道：『娘子！想是明日于歸，令尊命我們下去，吩咐一番，也未可知，就此下樓去罷！』翠娥答應了一聲是。攜手下樓，來到廳前，雙雙見禮畢，胡寅道：『賢壻，難得你少年俊秀，我女兒終身有靠，我也放心得下，只是你們明日回家去後，我老夫婦反覺寂寞了。』王子連道：『大人不須掛念，小壻理當常來問候。』胡寅拈着鬚髯道：『這便才是。』

翠娥小姐在旁也道：『爹爹但請放心，空閑無事的時候，到女兒家中來走走。』胡寅道：『兒呀！爲父祇有你一個女兒，叫我那裏捨得你下？自然要來的。賢壻！小女素來是嬌養慣的，並且身軀孱弱，今後須當體恤，但願你夫妻白首偕老，我老夫婦也有靠傍。』王子連道：『大人吩咐，小壻怎敢忘懷？』胡寅道：『如此甚好，我還有一言叮囑你，你家那個總管王興，爲人忠厚老實，却要另眼看待，至於京姑娘是客氣的，在此伴房一月，也須重重酬謝。』子連連連應諾。

不言翁壻二人，在廳前閑話。且說那周二官，因莫才買囑他暗殺王子連，他哄了銀子到手，跑到胡員外門首，一看大門開在那裏，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奔到裏邊，高聲嚷道：『二爺在不在？大事不好了！』他一壁嚷着，一壁闖上廳來。王子連猛抬頭見他闖入，驚問道：『你是誰？到此這等混鬧。』周二官道：『王二爺！我叫周二，住在抱頭村上的，救我的兒子性命，全虧你二爺贈銀相救，怎麼不認識我了？』

子連聽說，方才想起，因道：『原來是周二叔，到此何幹？』周二官叫了一聲阿呀道：『二爺！只爲狼心狗肺的莫才，叫我取你的首級。』子連怔了一怔道：『我與他並無仇隙，他爲甚要殺我？』周二官道：『他懊悔請你二爺頂替成親，將來傳揚出去，壞了一世名聲，故而買囑我鋼刀之下，斷送二爺的性命。』說時將手掌一劈，做出殺人的樣子。

王子連着急道：『周二叔！這事要你救我一救才好！』周二官道：『二爺放心，我若當眞要殺你，也不來告訴你了，今番前來送信，無非報答你二爺恩惠。』胡寅聽得明白，憤然道：『這等說來，若不是周二官前來通信，連老漢也在夢中，可恨那王興京姑二人，瞞了老漢做得好事，快喚他們進來見我。』須臾王興京姑走進，盤問之下，方知這位乘龍快壻，乃是冒名頂替的。

胡寅嘆道：『咳！我想成親一月，鄰里皆知，一馬一鞍，莫非前定？賢壻！但那莫才這狗頭，未必干休，你在我家，難免發生意外風波，不如回家，閉戶攻書，巴圖功名成就，團圓有日。』子連俯首應允。翠娥小姐也歸房去了。

京姑娘坐在旁側，他本是能說能話，慣走千家的人，心計自然比別人尖鑽，當下面上帶着微笑道：『王伯伯！周二叔！這件事情弄假成眞，叫我怎樣去回覆莫大官人？如今我在這裏想，到不如搭成了鬼棚，前去索詐他的銀子，暗中均分，你們說好不好？』王興周二官同道：『好極好極！他有的是銀子，詐些出來用用，也不爲罪過』，商量停當，他們就辭了胡員外，一塊兒索詐去了。

第十一回　串詐

三人走在路上，王興道：『京姑娘！方才你的說話，須要做得秘密，不可走漏風聲，倘被大官人曉得，那我們就吃不了兜着走哩！』陸京姑道：『王伯伯！這是不要你叮囑的，只要大家裝得像，包管嚇得十不全屁滾尿流，待我來衝頭陣，王伯伯就擱片刻就來，周二叔却要最後一個來。』王興點頭道：『京姑娘的調度眞好。』周二官道：『那末我要到肉鋪裏去討些猪血。』京姑道：『你要猪血何用！』周二官道：『塗在刀上，少停拿去給他看，這叫做見血爲憑。』說着，又向王興道：『王伯伯！我有句話，要對你說。』王興忙問道：『有什麼話？』周二官道：『我與你二人，到了莫府廳上，見面之後，你就面孔一板，伸手抓住我的胸膛，和我拼命，這才能夠圖詐他的銀子。』王興連連說道：『我自能理會。』周二官道：『好好好！千定不可露出馬脚，我們各走各的路，不要就攔了。』於是三人分作三處，到莫府來。

當下京姑娘趕在前頭，先到莫府，一進門來，他就裝腔做勢，假意喘得上氣不接下氣似的，用手拍着胸脯道：『來不得了。』莫桂一眼瞧見了他，忙問道：『京姑娘！爲什麼這等性急？』京姑道：『不好了！大爺在那裏？』莫桂道：『現在廳上，你進去便了。』京姑不等他說完，早撒動了一隻尺二金蓮，面紅耳赤的走到廳

上。

莫才見他進來，問道：『京姑娘！今天是不是新人要回來？你們快些鋪設紅毡，大開正門迎接。』京姑嘆口氣道：『大官人！我京姑做媒人，不知做了千千萬萬，祇有做此番媒人，晦氣星鑽進了屁眼，嚇得人才嚇壞，合唷唷！連說話也說不出了！』莫才詫異道：『你到底爲了什麼事，如此着急？快些說來！』

陸京姑道：『大官人！這件事耳聞猶可，如果眼見，至少要哭掉一缸眼淚。』莫才道：『爲何這等傷心？』京姑道：『今天胡員外邀了一對新夫婦，坐在廳上閒話，那曉禍從天降，忽然外面闖進一個强徒，手執鋼刀，將王子連二爺夾頭一刀，可憐王二爺的腦袋，像滾瓜一樣跌下來，登時嗚呼哀哉，那凶手掇轉身子，飛也似跑了，害得胡翠娥小姐，幾乎連肝腸一寸一寸的哭斷。』莫才聞說，那一張臉上又像是快活，又像是驚慌，嘴裏要想說話，却又格格的說不出來。

正這當兒，王興號淘痛哭而入，口中還嚷着道：『嚇！嚇！嚇死我了！』莫才見了王興，劈口就問道：『胡小姐來了沒有？』王興道：『大爺！你還要問胡小姐，難道京姑娘來了，你不知道嗎？』莫才道：『雖然京姑娘對我說過，到底王子連是誰殺死的？想必是他的仇人了。』王興道：『二爺性情溫存，沒有仇人的。』莫才道：『既然沒有仇人，有誰殺他？』王興道：『這到沒有親眼瞧見，不知是誰？只是我小主人死得悽慘，要大爺報官拿捉凶身償命。』莫才道：『他死了，與我什麼相干？』

王興哭道：『怎說不干大爺的事，我小主人不到胡家，去冒名招親，也不會遭人暗算。』莫才道：『人命出在胡家，却要胡家去報官，你爲甚偏要我大爺去告狀？豈有此理。』王興道：『大爺！胡家告的是女壻被人殺死，老奴要大爺告的是王子連慘遭非命，況且胡家只知莫姓是東床嬌客，那曉新郎是冒名頂替的，今日遇害，胡小姐一定閨門守節。』莫才道：『胡小姐要守節，也該到我家來才是。』王興道：『大爺差了，胡員外只曉得殺死的是女壻莫才，不曉得什麼王子連，胡小姐自然在家守節了。』說到這裏莫才頓住了口，只管發怔。

王興又道：『方才胡員外對老奴說，你主人被凶徒殺死，甚是慘傷！有誰代他伸冤理枉？只好在我家搭蓋屍棚一座，請縣官到來相驗，再求縣官出簽拿捉凶犯，至於我家小姐，于歸之後，一無倚靠，還是在母家守節的

好。』京姑接着說道：『大爺說也可憐，胡小姐雖然與王二爺同房一月，從未交談過一句話，可以說得嘴響，胡小姐還是原封未動的處女，如今却帶累了他做了孤孀了。』莫才一聽，暗自思量：『聽他們的說話，我竟錯怪了王子連，一時不該太沒主張，害他在刀下身死。』他越想越悔，越是開不出口。

只聽王興抽噎着哭道：『二爺！你死得好苦！撇下了堂上雙親，遭此飛來橫禍，況你爲人品學兼優，是個達理的君子，決無仇寇，想必大爺要他代贅胡府，疑惑你有甚曖昧不明之事，暗中差人將你殺死，也未可知！』莫才道：『放放放你的狗臭屁，凶身捉不到，反來與大爺歪絲纏繞，你這個老奴才，莫非哭昏了不成？』

京姑插嘴道：『王伯伯！二爺的一條性命，怎好叫大官人償命？我有一句說話，却要預先說明白，就是慮的胡家催控，嚴緝凶身，更兼王通政大老爺，也要頂名告你，有所說：「寃有頭，債有主。」要你大官人交出凶身，如何抵擋？不但拖累了王伯伯，幷且害我京姑，媒金賺不到手，如今長話不如短說，我費了不少心機，一番謀儀，至少要你大爺拿出二百兩銀子來。』莫才道：『新人還不曾來，你到先要我的謝儀，豈有此理。』京姑假意發極道：『這不相干，媒人不是做着玩的。』王興道：『京姑娘！你的媒金事小，我家二爺的性命事大，大爺不要袖手旁觀，快些整備狀詞，與我家二爺伸寃要緊。』說着又放聲大哭。

一個王興祇是哭，一個京姑討媒金，閙得莫才渾無主見，要想回身進內，却又脫身不得，不防周二官奔得進來，口中嚷着道：『大官人！我今天筋疲力盡了。』莫才忙道：『快不要響。』周二官道：『爲什麼不要響？不過殺一個人罷，有甚希罕！』王興不待莫才開口，搶着問道：『你殺的那一個？』周二官道：『不瞞你老伯伯說，這幾天昏悶得很，所以殺人解悶，如果是力大身强的，我也不敢下手，好在是一個文質彬彬的讀書人，叫什麼王子連？』

王興一聽，直跳起來道：『我家小主，原來是你殺的，這還了得！我今日不能饒你。京姑娘快些來，我和你扭住了他，解往衙門裏去。』周二官道：『你們何用這等性急；待我交還了傢伙再說。』說時又向莫才道：『大官人！蒙你差遣小的，總算沒有虧擱，你看這口鋼刀之上，血色新鮮，就是憑據，快把銀子找給我，同他們去投案。』王興道：『如此說來，乃是大爺使他殺我小主人的。』莫才急道：『王興！我是不曾叫他殺人，

你不要聽他白嚼蛆。』王興怒道：『莫才！活口現在，你還想抵賴嗎？』京姑也道：『不是我京姑多嘴，大官人要賴也賴不掉，如今官休私休，聽憑你自己作主！』

莫才道：『京姑娘！請教你官休怎樣？私休怎樣？』京姑道：『官休，將你大官人送到當官，償還王二爺的性命。』莫才道：『這是性命交關，到不如私休了罷。』京姑道：『私休是容易的，只要你送王伯伯三千兩銀子，就叫買苦主不開口。』王興道：『誰希罕什麼銀子？』京姑道：『王伯伯！我從中私和人命，也要五百兩銀子，勸你不必作難了。』周二官道：『王伯伯不要推三阻四了，就是我周二官本來講明一百兩，現在有性命出入，至少五百，已收銀子三十兩，還要找四百七十兩。』莫才道：『周二官！你叫我那裏拿得出這許多銀子呢？』周二官道：『難道海龍王缺了寶貝，快些勸你一口應承，我就逃避他方，埋名隱姓，即使胡府告狀，凶手沒有捉處，便是無頭疑案，豈非三千兩銀子，化得實在便宜。』莫才無奈，只得一一依允，取出花銀分派。王興，周二官，陸京姑三人，一哄而散。

第十二回　赴　試

且說王子連代親胡府，轉瞬一月，却被周二官道破機關，反而弄假成眞，胡寅將翠娥小姐許配於他，成了一段意外姻緣；故而他興匆匆回到家中，王祿一眼看見了他，呼腰迎接道：『二爺回來了！』子連道：『多時不見你了，你向在何處？』王祿道：『不瞞二爺說，不過做些小本生意度日，如今聽得大爺高中狀元，故而我們又來服役了。』子連道：『如此甚好！』王祿道：『老爺夫人因爲二爺出外日久，時常掛念在心，頭頸也要伸長了，趕緊進去吧！』

子連踱步來到廳上，叩見雙親。百安問道：『我且問你，前日我叫你討取銀子，爲何直到今日才回？你在外邊作何勾當？從實講來！』子連道：『孩兒奉命前往，一時性急慌忙，錯走了路程，經過百花莊上，偶然遇見了王興。』百安道：『王興在那一家呢？』子連答道：『他百花莊莫家做總管，他待我十分殷勤，其時天色

已晚，竟留住不放我走。這一日正值莫家喜事，那曉新郎品貌不佳，岳父胡寅聞說女壻醜陋不堪，堅執要到他家招贅，若不應允，便有賴婚之意，可笑莫才沒有見識，定要孩兒冒名頂替。』百安道：『你去也不去？』子連道：『孩兒屢次推却，他就再三懇求，加着王興攛掇，沒奈何只得從權了。』

百安聽到這裏，怒道：『哼！畜生！你讀了詩書，當明禮義，頂替成婚，攸關風化，大不應該，且無情理。』夫人也道：『兒呀！這事原不該做的，也難怪你父親埋怨，以後便怎樣呢？』子連道：『孩兒到了胡家，與翠娥小姐成婚，在閨房中住了一月，幸孩兒守身如玉，並不作苟且之事。』夫人點頭道：『這便才是，今日你怎生脫身回家？』子連道：『說定了親事，滿月回來了，不料莫才懷恨孩兒，怕我沾污了他的妻子，頓起不良之心，暗中差人到來行刺。』夫人忙道：『有這等事，怎的被你逃回家來；』說時望着子連的臉色。

子連往下又道：『幸喜莫才差來的人，就是抱頭村上周二官，因他受過孩兒的恩惠。』夫人道：『你有何好處與他？』子連道：『那周二官窮困不堪，一時無法可想，不得已殺子養親，却被孩兒親眼瞧見，便將賣金釵的銀子，贈給了他。』夫人道：『原來你賣釵的八兩銀子，贈與周二，總算便宜了一條性命；但那莫才既差他到來殺你，他對你說些什麼？』子連道：『承他關切，叫孩兒逃走，又蒙胡老夫婦見愛，命孩兒歸家發憤讀書，日後成名完婚。』夫人道：『據你這般說來，那殺你的怎好回去？』子連道：『那周二官將鋼刀上塗了血跡，便同王興陸京姑，到莫才那裏去索詐，倘花銀不能到手，他們立即出首，故而不怕莫才不允。』一邊說，一邊點頭不已。

百安道：『話雖如此，爲父的還要問你，胡家既將親事許你，京姑想是媒人了，不知那小姐是否賢淑？』子連道：『告稟爹爹，若問胡家資財豪富，家世清白，就是那位小姐，才堪咏絮，貌如鮮花，却不消爹媽多慮。』百安笑道：『哈哈哈！只是你不告而娶，於情理上似乎不合。』子連站起身道：『孩兒知罪，但當時孩兒並不允許，無如被他們逼迫，不容孩兒推却，將來惟有獨占鰲頭，求雙親成全。』百安道：『聽你道來，也是出於無奈，自今以後，苦志攻書，希圖上進才是。』子連唯唯應諾。

夫人道：『兒啊！你嫂嫂懸念已久，且同我裏邊去相見。』子連應聲曉得，跟隨入內。這時丁氏在內堂，

早已得悉，起身相迎道：『二叔！恭喜你脫離虎口，意外成就良緣，雖然僥倖，却也再不可輕狂了。』子連道：『嫂嫂言之有理。』丁氏又道：『目下你哥哥已中大魁，二叔亦當揣摩文章，早日成名。』子連聞言，告退出外，回轉書齋，從此埋頭苦讀。

再說王興陸京姑周二官，通同一氣，索詐了許多銀子，好不快活！走在街坊上，脚裏也輕了不少，同來回復胡員外。胡寅聽說，喜上眉梢道：『你們這一番舉動，使莫家不再另起風波了，只是王親翁那邊，我當備帖拜望他才是。』王興道：『員外但請放心，想我老爺必無他意。』胡寅道：『既如此，即煩管家回去，將此事稟明你家老爺，免得日後周折。』王興道：『這是老奴理會得的，不消員外費心。』說完叩頭辭行。

於是三人出了胡府牆門，陸京姑先自回家。周二官啓口言道：『王伯伯！我有一句說話，要和你商量一下。』王興止着步子，問道：『你有什麼言語？』周二官道：『我是全虧了王二爺的八兩銀子，得延老母殘生，不但報了恩典，又詐了五百兩花銀，這注財香，也是二爺作成的，此恩此德，報不盡了，只好叫我的兒子阿福，到書房裏服侍二爺的了。』王興道：『這是最好沒有，你家阿福有多少年紀？』周二官道：『今年還只有十二歲。』王興道：『雖則年幼，却有我隨時照應，待日後小主人發達，也有出頭之日。』周二官笑道：『好極好極！煩勞你伯伯稍等片刻，我去喚我的兒子來，一同前往便了。』說着就走。

少停帶了阿福走來，笑容滿面道：『王伯伯！累你等了我半天，我們快去見王二爺罷！』王興點頭稱好，三人欣然同行，來得甚快，到了王府廳上，叩見了老主人，稟道：『老爺！周二官要將他的兒子周福，靠在老爺府上，伏望老爺收錄。』百安道：『不知他爲了何故？』王興道：『老爺有所不知，可憐周二貧苦不堪，若不是二爺心生惻隱，贈銀於他，他的兒子早已殺掉，故而命他到府，供二爺驅策，略報一番救命之恩。』周二官也道：『只要老爺收用，小人寫一張身契就是了。』百安道：『看你來意，出於至誠，此子額平頂闊，將來必不落薄，老夫付你幾兩銀子，也不必形諸筆墨了。』周二官道：『多謝老爺，銀子小人是毫厘不受的。』說完叩別了王通政，喜洋洋的回家去了。

忽忽之間，已是丹桂飄香，八月裏的天氣了，正值秋闈之期，王子連準備動身進京赴試，邃到後堂拜見雙

親，述明己意。百安大喜道：『兒啊！這是你的功名大事，爲父的已選定明日，乃是出行吉日，正好起程，福童與你寸步不離，遣他同去，倘能僥倖，再打發王祿前來，送你進京便了。』子連垂手應了一聲是！百安又道：『你此去得能功名成就，不必回家，一路進京，好在轉眼明春大比，就擱你兄長衙內，用功讀書，博取連捷的機會，還有鳳凰圖一幅，乃是連城之寶，此間沒有名手裱背，你帶進京去裝璜。』說着又謂王興道：『你將二爺行李，當心整備，速即買舟，并兌白銀三百兩應用。』王興連聲答應。

第十三回　失　散

王興雇定了一隻船，那船家叫做袁老實，恰好又是順風，他就走到門房裏，高聲喚道：『老伯伯！今天風水正順，請二爺早些下船罷！』王興春風滿面道：『行李箱籠，俱已收拾在此，只要你們搬運下船，二爺即刻就要登舟了。』袁老實答應一聲，動手搬運行李。這時子連在堂上，叩別了雙親，福童捧了一幅鳳凰圖，王興王祿送到水牆門外，水手忙着打起扶手，伺候主僕下船，解纜開行，一路滔滔前進。

有事即長，無事即短，當下一帆風送，已到江甯，即在朝陽門外停泊，打發船家，尋好客寓，然後算清船錢，將行李挑到寓中，因路途辛苦，吃了晚飯之後，解衣安歇。

次早，梳洗完畢，子連謂店主道：『店主！我們要往城內閑步一回，臥房中相煩照應。』店主堆着笑道：『放心放心，不消相公叮囑，我們店雖小，出入的人，都很規矩的。』子連道：『福童！我要把這幅鳳凰圖，拿到店中去裝璜，你將銀兩藏在身邊，隨我前去。』福童應聲曉得。

主僕二人，移步出了客寓，緩緩走進城關，只見兩旁店鋪林立，百貨雜陳，行人來往如織，子連道：『福童！你看此間，生涯如此茂盛，却也罕見。』福童道：『比較我們丹徒，眞是天淵地隔，你看那邊一座廟裏，也是熱鬧非常，可要進去看看？』子連頷首道：『左右空閑，看看何妨？』福童道：『二爺！你聽見了沒有，說書先生在那裏開講評話呢！』子連側耳一聽，那說書先生道：『昨天講到牛將軍奉了岳元帥將令，帶領三千

人馬，浩浩蕩蕩，一路而來，吩咐傳響導官，一問前鋒到了八百里，連聲稱妙！我想金兵十萬，俺這裏寡不敵衆，大小三軍，就在八百里地方，紮下營頭，且候元帥到來開戰便了。』福童道：『二爺！他嘴裏講些什麼？我聽了一句也不懂！』子連道：『他講的是精忠岳傳，你不懂，我們走罷！』福童跟了就走。

子連一指道：『那邊有人在那裏賣貓，且去聽他說些什麼？』福童便立住了脚，聽那賣貓的道：『我這一頭貓兒，乃是西洋帶來的，善能捕鼠，不喜夜眠，誰人要買？五貫大錢。』福童啐了一口道：『不過是一隻黑白貓，竟然賣起野人頭來，那個要買他的？』說着又走將過去，見也有賣藥草的，也有賣梨膏的，也有算命的，也有測字的，也有賣耍貨的，也有說因果的，也有唱蓮花落的，可說得三教九流，行行俱有。

忽見那旁空場上，許多人擠了一個大圈子，上前一看，却是變戲法的，只見他抱着拳頭，說道：『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諸位先生們！在下在此變戲法，不過玩意兒，會者不可當場說破，不會的不可背後談論，夥計！你把這一條破毡單，拿過來，這叫做不遮不掩，戲法不來，遮遮掩掩，戲法就來。』夥計道：『慢着！你的戲法，要變清水貨，倘然有了彩頭，你看這許多先生們，瞧得不高興，就要給你看脚底哩！』變戲法的道：『諸位先生！愛看戲法，湊幾個錢，沒有錢的，帮助在下體面，千定不要跑掉。』那曉這句話才說完，犯了衆怒，登時一哄而散。子連也隨着他們走，向旁邊一個人，拱手問道：『今日賽的是什麼會？』那人答道。『今天賽的是猛將會，因爲青苗恐被蟲害，比較往年更盛。』正說着，會來了，行人分開一條路來，兩旁站定。只見一對對金字硃漆銜牌，十分齊整，接着便是金鑼旗傘，一座香亭，亭中供着一頭古銅角端，在角端嘴裏噴出檀香的烟味，過去了，就有十來個壯漢，敲着鑼鼓，原來是一座臺閣，上面用幾個孩童，裝扮的一齣戲文。子連道：『福童！這裏人多的很，你隨我那邊去看。』周福口中應着，跟定主人，在人叢中擠將過去。

正在這時，只聽衆人高聲嚷道：『佛來了！大家讓開些！』佛轎已到，紛紛讓路，那曉將他主僕二人冲散。周福眼前不見了主人，急得哭了，眼淚汪汪的說道：『二爺不知擠到那裏去了？待我一路叫喊，一路找尋。』可憐他意亂心慌，走了一回，不見主人蹤跡，心中納悶起來，放下銀包，坐在石堦沿上，東張西望，等候主人到來。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來了兩個拐騙，一個叫白日鬆，一個叫偷油老鼠，他們一眼瞧見周福，眼淚汪汪坐在堦沿上面，白日鬆用手一拉偷油老鼠道：『你瞧見嗎？這個小孩子身邊一包沉重的東西，想來必是財物，我和你去騙來，做賭本也是好的。』偷油老鼠道：『很好很好，你且立在這裏，待我前去盤問一下。』說着走將過來，用手在福童肩尖上一拍，迷花眼笑的說道：『小大叔！你家相公等了好久了，不想你在這裏偷閒，被你相公知道了，至少一頓埋怨。』

周福道：『我且問你，我家二爺是不是手裏拿一幅畫圖的？』偷油老鼠道：『一點不差，你二爺到此則甚？』周福道：『伯伯！我二爺到此赴鄉試的，皆因出外看會，那曉我和二爺失散，害得我二爺等周福，周福等二爺，不知你怎樣認得我二爺？』偷油老鼠道：『你家二爺往年來考的時候，總住在我處的，一向老賓主，豈有不認識之理。』周福道：『你可認得我嗎？』偷油老鼠道：『這是你二爺對我說的，名字叫周福，年紀祇十二三歲，手裏一包銀子，所以我來問你。』說時故意又笑了一笑。

周福聽了，信以爲眞，很感激的說道：『多謝你伯伯的好意。』偷油老鼠笑道：『不要客氣，你二爺的寓所在那裏？』周福道：『我二爺住在狀元坊賀老二客店內。』偷油老鼠道：『小大叔！那末我來領你去見二爺，一同回寓，你手裏的小包，我代你拿一拿可好？』周福道：『我本來拿不動，如此相煩你了。』一邊說，一邊將手裏的銀包遞過。

偷油老鼠接過銀子在手裏，戥了一戥，很覺沉重，頓起不良之心，向白日鬆打了一個招呼，口中說着江湖上的切口，叫他到寓所裏去拐騙鋪陳，白日鬆見買賣成功，一溜烟逕自去了。這時福童彷彿墜入了迷魂陣中，隨着偷油老鼠到家，眼前不見主人，搥胸頓足的大鬧，偷油老鼠誰還憐他，悄悄出外，暗中將周福賣給了福建馬建臣，得了幾十兩銀子，登時囊橐豐盈，整天在賭場裏廝混了。

第十四回　讎　陷

子連失散了周福，遍尋不見，只得回寓，那曉自己行李，被一個不相識的人拐去，不禁心下納悶道：『此番到江寧來，指望及鋒以試，奪取狀元，不料觀看盛會，竟與福童擠失，遍處找尋無着，到也罷了，怎奈寓中又被匪人把我行囊銀兩，謊言巧騙一空，試期已近，考費全無，叫我如之奈何，如今孤身客地，人財兩失，莫非福童勾引匪人，席捲逃遁不成？但我想不會的，他童心未漓，決不負心欺我，幸虧這裏店主賀老二，婉言勸慰，略解悶懷，方纔蒙他指引，說此處沉香街上有一典舖，專當古董玩器，我想這幅鳳凰圖，必然值些銀兩，不免帶了此圖，前去走遭便了。』

想定主意，匆忙移步，來到街坊之上，穿過小橋，卽是沉香街，果見一家大當舖，招牌上是「富成」二字。這家當舖，乃是本城趙鄉紳開的，夥計俱是斯文之輩；所以專當古董玩器。當下子連搖擺而入，拱手說道：『衆位請了！』衆夥計道：『請了請了，裏邊請坐。』子連見他們人人謙恭，心中大悅，踱到裏邊，將身坐定。衆夥計道：『先生貴姓，府居那裏？』子連道：『我姓王，世居丹徒。』衆夥計道：『王先生！手中是什麼古畫，到小典中敢是要換銀子嗎？』子連道：『正爲此來。』衆夥計道：『我們都要請教。』說着打開畫圖一看，果然筆法工細，大家讚不絕口。

正這當兒，裏邊走出一個白髮老蒼頭來，見衆人圍在一處觀看，問道：『你們在此看些什麼？』衆夥計道：『我們在此看鳳凰圖。』老蒼頭道：『待我也來看看。唔！畫得好！可就是這位相公的麼？』子連道：『老人家！正是我的。』老蒼頭道：『不知相公尊姓？』子連道：『我乃丹徒王子連便是。』老蒼頭道：『王相公！我家主人最喜古畫，我想拿到裏邊去，與主人觀看，相公肯不肯呀？』子連點首道：『這也使得。』

老蒼頭接在手中，背轉身來，自言自語道：『好奇怪！此畫春間被賊竊去，迄今無處尋獲，不想落在這姓王的手中，今日他自投羅網，我不便說破，且稟明了主人，再行定奪。』轉念間，已到書房門首，跨入裏面稟道：『老爺！外邊忽來一人，將此畫圖當些銀兩，老奴一看，正是丹桂樓頭被人偷去的古畫，所以拿來請老爺觀看。』趙爺道：『取來我看』老蒼頭答應，將畫展開。趙爺一看，果是家藏之物，失而復得，不禁呵呵大笑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無意之中，眞贓現獲，這賊還在外邊嗎？』老蒼頭道：『現在外邊

趙爺聽了丹徒二字，登時心頭火起，含怒說道：『想那丹徒王百安，在京之時，混名叫做王一本，他爲下官要將女兒必貞，與他次子子連聯姻，竟嫌我依附權門，堅辭不允，反被他上了一本，聖上降旨，兒女婚姻，豈容勉强，把下官削職歸農，因此心頭之恨，至今耿耿，今日僥倖他家有人到來，必須擺佈他的性命，方能洩我趙建數年來不白之冤。你去喚他進來見我！』老蒼頭連忙答應。

不多一回，老蒼頭領了子連入內。趙建舉目看時，問道：『這一位莫非就是王相公麼？』老蒼頭道：『正是的。王相公！老爺在此，請過來相見。』子連忙施禮道：『老先生！晚生拜揖。』趙建道：『不敢，老夫也有一禮，請坐請坐。』子連稱謝坐下。趙建道：『請問王先生府居何處？此畫是從何處得來的？』子連道：『晚生數代書香，父親曾任通政，在朝伴駕，只爲生性廉潔，歸來時只有兩袖清風。』趙建道：『如此說來，百晚生是你的父親了，你叫什麼名字？』子連道：『賤名子連，前歲僥倖採芹，胞兄子琴，卽是去年新科狀元，此安是你的父親了，你叫什麼名字？』子連道：『賤名子連，前歲僥倖採芹，胞兄子琴，卽是去年新科狀元，此畫是番邦進貢異寶，晚生愛如拱壁，欲倩名手裝池，帶在身邊，今歲博取功名，特地買舟進京，昨日偶然看會畫是番邦進貢異寶，晚生愛如拱壁，欲倩名手裝池，帶在身邊，今歲博取功名，特地買舟進京，昨日偶然看會，失散了僮兒，又失了銀子，進場缺少零用，故而將此畫當銀。』

說到這裏，趙建突然臉色一變，鼻子裏哼了一聲道：『看你年紀尚輕，竟敢謊言，唐突老夫，此畫乃是我家積世相傳之物，春間被賊人偷去，正在嚴緝，你反敢把此畫來當銀子，這還了得，快將他捆縛起來，取家法重重的打，還有黃金五百兩，也要着他身上交出。』一聲吩咐，衆豪奴猶如虎狼一般，上前揪翻子連，四馬攢蹄的捆縛起來。

趙建正待發落，忽見家人屈膝稟道：『威府差人相請，說本縣楊老爺等候已久。』趙建道：『說我就來，你們且把這偷畫賊，吊在花園荷亭之上，命園僮小心看守，待等三更時分，將他燒死便了。』衆豪奴答應。趙建換了衣冠，乘坐大轎。到威府飲酒去了。

這時子連身不由主，被衆豪奴推推搡搡，押入花園。那園僮正喝得希糊爛醉，躺在太湖石上打盹，耳旁邊聽得有人叫他，直跳起來。衆豪奴道：『青天白日吃得這等醉法，成何體統？』園僮翻着一雙醉眼，强辨道：

『你看我清醒白醒的人，何曾喝過一口酒？你們別冤枉我了！』衆豪奴道：『不必多言，有一個雅賊在此，是丹徒人，叫做王子連，他的老子，便是做過通政使的王百安，他偷了鳳凰圖去，又拿來當銀子，給我家老爺看破，當場捉住，叫我們押到這裏，吊在荷亭上面，今夜三更，活活燒死。』園僮道：『你們把他吊了起來，有我小心看守好了。』衆豪奴七手八脚，把子連反剪綁了，高高吊起。

子連吊在上面，見他們四散走開了，不覺悲從中來，放聲大哭，哭聲驚動了趙建的女兒必貞小姐。其時必貞小姐正在望月樓中，玩賞丹桂，忽聽有人哭泣，甚是悲慘！便命松梅丫頭查看明白，速來回報，松梅奉命下樓，踏着花徑，走到溪邊，迎面遇見園僮，笑嘻嘻的問道：『松姐姐！到這裏來，有甚話說？』松梅道：『沒有什麼話說，聞聽有人在此啼哭，小姐命我來看是那一個？』園僮道：『此人是丹徒王通政的兒子，叫做王子連，偷了我家老爺的鳳凰圖，又來當銀子用，被老爺人贓俱獲，吩咐高吊荷亭，小心看守，哈哈！今夜就要燒死這偷畫賊了。』

松梅一聽，芳心中卜卜亂跳，回身走上望月樓，將情由細說了一遍。必貞小姐聽他說完，低垂粉頭，長歎一聲，暗自沉吟道：『這禍端全是爲了婚姻而起，父親夙恨難消，有心加害王家公子，但不知那幅鳳凰圖，怎生在王家公子手中？教人難以揣測，如今是假盜眞贓，百口莫辨的了！』想到此處，抬起頭來，喚道：『松梅自古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快快想個法兒，放那王公子去，不要被人瞧見才是。』松梅道：『小姐！放他却也容易，須要贈他些盤費才好。』必貞點頭道：『你到房中去取白銀百兩，金絲錠一對，與他便了。』

松梅到房內取了花銀，揣入懷中，匆匆又到廚房裏面，端整了一些酒菜，走到亭邊，滿面堆笑。用手招了一招，叫道：『園僮走來，小姐道你看守辛苦，現有一壺上好的燒酒，一碟荳芽菜，賞你吃的。』園僮聽說，快活得什麼似的，連聲說道：『有趣有趣！讓我拿園門上的鑰匙掛好在柱子上面，再去拿個杯子來，慢慢的喝。』一邊說，一邊就在太湖石上斟酒喝着，好在他宿酒未醒，接連又是幾杯喝下去，只不多一回工夫，已醉得不成個樣兒，翻身跌倒塵埃，

第十五回　私　縱

松梅見園僮已入醉鄉，好不得意！連忙收拾了杯碟，心想：『趁此無人，不免取了鑰匙，快些放他逃生去罷！』繼而一想：『王公子渾身捆縛，怎生釋放？不如我去取了剪子，將繩索剪斷，便可放他脫身了。』於是返身上樓，取了一把幷州剪子，又到園裏，走近荷亭，站定身軀，仔細一瞧，見王公子手足縛在一處，呻吟哼着，只得含羞喚道：『王相公！你如今好像籠中的鳥一般，插翅也逃不了了！』子連正哭得發昏，忽聽耳邊有人說話聲音，睜眼看時，見是一個俊俏丫頭，忙道：『姐姐！快快來救我一命！』松梅道：『你且放心，小婢是來救你的。』說着款步進亭，幸喜四顧無人，袖出利剪，把那上下蔴繩剪斷。

子連脚踏平地，將衣冠整了一整，深深作揖道：『姐姐！蒙你放了我，感恩不盡，只是這花園門，叫我如何出去？』松梅道：『不妨，園門鑰匙，在我身邊。』子連道：『如此妙極了！請姐姐開了園門，就此告別。』松梅道：『王相公！你可曉得，放你回去是那一個的主意？』子連道：『這是姐姐的美情。』松梅搖首道：『並不是我，乃是奉了小姐之命來放你的，望王相公勿怪，禍端都是爲了婚姻而起，我家老爺舊恨未消咧！』

子連疑惑道：『你家老爺與我有甚舊恨？』松梅道：『莫非王相公忘了不成？當初我家老爺屢次央媒，欲將相公招爲東床坦腹，你家老相公回絕猶可，不該大肆咆哮，說我老爺阿附權奸，堅辭不允，因此老爺懷恨在心，今宵將你活活燒死，若非小姐垂憐，只怕你閻王注定三更死，不留你到五更天了。』

子連一聽，渾身發抖，咋舌說道：『原來如此，你家小姐因何毫無芥蒂？』松梅道：『王相公！小姐是有烈性的人，怎肯另抱琵琶？故而甘心待老閨中，望相公休把小姐的情義，拋却在腦後就是了。』子連道：『承蒙小姐不肯棄我如遺，反叫姐姐救我性命，此恩此德，定當圖報，日後我王子連得有寸進，決不負了賢小姐。姐姐！快些開了園門，放我去罷！』松梅道：『且慢，小姐還有白銀百兩，絲錠一對，送與相公作爲路費的。』子連道：『既蒙小姐相贈，却之不恭，只得權領，煩姐姐轉達小姐，恕我不及面謝，容改日報答宏恩了。』說時急欲動身。松梅在前引導，開了園門，送至園門跟首，說道：『王相公！此去一定青雲得路。』子連拱手

道：『多謝姐姐，敢煩轉言小姐，隨時保重。』於是低頭便走。

一片斜陽，掛在柳梢頭上，子連也不辨高低，匆匆前走，不防後面隨着一人，你道是誰？正是闖蕩江湖的一枝蘭，他用盡了身旁金銀，又到金陵廝混，恰好在趙府花園後門經過，見王子連垂頭喪氣，倉皇出園，心裏起了疑惑：『看此人像是一個纍門秀士，爲甚舉止慌張，其中必有緣故，待俺跟隨他的後面，便知端的。』這叫做無心人遇了有心人一前一後的走，子連全不覺得。

正走之間，前面吆吆喝喝簇擁着一乘大轎，迎面過來。子連抬頭一看，失聲叫道：『不好了！』正想藏身躲避，早被趙建在轎中瞧見，厲聲喝道：『那邊遮遮掩掩的，好像似王子連，你們快去查來，果然是他，將他拿住，帶回府中發落。』衆豪奴那敢怠慢，飛風般趕來嚷道：『呔！王子連你想逃走嗎？快去見我家老爺。』伸手一把抓住，嚇得王子連汗流夾背，不敢叫喊。

扭到轎前，豪奴們稟道：『老爺！王子連拿到。』趙建一看，不由的大發雷霆，心想：『方才將他拘禁在花園中，儼如置身天羅地網，不知是誰私下放他逃生？少停回府，必須查問明白。』衆豪奴又稟道：『在他身邊又搜出白銀一包，絲錠兩個。』趙建道：『這又奇了，老夫命園僮小心看守，他從何處偷來？可惱可惱！就此回府。』一枝蘭看了半晌，詫異道：『此人身穿儒服，頭戴方巾，不像偷東摸西之輩，被他們這等羞辱，令人不平，俺到要暗暗察訪。』故而隨在轎後而來。

不多一回，趙建回府，堂前點起紅燭，如同白日。一枝蘭閃在暗裏，但見趙建正中坐定，怒容滿面喝道：『將王子連帶在一邊，喚園僮到來回話。』須臾園僮喚到，醉眼糢糊的跪下道：『老爺！園僮磕頭。』趙建道：『我把你這該死的狗才，三分像人，七分似鬼，這等形狀，莫非又喝醉了不成？』園僮道：『奴才是以酒養命的，如果一天不喝酒，就要死的，求你老爺寬恕。』趙建道：『不必多講，我且問你，那王子連偷我府中鳳凰圖一幅，黃金五百兩，今日拿獲，着你看管，你何故得錢賣放？』

園僮喊着冤枉道：『奴才沒有天大的胆，是不敢的。』趙建道：『你不放他，還有何人？家法伺候。』園僮一嚇，酒醒了一大半，說道：『方才奴才奉了老爺之命，小心看守，寸步不離，忽然來了一個丫環。』趙建

道：『是那一個丫環？』園僮道：『就是服侍小姐的松梅丫頭。』趙建道：『他來做什麼的？』園僮道：『他說小姐差遣，因爲奴才看守辛苦，賞一壺酒，一碟菜，奴才雖然喝着酒，究竟事在心裏，眼睛看住了這個賊，不肯放鬆，誰知多貪了幾杯，吃得酩酊大醉，不知那個與我作對，放他逃生？』趙建道：『據你說來，是松梅把酒與你吃了，被他逃走。』園僮道：『這是奴才不當心，不干松梅姐姐之事的。』

趙建一聽，事有蹊蹺，呵斥道：『該死狗頭，如今賊已截獲，我也不來罪你，自今以後，若再貪杯誤事，活活處死你這狗頭，下去！』園僮叩頭下去。趙建又回顧左右道：『過來！楊老爺諒已回衙，你們將王子連帶往縣中，說我煩他暫行收管，明日還有書信送去。』豪奴們不敢遲延，押了王子連就走。

一枝蘭在黑暗中看得明白，無明火幾乎在兩太陽穴裏冒了出來，飛身上屋，出了趙府，恨恨說道：『這是那裏說起，黃金與畫圖都是俺偷盜來的，贈與王通政，那曉反害了他的兒子，俺豈能袖手旁觀，待俺隨到衙門裏去，見景生情，救他才是。』想定主意，連蹦帶跳，緊緊追來。

仍說趙建步入書房，心中老大的不快，嘆一聲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想王子連既已被拿，命園僮小心看管，萬無一失的了，誰知松梅這賤人，送酒菜與他吃喝，分明用計灌醉了他，釋放王生；但那賤人並無財物，王生何來白銀金錠？』繼而一想：『是了，莫非女兒有憐才之意，暗中囑託知心婢女，贈銀釋放？老夫的打算，原是不錯，可恨王百安這老匹夫，嫌我趨承權貴，壁返年庚，實屬藐視老夫太甚，思想起來，令人惱恨！不料眞贓現獲，老夫自然不肯寬恕，想不到我要害他，女兒縱他，父女兩條心腸，老夫欲將此事追究，何難水落石出？慮只慮女兒自尋短見，傷殘骨肉，傳揚出去，免不了被人笑話，還是權且忍耐了罷！』越想越加心焦，晚膳也不想吃了。

第十六回　審　問

趙必貞小姐今年十七歲，生得千嬌百媚，艷麗無雙，而且知書識字，方才打發了松梅，釋放王公子，便想

起了終身大事，微歎道：『我家爹爹爲了奴的婚姻，削職歸林，與王家成了仇寇，我的母親殷氏，不幸仙逝三載，風木餘悲，無時或釋，幸喜侍婢松梅，十分乖巧，知心着意，到也解去不少愁恨，今日奴家打發他放走王生，並不是違背嚴訓，作此不顧羞恥之事，倘不把王生放走，今宵枉送了他的性命，奴家也不想別的，但想表明心跡，終身相守，憑他忘恩負義，立志不改，只願他此去逢凶化吉，我便放心了。』

自言自語的當兒，松梅三脚兩步進房，說道：『小姐不好了！』必貞道：『爲甚大驚小怪？』松梅道：『方纔丫環奉小姐之命，王相公放出園門，諒無別慮的了，不道我家老爺宴罷回來，那王相公又被老爺在路途上撞見，拿回府中，立傳園僮嚴究。』必貞不待說完，忙問道：『園僮怎生回答？』松梅道：『園僮不敢隱瞞，他說小姐因他看守辛苦，命丫頭賞他高粱美酒，一時貪飲，醉得不省人事，不知誰人放走的？老爺聽了，不將園僮痛責，反道賤婢從中作弊，怒不可遏，却又虧了園僮，又對老爺說，這是小的貪杯該死，不干松梅之事。』必貞小姐道：『難道竟罷了不成？』松梅道：『老爺默默不語，喝退園僮，並不用刑，立命家人把王相公押到衙門裏去了。』

趙必貞道：『有這等事，如今老爺在那裏？』松梅道：『老爺獨自到書房中，坐在燈下，悶悶不樂，晚飯也不想吃，又不把我松梅喚去，追究賞酒之事，假作糢糊，想是愛惜千金，就這樣了事了。』趙必貞嘆道：『咳！你那裏知道，老爺作事，非常精細，這是有意不肯聲張，怕人傳揚出去，只怕一時忍耐，過了幾天，免不了總要淘氣的。』松梅道：『如果老爺發覺起來，小姐便怎樣呢？』趙必貞道：『不遵父命，原是背理，只得悉憑父親處分了。』松梅道：『小姐的主見，到也不錯，這叫做：「憑他風浪起，穩坐不開船。」』主婢閒話了一回，用過晚膳，各自安寢。

一枝蘭見子連押入班房中，無法解救，只得回出城關，心想：『且待明日早堂審訊，審問明時，俺就罷休，要是嚴刑曲斷，再行設法救他。』於是匆匆回寓，命店家做了飯晚吃，和衣睡下。及至一覺醒來，東方已經發白，連忙抽身起來，打水洗臉，飄然出店，一逕來到上元縣衙門前，時候尚早，咕噥着道：『你看裏面靜悄悄地，沒有聲息，想是坐堂，還有一回，不免就在左近散步片時，再作計較。』他便慢吞吞的走着。

忽見那邊來了兩個人，定睛一看，認得是趙府家丁，不由的起了疑惑，將身閃在他們的背後，只聽右面一個說道：『王大哥！我想我家老爺，眞不上算，爲了一個偷畫的賊，已經眞贓現獲，難道縣官還不肯審問嗎？偏又送他一千兩銀子，書信一封，重托楊老爺暗害王子連的性命，這算什麼呢？』王大道：『李二哥！你那裏知道，却有許多隱情。』李二道：『有些什麼隱情？』王大道：『老爺與他結下深仇濶恨，今番借此出氣。』李二道：『你怎麼知道？』王大道：『我對你講明白了罷，從前老爺和王子連的老子，很爲莫逆，每在花朝月夕，他倆詩酒流連，捨不得離開的，後來見了王二公子，愛他文章錦綉，品貌超羣，滿望招爲東床坦腹，不想王百安老爺，性情古怪，嫌我們老爺趨奉權貴，不允這頭親事，又罷了老爺的官；因此老爺嘵恨入骨，如今他兒子做了賊，自然不留情面，要重重的處治了，老爺猶恐楊老爺從輕發落；故而送銀子與他。』李二方始明白，說道：『原來如此，長話不如短說，我們快將銀子書信，送交楊老爺，候了回書，面覆老爺便了。』王大道：『說得不錯，快走。』

一枝蘭竊聽明白，一腔怒氣，直衝斗牛，咬牙切齒道：『可惱可惱！這趙建良心刻毒，竟欲圖害王二公子，買囑縣官，全無半點天理，少停縣官坐堂，憑公判斷，便是王二公子的運氣，倘然納賄徇私，怕只怕王二公子受盡苦刑，分明是俺害了他，怎好袖手旁觀？這時想必縣官快升堂了，待我且到縣中，看楊老爺如何審法？要是那狗官受了趙府的賄，將那王二公子嚴刑酷拷，屈打成招，今晚俺到他上房中，就把他得來的一千兩賄銀，設法盜來，送與王二公子監中使用，再把這狗官嚇什麼一嚇，教他不能坐堂理事，然後打算救他。』想定主意，早已到了縣衙門外。

但聽三聲梆響，縣主升坐公案，吩咐傳集人犯，就有公差稟道：『老爺！王子連當面。』楊知縣問道：『你就叫王子連麼？』子連低頭稱了一聲是！楊知縣道：『看你年紀尚輕，爲甚自暴自棄，不圖名利，反做那沒廉恥的勾當？』子連道：『老父台！生員是世代書香，早已名列膠庠，因被趙宦將鳳凰圖冒認爲伊家之物，以致有費父台天心。』楊知縣道：『咦！一派胡供，那黃金畫圖，乃係趙府於春間失竊，本縣曾到他家踏勘，今番眞贓現獲，怎說是趙府冒認？掌嘴！』

公差執定皮掌，照定王子連臉上就打，登時兩頰紅腫，疼痛難忍，沒口子喊着寃枉！楊知縣怒道：『好一個利口的積賊，本縣跟前還稱寃枉，快把偷盜的實情，從直供來，若有半句虛言，夾棍伺候！』子連道：『父台！生員寃枉難招。』楊知縣道：『諒你不打不招，過來將他重打四十毛板，若再油供，暫行帶去收監，吩咐該房立備文書，詳明學憲，再備公文一角，立差幹役速往丹徒當堂投遞，咨照該縣將王子連仰學除名，以便夾訊嚴究。』說着拔出硃籤，從公案上擲下。公差將王子連拖翻在地，打了四十板子，可憐打得兩股皮開肉爛。楊知縣道：『打死不招，帶去收監。』公差答應，就把子連上鍊，押去收入監中，楊知縣也退入私衙去了。

第十七回　盜銀

一枝蘭目睹楊知縣將王子連一頓濫刑拷打，逆料楊知縣已收受了趙府賄銀，按不住心頭之火，隨着看審的閑人，退到外面，心想：『這縣官委實可惡，受了人家的賄賂，一味逼供，良心也沒有了，今晚俺就在城中客店躭擱，把他的銀子盜來，贈與王二公子監中使用便了。』他跑到一家飯舖，要了酒飯吃了，看看紅日已落到西山峯缺裏去了並不流連，尋了客店住下，睡到初更時分，悄悄起身，換了一身夜行衣服，推開窗子，飛身上屋，撲奔縣衙而來。

那楊知縣單名一個韜字，號蘊輝，四川保寧府通江縣人，向在吏部衙門辦事，擢授安慶府桐城縣捕衙，因他善於迎合上司，屢次提拔，署理江寧上元縣事，雖非實授，好在他精明能幹，整封銀子的孝敬，何愁不步步高陞？當下他退堂之後，卸去袍服，獨自轉念道：『今日趙老先生差人到來，致送下官白銀一千兩，又有書信一封，看他書中之意，分明重托下官，將王子連處治死罪，此事倒敎下官爲難，要是從寬發落，趙府的銀子受不成，若枉法嚴究，那王子連左右不過偷竊東西，不可與血案並論，定他發遣之罪，猶覺嫌重，怎好加他重罪？』

楊知縣正在沉思之際，只見夫人移步出外，低聲問道：『相公！夜已深了，爲何獨自一個在此閑坐？』楊

（下集待續，請利用書末附劵郵購，謝謝）

■長篇俠情小說

靈果白鶴圖

■翁福來　譯校

新書特訊。先睹為快！

本書是一部俠骨柔情的最佳消遣小說，作者腕底雄厚，字裡行間俱有活躍的勁氣，是一部庸中佼佼的好書。　本書目錄如下：

▲典釵　▲濟困　▲遣索　▲遇僕　▲代贊　▲款婿　▲却貧　▲求乞　▲俠贈　▲圓害　▲串詐　▲赴試

▲失散　▲鞾陷　▲私縱　▲審問　▲盜銀　▲探監　▲報信　▲朝議　▲征寃　▲山敘　▲許親　▲激憤

▲思認　▲諂奸　▲周探　▲豁罪　▲哭廟　▲盤婢　▲憶婿　▲誘叔　▲囑別　▲謁師　▲黨劾　▲團圓

贈書券

填寫下列兩份自己姓名、地址，可收到第一次贈書和第二次寄贈品券。

第一次贈書：靈果白鶴圖上冊

印刷品　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翁福來　小姐/先生　姓名：　地址：　220

第二次寄贈品券用（填地址勿超出方格，要端正）

印刷品　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翁福來　小姐/先生　姓名：　地址：　220

（將本券連同20元郵資函寄下址）

來信請寄：220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著作者：翁福來　收

美人魚贈書券

填寫下列兩份自己姓名、地址，可收到第一次贈書和第二次寄贈品券。

第二次寄贈品券用（填地址勿超出方格，要端正）

印刷品	
姓名：	□□□
地址：	
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翁福來 先生/小姐	
220	

第一次贈書：畢卡索的世界

印刷品	
姓名：	□□□
地址：	
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翁福來 先生/小姐	
220	

（將本券連同50元郵資函寄下址）

來信請寄：220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著作者：翁 福 來 收

■欣文書摘

畢卡索的世界

■翁 文 苑 主編

1911年8月21日在法國羅浮藝術博物館裏，有人驚異的發現，掛滿了名畫的牆上有一處是空的………館員飛也似的來到，愣然呆立………

本書重要內容目錄如右：

▲蒙娜麗莎的微笑
▲變換無窮的天才
▲史丹利維爾大屠殺
▲斯巴達永垂不朽
▲艷諜新絲亞
▲珍珠的傳奇
▲五十年後奇妙生活
▲奇異的鼠肉餐館
▲熱海箱根日光之旅
▲春色無邊話巴黎
▲南太平洋的樂園
▲南極風光
▲杜安的奇遇
▲清皇帝溥儀傳奇
▲白宮鬧鬼記
▲夢真轉世投胎奇聞
▲鯨魚的悲哀
▲動物移棲之謎
▲銀幕上的幻術
▲法蘭西醉兮兮

■一九七七年集紀念

我心深處……

■翁福來 著作

「我心深處」充滿了純真、盡善和完美的感情。它傾訴人性心靈最深處的秘密。本書目錄如下：

▲淒風愁雨
▲飄泊的情感
▲憂鬱的神采
▲溫馨的蜜汁
▲凝結的時光
▲為誰而活
▲我心深處
▲醉在美的世界
▲晶亮的夢
▲白雲世界
▲難奈時光
▲不自覺沖撞
▲夢裡浮生
▲金色夢境
▲楓林小橋
▲自我震盪
▲深綠映花紅
▲雲兒一片
▲美麗的彩虹
▲薰風加愛意

彩虹贈書券

填寫下列兩份自己姓名、地址，可收到第一次贈書和第二次寄贈品券。

本次贈書：我心深處

第二次寄贈品券用（填地址勿超出方格，要端正）

印刷品

地址：□□□

姓名：□□□ 先生 小姐

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翁福來

220

印刷品

地址：

姓名： 先生 小姐

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翁福來

220

（將本券連同50元郵資函寄下址）

來信請寄：220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著作者：翁福來 收

妳像是一個花朵
這樣可愛、純淨、美麗！
我看著妳，一縷憂思
就潛入我的心底。

像這樣綺麗的情詩洋溢在本書，每首詩除附有少女藝術插圖外，還有彩色藝術作品。擁有此書品嚐情詩細語，將帶引妳走入綺麗的愛情世界，甜甜地詩意情懷永繞心靈。

迷你贈書券

填寫下列兩份自己姓名、地址，可收到第一次贈書和第二次寄贈品券。

本次贈書：影視明星、模特兒等，週刊一次，贈送三冊

印刷品

姓名：□□□

地址：

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翁福來 先生／小姐

220

印刷品

姓名：□□□

地址：

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翁福來 先生／小姐

220

第二次寄贈品券用（填地址勿超出方格，要端正）

（將本券連同20元郵資函寄下址）

來信請寄：220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著作者：翁福來 收

■欣文書摘

情婦間諜網

■翁文苑　主編

蘇聯間諜偽裝德國記者，在全世界間諜最敏感的首都，主持一個間諜網達八年之久，他使二次大戰完全改觀。

▲出色的間諜行動員
▲情婦石井花子
▲躺在床上服務
▲娉娉婷婷顏如玉
▲玫瑰戀
▲重要而神秘的山莊
▲聞名世界的賊貨市場
▲翼龍、鱷魚、恐龍
▲一個消失了的世界
▲智勇兼備的美洲豹
▲芬蘭孀婦・安娜
▲心理變態的墳墓
▲風流浪子的情報
▲死亡前的約會
▲地陷驚魂記
▲海底村落
▲神秘的超自然現象
▲體語的藝術
▲羅馬的隱憂
▲血戰硫黃島

精美贈書券

填寫下列兩份自己姓名、地址，可收到第一次贈書和第二次寄贈品券。

本次贈書：情婦間諜網

印刷品
姓名：
地址：
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翁福來 先生/小姐
220

第二次寄贈品券用（填地址勿超出方格，要端正）

印刷品
姓名：
地址：
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翁福來 先生/小姐
220

（將本券連同50元郵資函寄下址）

來信請寄：220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著作者：翁福來　收

■欣文書摘

高貴的神女

■翁文苑　主編

現代高貴的娼妓是應召女郎，這是一門神秘的職業，在所有娼妓中，她是獨樹一幟；充滿著形形色色與神秘感，至於女人為何要去當應召女郎？請看本書。

▲醉人水鄉威尼斯
▲耶誕采風錄
▲黑色九月內幕
▲男用眼睛女靠耳
▲北韓艷諜金素意
▲超級情報鬪智傳奇
▲宇宙無量無邊
▲火柴盒內的圖書館
▲人類始源有百萬年
▲賭博郎中的花樣
▲出賣聲音的人
▲冰河期的來臨
▲會說英語的海豚
▲動物信號探奇
▲從海底來的葯物
▲心電傳音術感應
▲婷娜的故事
▲無人私語時
▲各民族調情奇觀
▲生活的旋律

奇異贈書劵

想知什麼是連環贈書？

劃撥本劵可享連環贈書樂趣！

保證收到書後眉開眼笑……信不信由你………

可享双重贈品

一、本次贈書：高貴的神女

二、隨書附贈精美贈品。

三、將本劵連同50元送到貴地郵局劃撥或現金掛號函寄下址。

四、受贈者姓名、地址填在劃撥單正面（切勿潦草）

服務專箱：220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著作者：翁福來　收

蘊輝道：『難道你不曉得下官的心事麼？』夫人道：『莫非爲了趙府竊案，不知相公如何辦理？』楊蘊輝道：『夫人！你看桌上現放着銀子書信，因此下官滿腹躊躇，欲把銀子璧返，推諉不受，豈非傷了趙府之情，況他老師史樸，乃是當朝宰相，勢焰萬丈，倘若下官不遵他的囑托，只怕前程難保。』夫人道：『相公這便怎生處置？』楊蘊輝道：『如今下官却有一個主意在此。』夫人道：『有何高見？』楊蘊輝道：『下官擬將此案暫行捺擱，命禁卒提一個病呈，再緩數日，將王子連瘦斃監內，風不響，樹不鳴，完了這件公案，既與趙宦仍敦舊好，還可保全了自己功名。』夫人聽了道：『此計雖好，太覺忍心害理了。』楊蘊輝道：『趙老先生重托下官，不得不如此辦法。』夫人也就默然不語了。

一枝蘭伏在簷上，聽得清清楚楚，暗暗罵道：『這狗官貪了趙建一千兩銀子，竟想斷送王二公子的性命，這還了得，事不宜遲，待俺取出鷄鳴返魂香，把他們迷倒了罷！』於是從袋內摸出千里火，點起悶香，登時一股香氣，透入湘簾，楊知縣夫婦忽覺異香滿室，身心疲倦，吁吁的和衣睡熟，傍邊站着的幾個丫環，也一個個暈倒在地，不能動彈。

一枝蘭便使一個穿簾之勢，進了樓窗，定睛一看，哈哈大笑道：『你看他們都中了俺的法寶了，那邊桌上的書信銀子，還沒有收拾，且拿來藏入八寶囊中，以作王二公子監中使用，這一封書信，留在身旁，日後做個眞憑實據，也有用處，俺本當取這狗官腦袋，猶恐關礙百姓，只得饒他一死，把他鬍鬚割下，做一個沒羽毛的公雞，引人一笑。』想定主意，拿出剪刀，將楊知縣兩腮上的絡腮鬍子，一古腦兒剪個精光。

一枝蘭看了看楊知縣，換了一副形容，噗哧一笑道：『看你還有什麼臉面升堂理事？只好悶坐私衙，裝做有病了，不是俺手段刻毒，只爲你用計太狠，倘你再把王二公子圖害，俺便送你歸陰，如今不免待俺題詩兩首，稍停這狗官醒來時，見了詩句，管教他驚心觸目，不敢難爲王二公子了，抑且曉得那黃金圖畫，是俺一枝蘭偷的，豈不美哉？』他雖然是個穿窬之輩，伸手在桌上取了一枝羊毫筆，不假思索，在牆上一揮而就，這才上屋，飄然而去。

四更過後，楊知縣漸漸醒轉，睜開眼來一看，只見紅燭尚留寸餘，夫人坐在椅內打睡，心想：『奇了！爲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 帳號 第124150號 戶名 翁福來 新臺幣 伍拾元整 戳郵局經辦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帳號 第124150號 戶名 翁福來 新臺幣 伍拾元整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甚和衣睡在這裏？莫非我與夫人貪飲香醪不成？』再一看，見牆上墨汁淋漓，詫異道：『衙前衙後，巡查嚴緊，不知那個大胆的狗頭，擅敢夤夜到來題詩？在此寫些什麼？待我看來。』見牆上兩首詩云：

子連本是黌門客，何故將伊作首戎？倘爾濫刑嚴訊究，須防行刺不相容。

圖畫于今歸趙姓，黃金用去莫追求？枝蘭竊取濟貧困，他日投監案便休。

楊知縣看畢，怒道：『這一枝蘭，下官素常聞他是江湖上有名積賊，今晚前來題詩，把那行刺二字，恫嚇下官，不許下官中傷子連，又說趙府的黃金圖畫，是他一人偷盜，情願投監，方能結案。這等想來，那一枝蘭與王子連顯係同黨無疑了，他有多大的胆，竟敢如此猖獗？』想到其間，用勁在桌上一拍，驚醒了他的夫人，慌忙問道：『相公！何故恁般着惱？』楊蘊輝道：『虧你這等好睡，方纔有賊進衙，肆無忌憚，只怕偷去了細軟東西，可恨他臨行之時，賣美才情，題詩牆上而去。』夫人道：『不好了！這桌上的書信銀子不見了！』楊蘊輝道：『想是被賊人偷去的了。』夫人又喊道：『不好了！相公嘴上的鬍鬚不見了，莫非也被賊人偷去了麼？』楊蘊輝一聽，大驚失色，連忙伸手在兩腮上一摸，彷彿和毛刷一般，只剩短短的一橛了，氣得將靴脚亂頓道：『阿呀呀！這便如何是好？』這一頓跳，連那丫環也都嚇醒過來了，一直鬧到五更，要想掣簽拿捉一枝蘭，恐其遠遁無踪，要想升堂審訊，臉上丟了鬍鬚，見不得人面，一時搔頭摸耳，渾無妙策！

再說一枝蘭偷盜了書信銀子，剪去了楊知縣鬍鬚，通體暢快，回到店內，天尚未明，睡也睡不着了，心中轉念道：『那楊知縣見了俺的詩句，定要把我嚴行緝捕，必不輕易干休，哈哈哈！想俺浪蕩天涯，不知經過了多少風憲衙門？你這小小七品官兒，也不在俺眼眶之內。』繼而他又想想自家，半生遊歷江河，生性豪俠，胆氣粗豪，最喜仗義疎財，最恨貪污官吏，尤其是那些爲富不仁之輩，每每偷盜了他們的銀子，周濟一班窮苦百姓，故而囊中並無餘蓄，只落得蹉跎歲月。

想了一回，又道：『我想王二公子幽禁監中，有誰去探望他？也沒有人到丹徒去送信，無錢使用，難免受盡卒折磨，今日俺且到監中先去探望，付些銀兩與他，作爲使用之費，叫他放心得下；然後慢慢的打算，救他便了。店家快來！俺要到街坊上去走走，你小心照應俺的行李。』店家道：『這是不用你客人叮囑的。』一枝

蘭吩咐了店家，洒開大步，走到上元縣衙前，只見幾個閒漢，立在影壁下面說話，一個說道：『老兄！縣尊每日坐堂極早，何以今朝糊塗起來，到這時還不見坐早堂？』一個說道：『我聽得人家說，這位縣太爺酷喜杯中之物，新近又添了怕老婆，大概昨夜又在床前長跪，所以日上三竿，猶未起身呢！』一枝蘭聽了，不禁暗暗好笑。

第十八回　探　監

王子連拘禁監中，身旁分文全無，一班夥計再三勒逼，非打即罵，幸而內中有個禁卒，却具幾分天良，眼看他可憐，用言將夥計們勸住，也算子連僥倖，減去了不少痛苦。那天早上，禁卒聽見監門上有人叫喊道：『一個朋友。』禁卒道：『你敢是癡的嗎？這裏是監牢重地，豈能輕易放你進去的嗎？』一枝蘭道：『俺叫一枝蘭，要進監探望俺爲朋友而來，難道罷了不成？』禁卒道：『既要進去，可知道我們的規矩？』一枝蘭道：『你們要一些使用，這又何難？』說着伸手就是兩錠銀子。

禁卒一看，白燦燦的耀眼，登時換了一副笑容，接過銀子，連忙去了鐵鎖，開放監門。一枝蘭款步走進，舉目一看，搖頭攢眉道：『不道俺走到這個淒涼的所在來，你看日間尚且陰風慘慘，到了黑夜。不知怎生光景哩？』又問道：『禁長哥！俺的朋友在那裏？』禁卒道：『這裏囚犯多得很，不知你的朋友叫什麼名字？你說明了方好領你去見呀！』一枝蘭道：『俺竟忘了，俺的朋友便是王子連』禁卒道：『你要找他，隨我來罷！』一枝蘭隨他走過了幾重監房。禁卒用手一指道：『這一個就是王子連。』一枝蘭將頭點了一點。

一枝蘭見禁卒走開了，只纔上前問道：『王二爺！你可認得俺嗎？』王子連道：『仁兄！素昧平生，實不相識。』一枝蘭道：『俺叫一枝蘭，江湖上有名的好漢，只因二爺屈受奇寃，故而今日特來探望，還要送二爺幾兩銀子，留在身邊，作爲使用。』王子連道：『仁兄！自古道：「苟非我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這是斷

然不敢受的。』一枝蘭道：『什麼話？「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些許薄贈，何容客氣？』

說着，喚過禁卒說道：『禁長哥！此間耳目衆多，俺不便與二爺說話，有沒有空閑的所在，煩你引領前去，俺將銀子謝你。』禁卒道：『既如此，不如到蕭王殿上，極其幽靜，你們儘可談心。』一枝蘭道：『足感盛情，相煩引導。』禁卒連稱曉得，在前引路。一枝蘭扶了王子連，來到蕭王殿上，抬頭看時，見蕭王神像，端坐在碧紗櫥中，高懸一方硃漆匾額，上書「懷刑」二字，左右懸着一副白堊黑字對聯，上聯是：「三尺森嚴休藐視，」下聯是：「五刑設立豈從寬。」兩旁放着六把眉公椅子，中間一張八仙方桌，到還收拾得潔淨。一枝蘭扶子連坐下，掀髯啓齒道：『禁長哥！你們監中共有幾位夥計？』禁卒道：『我們在監中看守的，共有六個，來來去去的，還有四個。』一枝蘭道：『相煩你去請他們到來，俺要盡一個敬意。』

禁卒聽了，知道是來開發使用的，却故意問道：『喚他們到來則甚？』一枝蘭道：『俺對你講，這位王二爺是寃枉的，有誰憐惜他呢？俺滿望將他救出監去，眼前還不能夠，却要你們照應，故而俺要面托貴夥。』禁卒答應，喚進一班夥計，見了一枝蘭，同聲說道：『好漢！敝夥都在這裏，倘有吩咐，悉遵台教。』一枝蘭道：『衆位！俺的朋友王二爺，他是寃枉的。』衆夥計道：『原來不是三隻手，乃是清白良民。』一枝蘭道：『正是，爲此每位酬銀四兩，算是俺不誠心敬意，請你們收了，因這位王二爺，他是丹徒縣生員，可憐他遭了無妄之災，身禁囹圄，如今要勞你們衆位，日間飲食豐盛，黑夜鬆去刑具，一切週到，拜托拜托。』衆夥計道：『既承好漢見託，我們自當輪流照應，請好漢與王二爺談心罷！我們要伺候本官查監，出去了。』一枝蘭道：『衆位請便。』夥計們各個走了。

當下子連流淚道：『想我時衰運蹇，遭了這飛來橫禍，怎好累仁兄解囊？此番到來鄉試，想不道科場未進，寃蒙不白，撇下了高堂雙親，害他們終日倚閭盼望，無限傷心，對誰去講？幸遇仁兄台愛，保全殘軀，定當啣環結草，報答仁兄恩德。』一枝蘭道：『你說那裏話，這一場奇寃，也是俺連累你的。』子連聽了，詫異道：『仁兄！怎說是你所累，到要請教！』一枝蘭道：『二爺有所不知，那黃金與畫圖，並不是你令兄寄下來的。』子連道：『不是家兄寄回，還有何人送與我家？』

一枝蘭道：『說也慚愧，俺是個江湖積賊，這黃金畫圖乃是趙建之物，被俺黑夜中偷得拿來，救濟貧困，那一晚經過你家府上，又想偷盜，忽聽令嫂在燈下悲啼，俺登時起了惻隱之心，次日扮了一個家人模樣，到你家送信，即以黃金畫圖相贈，不料你在此敗露，被他當做穿窬嚴辦，叫俺于心何忍？』子連道：『承蒙仁兄一片好心，周濟我家這是感載無窮了，至於我，也是命該如此，與仁兄不相涉的。』一枝蘭道：『想你二爺詩書滿腹，不久脫却藍衫，更換紫衣，豈可說命運不好？且靜候幾天，看那問官怎生判斷？若再徇私屈審，俺便當堂出首，保你撥開雲霧見天便了。』子連雙手亂搖道：『這是使不得的，你是浪跡江湖，散淡慣的，怎好自投牢籠，拘住了身體？只要仁兄常來照應，化費幾兩銀子，我自有出頭之日。』一枝蘭道：『二爺！你但知其一，不知其二，那趙建這狗頭，暗遣家奴送楊知縣白銀千兩，書信一封，重托贓官，把你處治死罪，這是俺親知灼見，昨晚潛身進衙，可恨贓官良心喪盡，設計害你，俺不禁心頭火起，趁他熟睡的當兒，將他臉上的鬍鬚割去，以示薄懲，可是你二爺的性命險得很，俺要搭救你的。』說着匆匆告別，出了監門，一路如飛的去了。

第十九回　報　信

王百安自子連到南京鄉試，滿望他三場得意，題名黃榜，那曉一去數月，音信杳然，十分牽掛，忙打發王興備了盤纏行李，搭船到南京來接，可喜一路順風，不多幾日，到了南京，就攔客寓，四處找尋小主人，並無下落，不由的心上就憂起來。有一天他在茶坊裏歇脚，只聽隔座幾個茶客，講着一樁新聞：『有一個丹徒縣的秀才，叫做王子連，到南京來鄉試的，誰知他是個不肖子，暗中偷了趙鄉紳的黃金畫圖！不想眞贓敗露，捉到縣裏去，當堂供認不諱，釘鐐收監，你想讀書人做賊，可說得是大大的笑話！』

王興一聽，嚇得魂飛魄散，坐立不安，趕緊出了茶坊，逢人打聽，果然異口同聲，都是一樣說法。又說上元縣縣官，爲人凶狠，只怕王子連九死一生了。他更加心慌意亂，便到縣前，向監門上用了些使費，禁卒是見錢眼開的，引他見了小主人，主僕見面，抱頭大哭了一回。然後子連將一番情由，告訴王興，方纔明白小主人

並未做賊，乃是一枝蘭所爲，而且一枝蘭已會過小主人，承認其事，是他連累的，有他自來投案，代主出罪，又把銀子散給監卒，不許難爲，故而放心不少，談了一回，告別回寓。

大凡有了心事的人，是睡不着的，當然王興也不能例外，他睡在床上，反來覆去，不能合眼，心想在南京躭擱數天，到監中服侍小主人，怎奈自己帶來的盤纏，餘剩無幾，說不定連自身也流落在南京了，可憐他左思右想，想不出一個主宰來，最後他決定回去報信，方才入夢。

到了次日，來到縣監，別了小主人，匆匆登程，恰喜有一隻便船，只要二錢銀子酒資，王興欣然搭了這船，直到丹徒上岸，轉念道：『我回去若將凶信回覆老爺，只恐氣壞了我家老主人，不想趕考鄉場，功名不曾求得，反落了一個臭名聲；雖然二爺有一枝蘭照應，慮只慮知人知面，不能知心，倘他言而無信，這便如何是好？不如且將此事報與老爺知曉，老爺果肯出面，二爺可保無虞了。』

他一路忖着，已到門首，王祿一眼瞧見，問道：『王阿爹！你回來了？』王興道：『正是我回來了。』王祿道：『爲什麼二爺不回來？』王興道：『咳！不要說起，老爺在那裏？』王祿道：『王阿爹！老爺爲了二爺不回來，心焦得了不得，這兩天肝火更加旺了，想必坐在書房裏，如果你進去叩見，須要小心才好！』王興把頭點了幾點。

當下王興走進書齋，見老爺獨坐南牕之下，手裏拿了一卷書，凝神觀看，忙不迭跪下道：『老爺在上，老奴叩頭。』王百安問道：『你何故到今日纔回？』王興道：『老奴是奉了老爺之命，趕往南京，路上不敢延擱，那曉行至中途，狂風大雨，只得將船停泊岸邊，一連三日，方始風平浪靜，故而今日才得回來。』百安道：『你去可曾會見二爺？』王興道：『會見的。』百安道：『他爲何在南京躭擱？』王興道：『二爺因有小事羈身，逗留在彼。』百安道：『如今你與他一同回來了麼？』

王興頓了頓口，方始答道：『老奴獨自一人來的，只怕二爺還要稍停數日，才能回府。』百安道：『這是什麼緣故？』王興道：『老奴不敢說。』百安怒道：『老狗才！我在此問你，你竟敢藏頭露尾，快快講來！』王興見老爺發怒，那裏還敢隱瞞，說道：『二爺到南京應試，考費全無。』百安道：『住了，他臨去之時，我

付他白銀三百兩，怎說沒有考費？』王興道：『老爺有所不知，二爺的銀子，盡交周福攜帶，不料他逃遁無蹤，二爺到處找尋無着，加之囊空如洗，只得將畫圖變賣。』百安道：『你可曉得鳳凰圖，賣與何等人家？』王興道：『老爺！賣與別家猶可，偏偏賣給了趙建，被他當場認出是贓物。』

百安訝道：『這一幅鳳凰圖，乃是大爺在京中差人寄回來的，怎說是趙家的贓物？』王興道：『老爺！其實不是大爺京中寄下來的，乃是一個有名的義賊，叫做一枝蘭，一天他到老爺府上，要想偷盜金銀首飾，躲在屋簷之上，不料大娘坐在房中，想起年荒家貧，啼哭不止，被他竊聽明白，頓起慈心，於是到了次日，冒做大爺的差人，將偷來的趙府黃金畫圖，拿來相贈老爺。』百安怔了一怔道：『有這等事，既被趙建認破原贓，以後畜生便怎樣？』說時更加聲色俱厲。

王興道：『可憐二爺被他認破之後，任憑伶牙利齒，一時也分辨不清，送往當堂，縣官嚴刑審訊，又把二爺收禁監牢，幸賴一枝蘭也在南京，有他時刻探望二爺。』百安大慟道：『不料這小畜生玷辱祖先，敗壞門牆，竟與鷄鳴狗盜作伴，情實可恨！』王興道：『暫請老爺息怒，二爺身受飛災，也是命中所招，不認識這一枝蘭的。』百安更怒道：『呀呀呀呸！你這老狗才，還要設詞掩飾，代這小畜生唐突我麼？既然他不認識，何故一枝蘭喬扮差人模樣，到來送信？分明與小畜生暗裏商量，將我蒙混，如今思想起來，收受贓銀，丟盡臉面，可謂下流已極，願他速死他鄉，不來見我。』言罷連聲嗟歎！

第二十回　朝　議

五更方交，朝房中坐滿了文武官員，一位是吏部尚書陳端，一位是兵部尚書于泰，一位是刑部侍郎崔忠烈，一位是左都御史殷鳳梧。陳端道：『聖上將次臨朝，我等在此伺候，你看楊太師來了。』衆人同道：『太師請了！』楊太師道：『列位大人請了！』陳端道：『請問太師，昨日雲貴總督有奏摺進京，說是苗蠻甚是猖獗，總兵凌雲豹帶兵征勦，不能迎敵，伊子凌彪，被苗匪擒去，已經投順，未識是眞是假？』楊太師道：『凌雲

豹父子丹心耿耿，豈肯降順異國，不知誰與凌家有仇，故意揑造流言，陷害於他？』陳端道：『太師所疑甚是，下官也是這等想，那凌雲豹鎮守邊關有年，治軍頗嚴，那有縱子叛國之理？』楊太師道：『是啊！凌雲豹果然縱子投降苗邦，他父子勢必裏應外合，想凌彪也是一員驍將，決不欺君背父，將往日功勞一筆勾的。』衆人道：『太師言之有理，縱然凌雲豹父子臨陣失機，邊關告急朝中勇將不少，我等一同議奏便了。』

楊太師點首道：『列位大人！你看燈光閃爍，步履從容，不知那一位來了？』衆人回頭一看，乃是文華殿大學士史樸。楊太師拱手道：『史老大人請了！』史樸道：『楊大人請了！』楊太師臉帶怒容，是何緣故？』史樸道：『可恨凌雲豹世受國恩，不思報效朝廷，反而縱子凌彪，投降苗匪，顯係附歸結黨，有謀吞九五之心，思之令人髮指。』楊太師道：『老太師！那凌雲豹鎮守邊關，膚功屢建，也許此番苗寇，凶猛一時，不能取勝，因此飛章討救，若說伊子俯首投順，我等揆情度理，其中定有隱情。』言時目光注視着史樸。

史樸呵呵大笑道：『楊太師言之差矣！若不是凌家父子圖謀反叛，他兒子爲什麼降苗？況且凌彪本非循良之輩，仗着他膂力超羣，久蓄反意，他們父子二人，必然事前商議妥當，命伊子先去投順，再行舉事，其中並無隱情，何必去迴護他？』楊太師道：『老太師又來了，我說的是一句公平話，並非迴護，若說凌雲豹父子通同苗匪，定屬奸黨與凌氏有仇，架詞圖害。』史樸道：『楊太師？你說那裏話來，滿朝文武，除了凌家父子之外，一個個都是忠心貫日，還有那個奸黨在內？哈哈哈！此言更差了。』說着又是一陣獰笑。

楊太師道：『常言說得好：「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只要看宋朝的秦檜，和唐代的安樂山，明說輔佐朝廷，暗裏謀篡社稷，擾得國事日非，只落得做了個大奸臣，遺臭萬年。』史樸聽他言中有刺，不覺憤然道：『住了，你可知誰是奸臣？哼哼哼！那一個是奸臣？』楊太師笑道：『又不說你老太師是奸臣，何容這般動氣？』衆人忙相勸道：『二位太師不須爭論，奸臣自有奸臣，請老太師息怒，這時鐘鼓齊鳴，聖上臨朝，當有定論。』史樸見衆人勸解，只好含怒不言。

御香縹渺，天子坐朝，文武百官，嵩呼萬歲畢，內侍高聲傳言道：『聖上有旨，有事出班啓奏，無事捲簾

退班。』道猶未了，只見右班中閃出一位老丞相，執笏當胸，俯伏殿前，奏道：『文華殿大學士史樸，奏聞陛下。』聖上道：『何事奏來？』史樸道：『前蒙聖恩；欽命邊關總兵凌雲豹，帶領雄兵五萬，征勦苗寇，昨據雲貴總督奏京，謂凌雲豹安坐軍營，僅命伊子出戰，佯輸作敗，反被苗寇擒住，已經投順，伏乞聖上傳旨，即將凌雲豹扭解來京，梟首示衆，以正國典。』

方才奏畢，楊太師閃出班來，也奏道：『臣武英殿大學士楊鼎有奏。』聖上道：『楊卿奏來便了。』楊鼎道：『臣思勝敗乃軍家常事，凌雲豹父子勤於王事，朝野皆知，臨陣失機，或有其事，若伊子投降苗匪，未可遽信，倘聖上降旨拿問，恐一時軍心激變，反爲不美，伏祈聖上着雲貴總督，查明凌雲豹父子有無降順苗匪等情，再行定奪，乞求聖裁。』聖上道：『二卿所奏，一以正法爲先，一以緩刑爲計，俱屬情理，姑俟查明凌雲豹父子有無劣跡，再行降旨可也，但苗匪勢甚猖狂，實爲國家大患，若不早爲勦滅，勢必擾亂邊疆，卿等宜將在朝智勇出色人員，據實奏聞，以便帶兵前往剪除苗寇。』

陳端奏道：『臣吏部尚書陳端，啓奏陛下，苗民强悍，藐視王法，雖有土官約束，却是有名無實；故而屢動干戈，擾害地方，據臣管見，若命在朝智勇全備人員，提兵到彼征勦，誠恐沿途紆緩，未免貽誤軍情，不如勅命該省督撫，就近挑選武將，帶領雄兵數萬，會同進勦，庶苗蠻巢穴立可剷除，此乃萬全之策，伏望睿鑑。』史樸道：『目下凌雲豹縱子降匪，敗國喪師，前車可鑑，若仍命該省武將出征，勢必陽奉陰違，豈不是覆蹈故轍？況朝中智勇雙全者，不勝枚舉，即如封王回朝之王子琴，雖覆命之後，蒙恩給假數天，他的經緯之才，臣所深悉，伏懇陛下着他帶兵前往，定能勢如破竹，一伏成功。』

聖上道：『那王子琴乃係弄筆書生，有甚經緯之才？史卿明白奏來。』史樸道：『他胸羅六韜三略，熟讀孫吳兵法，才兼將相，不愧朝廷棟樑，用爲主帥，苗蠻指日可滅。』聖上道：『據卿所奏，正合朕意，傳旨即命王子琴御教場中挑選能征慣戰之將，帶領三軍，剋日前往雲貴，務期掃蕩苗蠻。毋違朕心。』史樸聽聖上准奏，滿心歡喜，一聲領旨，出朝去了。

少頃散朝，陳端謂楊鼎道：『太師！可笑聖上聽信了史樸一面之詞，准他保舉王子琴帶兵征勦，必非好意

，既想陷害凌雲豹，又要擺佈王子琴，這賊眞乃老奸巨猾，心如蛇蝎了。』楊鼎道：『陳大人！你可曉得他貪圖趙建的財帛，師生之間，情投意合，只爲王百安當年退婚一事，啣恨頗深，蓄心欲把王家害盡，方出此恨。』陳端道：『據楊太師如此說來，史樸此番金殿保舉王子琴，莫非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楊鼎嘆道：『事已如此，我等徒然議論，且將冷眼觀蟹，看他橫行到什麼時候？』陳端道：『楊太師言之極是，你我明日再見。』於是兩下一拱而別。

第二十一回　征　寇

王子琴奉旨封王回朝，屢欲告假，回鄉省視父母，那曉史樸保奏征勦苗蠻，君命難違，豈可逆旨，故而他十分憂慮，喟然嘆道：『我乃一介書生，怎能執掌兵權？況征勦苗匪，頗非易事，只好賴三軍之力，一鼓殲滅，早日奏凱，以報聖恩。咳！愁上心來，想他則甚？過來！傳命旗牌三軍，到時卽來通報。』家人應道：『是！旗牌何在？大老爺吩咐三軍到時，速來通報。』旗牌聞令，不敢遲延，連忙趕到內廳，雙膝跪下道：『稟帥爺！大小三軍俱已到齊，恭候帥爺將令。』王元帥道：『既如此，傳話諸將，不必進見，就此祭旗發炮，起兵便了。』

當下旗牌傳出號令，衆三軍明盔亮甲，發炮祭旗，排齊隊伍，王元帥身坐一匹銀鬃馬，鞭敲金鐙，麾動大小三軍，浩浩蕩蕩，兼程前進，沿途秋毫無犯，在路非止一日，到了雲南，安營結寨。其時正值隆冬天氣，朔風刺骨，王元帥坐在軍帳內，愁腸百結，但聽遠處送來一陣陣的胡笳聲音，更加動人悽愴！

坐到三更光景，漸覺精神疲倦，不禁憑几而臥，忽然夢見一位老者，長眉皓首，道骨仙風，身上穿一件沉香色團鶴繡袍，頭戴一頂壽字四角方巾，腰繫寶藍絲帶，紅鞋白襪，一手執着拂塵，一手扶着黎杖，含笑上前，言道：『元帥請了！』王子琴道：『請了！老丈何來？』老者道：『元帥！我乃雲南臨安府新平府琉璃山山神土地是也，今見元帥安營在此，特來指點。』王元帥道：『敬請指教。』山神土地道：『此處界連緬甸，地

接貴州，最是險要重地，這些苗匪俱在貴州都勻府清平縣地方香爐峯駐紮，其峯聳如壁立，高有千仞，苗人據守此山，官兵不能勦滅，今成羣結黨，大肆猖狂，竟敢騷擾雲貴兩省邊疆，非跳梁小醜可比，元帥用兵，須要小心。』

王元帥道：『神聖！下官本是一員文臣，何能領兵征苗？可恨奸臣史樸，他暗弄陰謀，金殿保舉下官掛帥，分明蓄心圖害，只怕臨陣交鋒，殘生難保，伏乞神聖相助下官一臂之力，扶保江山。』山神土地道：『元帥不須憂慮，食君之祿，自當安邦定國；況聖天子有百靈擁護，臨陣交鋒，包管元帥絕處逢生，不日又有一位女英雄到來，戰退苗蠻，功高日月。』王元帥道：『請問神聖那女英雄是誰？怎肯前來助我殺敵？』山神土地道：『元帥！天機秘密不可洩漏，此時也未便對你說，到了臨時，自有應驗。你看那邊苗兵蜂擁而來，快些迎接那女將軍前來相救，一戰成功，小聖去也！』說完化一陣清風而去。

王元帥舉目一看大驚道：『果然苗蠻猶如翻江倒海一般到來，嚇死我也！女將軍在那裏？快快來相救，』話猶未畢，豁然醒轉，原來是南柯一夢，驚得渾身是汗，提心吊胆道：『方才夢中所見，險些兒嚇死了我，雖然夢寐虛僞，倘若苗兵到來，與夢中一般光景，豈不令人胆怯？再說那山神到來指點，說甚交鋒之時，自有女將相助，却又含糊，不肯言明姓名，不知此夢是凶是吉？』

思念間，不覺東方大白，漸漸從晨曦中透出一輪紅日來，只見探子進帳報道：『帥爺在上，探子叩頭。』王元帥道：『罷了，我且問你，那苗蠻情形如何？離此還有多少路程，細細講來！』探子道：『回稟帥爺，苗兵約有五萬，離此琉璃山祇有五十餘里，看他們身上並無甲冑，都是蓬頭跣足，扒山過嶺，不須攀籐附葛，跳躍如飛，伏乞元帥不可輕視。』王元帥道：『知道了，再去打聽。』探子應聲退出。

王元帥傳命左右先鋒進見，一聲令下，就有兩員勇將進帳，齊拜說道：『帥爺在上，小將樊隆秦明，甲冑在身，不能全禮。』王元帥道：『將軍少禮，站立兩傍，且聽本帥吩咐。』二將同聲應是。王元帥道：『樊將軍！付你令旗一面，着帶領馬步軍五千，前去迎敵苗蠻，得能馬到成功，本帥自當奏明聖上，封妻蔭子。』又道：『秦將軍！付你令旗一面，率領馬步軍五千，前去夾攻苗匪，須要當心。』二將接了令旗，各各披掛上馬

，引兵前進。

正行之際，山中閃出一隊苗邦人馬，爲首一將，正是苗王麾下一個頭領，名喚東方勝，聞報中原差王子琴提兵到來征勦，不禁哈哈大笑道：『敢是他們活得不耐煩了，前來送死不成？孩子們！快看前面南兵殺奔前來，須要努力打他們一個頭陣。』苗兵一聲吶喊，漫山遍野，殺奔過來。

樊隆秦明抬頭一看，見那些苗兵蓬頭垢面，身高一丈以外。活像鬼怪一般，連忙站住陣脚，只聽東方勝大喝一聲道：『南蠻聽了，俺不殺無名之將，快快通過名來，取汝首級。』樊隆一聽，不由的雙眉倒豎，怒衝斗牛，拍馬上前，也不答話，舞動手中梅花槍，分心便刺。東方勝大怒，舞刀架住，喊一聲殺！那些苗兵蜂擁上前，把樊隆團團圍住，憑自己驍勇，左冲右突，終難殺出重圍。

秦明見勢不妙，連忙一馬當先，上來助戰，將手中一對鎚頭，上下翻飛，殺開一條血路，救出樊隆。東方勝怒道：『殺了半日，殺出一個替死鬼來了。』秦明喝道：『苗賊休得無禮，俺秦將軍特來擒你，看俺的傢伙。』說時一個泰山壓頂之勢，雙鎚齊下，東方勝不慌不忙，掄動大砍刀，架過一邊，一來一往，交鋒起來。無奈苗兵勢如潮湧，加着縱跳如飛，殺得秦明顧前不能顧後，料想難以取勝，將雙鎚賣一破綻，帶轉馬頭，敗回大營。

二將下馬，進帳參見元帥，稟道：『帥爺！苗蠻果然勇猛異常，末將見樊將軍抵敵不住，殺入重圍相救，誰知苗兵團團圍住，猶如鐵桶一般！樊將軍雖得逃生，末將又殺得大敗而回，伏望元帥恕罪。』王元帥道：『勝負乃兵家常事，將軍休得掛懷，只恐乘勝追來，如何是好？』秦明道：『請元帥放心便了，苗兵若來追趕，有小將等保護，快請帥爺上馬，小將等盡力斷後。』王元帥大驚失色，沒奈何跨上雕鞍，催動人馬，落荒而走。

第二十二回　山　寨

你道這位女將軍是誰？書中却要交代明白，原來是萬松山寨主甘賽花，江西吉安府龍泉縣人，他父親甘霖，武舉出身，曾任潼關總兵之職，因與奸臣史樸作對，譏奏他父親尅減軍粮，朝廷聽信讒言，傳旨錦衣校尉，押解進京，斬首西郊，妻孥一律問罪。這位甘賽花小姐，自伏武藝高强，和他母親投奔雲南，想到母舅家中權爲就擱，誰知母舅與舅母相繼去世，房屋又遭火災，母女二人流落異鄉，竟無棲身之處！不料走在路上，又遇見了一班强盜，見賽花小姐姿色美麗，思量搶回去做一位壓寨夫人，惱了賽花，拔刀殺死了十來個强盜，衆强盜眼看賽花本領超羣，跪地求饒，奉爲山中女寨主。

甘賽花做了寨主，頒下一令，一不許搶劫貧商孤客，二不許擾害窮苦良民，三不許妄傷人命，四不許酗酒橫行，那些嘍囉自經約束之後，三載以來，與地方上相安無事，故而山雄寨固，人馬頻增，眞個有細柳之風，不是黃巾陋習。

這一日甘賽花獨坐寨中，想起：『昨夜三更時分，得了一夢，夢見一位蒼髯老者，自稱琉璃山山神，今有天朝元帥王子琴，領兵到此，征勦苗蠻，不能抵敵，竟殺得大敗虧輸，明日苗兵追至此間，王子琴生還無望，命奴家帶同嘍囉，下山相救，方能成就姻緣之分，奴家正欲問他，不道化作一陣清風而去，及至醒來，異香滿室，莫非山神到來指點奴家，不該山林落草，當將終身許配與王元帥不成？想那苗匪十分强悍，只宜智取，不可力敵，已令嘍囉在山前掘一陷人坑，又吩咐數十名頭目，帶領衆嘍囉用計誘引苗兵，一鼓成擒，那王元帥自有奴家相救。』於是喚過丫環，取了兩口綉鸞刀，牽來一匹桃花馬，賽花飛身上了馬背，緩轡下山。

這時王元帥飛馬已到山前，抬頭一看，前有崇山峻嶺，後有苗匪追兵，雖有樊隆秦明二將斷後，只怕難以對敵，坐在馬上嘆道：『今日天亡我也！』這一聲喊，說也離奇！早被賽花小姐聽得，手中捧定雙刀，輕啓朱唇問道：『來的莫非王元帥麼？』王子琴道：『正是下官。』賽花道：『元帥不必驚慌，先請上山歇息，待奴家殺退苗蠻，再來相見。』王子琴喘息始定，連連說道：『如此甚好。』說着加緊一鞭，縱馬上山，自有嘍囉在前引導，子琴心想：『山神果然靈感，今日若沒有這位女將相救，難逃虎口。』到了山寨之中，下馬歇息。

再說，甘賽花救了王子琴，催馬來到三叉路口，只見那些敗兵，個個偃旗息鼓，飛奔而來，就是幾員馬上

將官，也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忙吩咐手下嘍囉，招留敗兵在山中屯扎，一個叫他們迎敵，却不許上前，只許退後。衆嘍囉各執傢伙，一字兒排開，攔住去路。東方勝怒道：『你們這些狗强盜，是那裏來的？俺們要追趕南蠻，擅敢大胆擋住去路。』話猶未畢，將刀使了一個盤旋，量天切菜般砍來。衆嘍囉並不招架，吶喊一聲，四散奔逃。東方勝喝令苗兵緊緊追趕，誰知嘍囉們佯輸詐敗，把那些苗兵誘近陷坑，甘賽花卽從山拗裏突然殺出，嘍囉們奮勇助戰，可憐那些苗兵無處逃生，一個個跌落在陷人坑中，任你哀號求饒，嘍囉怎肯容情，搬運泥土，頃刻間將丈餘深的陷坑塡滿，把那些苗兵生生地活埋。

其餘苗兵見同伴中計，抱頭逃回，此長彼短，告訴了東方勝。東方勝怒上心頭，提刀拍馬過來，喝道：『吠！俺們與南蠻交戰，和你們風馬牛不相涉爲甚用了詭計，傷俺無數有名頭目？俺東方勝在此，快來刀下領死。』甘賽花舞動雙刀，迎住道：『苗蠻休得出口傷人。』東方勝道：『你這蠻婆，有多大的本領，敢來與俺對敵？』言已一刀劈下。

一來一往，戰了三十餘回合，甘賽花畢竟是女將，早已香汗淋漓，勢將敗下，恰好樊隆秦明趕到，躍馬上前助戰，三人併力廝殺，好不利害！東方勝知難取勝，思量逃遁，却又脫身不得，一個措手不及，被嘍囉撓勾搭住，翻身落馬，生擒活捉，二位先鋒又將那些餘剩的苗兵，亂砍亂斬，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甘賽花道：『請問二位將軍，貴姓大名？』樊隆秦明同道：『不瞞女將軍說，俺乃王元帥麾下左先鋒樊隆，右先鋒秦明便是，若無女將軍設計相救，險些性命難保。』甘賽花道：『說那裏話來，方才奴家若非二位將軍助戰，決難取勝，今喜併力同心，殲滅苗匪，眞乃萬分之幸，請二位將軍同至寨中，暫息鞍馬之勞，盤桓數日，然後奏凱班師，尚未爲晚。』二將道：『蒙女將軍一番美情，敢不從命，只是攪擾，心甚不安。』

彼此謙遜上山，到得寨前，相將下馬進寨，王元帥致謝了相救之意，只才見禮坐定。王元帥道：『請問女將軍仙鄉何處？府上還有何人？爲甚隱跡山中？下官邂逅相逢，未能深悉，請道其詳！』甘賽花臉泛桃紅，答道：『元帥不嫌絮煩，奴家自當詳述身世。』王元帥道：『請女將軍講來。』

甘賽花道：『奴家籍貫江西龍泉縣，先父甘霖，曾任潼關總鎮，被奸臣史僕所害，斬首西郊，又要拿問家

屬，不得已離了故土，投奔他鄉，鰥鰥母女，孤苦無依，行至此間，忽逢草寇，被奴家殺敗，做了山寨之主。兵到此，也因史樸設心不善，在駕前保奏征苗，想下官乃是一介文臣，怎知行軍大事？幸逢小姐仗義相救，履險如夷，待下官回朝，當將小姐的功勞，奏達聖上。』

甘賽花道：『元帥！奴家乃漏網之魚，焉想出頭之日；況史樸威權頗大，怎肯容得奴家，更兼奴家懷抱大仇，立志還要除奸。』王元帥道：『請小姐不必愁煩，善惡到頭，終有報應，只爭來早與來遲罷了！』閒話之間，甘賽花吩咐嘍囉道：『今日元帥虎駕到此，實爲蓬蓽增輝，速備盛筵伺候，大小三軍款留酒飯，不可簡慢。』嘍囉應聲退出。王元帥道：『小姐！軍營頗多供給，不必費心。』甘賽花道：『元帥！略表敬意，不消客氣。』說時又道：『嘍囉們！把東方勝暫吊松林，候宴畢時，再行發落。』少頃擺上華宴，開懷暢飲。

第二十三回　許　親

甘賽花的母親顏氏，自先相公被史賊陷害之後，鬱鬱寡歡，雖然自己女兒在萬松山做了一山之主，不受饑寒之苦，蹉跎歲月，終非了局，撫今追昔，更加愁上添愁。恰好紅桃送茶進房，含笑說道：『夫人！茶在這裏。』顏氏夫人道：『放下了。你可知曉，今日草堂中大排宴席，小姐款待的是何等之客？』紅桃道：『這些賓客，據丫頭看來，不像是別的山頭的草寇，都是器宇軒昂，品格高尚之輩，傳杯弄盞，吃得甚是有興，我家小姐陪在一旁，酒也一口不喝。』

顏氏夫人聽了，大爲不滿，咕噥着道：『可笑女兒如此沒有見識，今日竟脫却了閨門體統，只怕嘍囉們瞧見了，暗裏忍不住好笑，不來陪伴我親生母，反教我好生寂寞！』紅桃道：『對呀！小姐只管陪了他們喝酒，倒冷落了你夫人，那末勸夫人也不要動氣，到不如丫頭唱一齣崑腔，給夫人解解悶，好不好？』顏氏夫人道：『你怎麼會唱崑腔？』紅桃道：『不瞞夫人說，是厨房裏司務活時遷教的。』顏氏夫人道：『此時趁我無聊，

你且唱來我聽聽。』紅桃道：『不過有些上場渾，唱得不大好。』顏氏夫人道：『不妨，你不要害羞，就唱得出口了。』紅桃這才唱道：『緩步金蓮，行到畫堂前，手執着銀燈，身靠着書桌，叫聲郎！你聽妾言，如此風清月冷，你爲何不去眠，獨自一個兒，孤孤棲棲把文字來念？那能夠一時兒的工夫，就得中了三元？』唱完問道：『夫人！丫頭唱得好不好？』顏氏夫人道：『倒也唱得甚好！』紅桃道：『夫人聽得歡喜，讓丫頭再唱一首。』顏氏夫人點頭稱好！

紅桃正要唱下去，賽花小姐來了，萬福道：『母親！女兒來陪伴你了。』顏氏夫人道：『你且坐下，我要問你，今日款待的是何方貴客？』賽花道：『他們是奉旨提兵到此，特來征剿苗蠻的，只因主帥未諳軍法，大敗而逃，幸虧女孩兒帶領嘍囉下山相救，力退苗兵，故而相請他們進寨，設筵款待。』顏氏夫人道：『既是官兵到此，理盡地主之情，只是你在座相陪，覺得有些旁觀不雅。』賽花自知理屈，靦覥答道：『是！女兒知罪了。』

顏氏夫人道：『做娘的還要對你講，你的父親雖然是個武職，威名頗振，你也該遵守大家體統，豈可玷辱祖先？如今在此落草，無非一時權宜之計，葉落歸根，總要轉返家園，爲甚你今日如此情重，忘却了羞慚，與他們同桌飲酒？』賽花道：『母親！並非女孩兒不避嫌疑，只因主帥乃是朝廷的命官，既到寨中，不得不曲盡其禮，就是女兒下山去解圍，也無先見之明，不過夢中受神明所託，冒險下山。』顏氏夫人道：『住了，你說夢中所托，特地下山去殺退苗兵，到底山神對你說些什麼？』

賽花粉面上紅了一紅，答道：『母親！那山神對女孩兒說，今有大朝元帥王子琴提兵到此，征剿苗蠻，不能取勝，倘被苗兵追到此間，必無生路，命女兒務必下山相救。』顏氏夫人道：『山神是這般囑託於你，可還有什麼言語？』賽花道：『話便還有一句，只是羞人答答，女孩兒也不好啓口。』顏氏夫人道：『我和你情關母女，在做娘的面前，有什麼藏頭露尾起來？快些說與我知道！』賽花小姐低倒了頭，只是不語。

顏氏夫人雖不解千金之意，然而察言觀色，不外乎婚姻大事，只得重新問道：『我兒！說話不明，猶如昏鏡，快快的說，莫教做娘的心焦。』賽花被逼不過，勉强說道：『可笑山神說話兀突，還帶着一些譏諷，他說

快到山下去救王元帥，不要錯過了千里姻緣，女孩兒以爲山神戲言，欲待責備他，却又不敢。』顏氏夫人道：『我兒！你爲甚聰明一世，懵懂一時，難道山神與你戲謔不成？自古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或許你與王元帥夙有姻緣之分，也未可知！況且你年已長大，尚未聯姻，既蒙神明指示，諒非子虛，趁此機會，待做娘的出去，看一看王元帥的品貌如何？果然人才出衆，便將言語打動他便了。』紅桃道：『夫人這倒不差，小姐自家是不便啓口的，只好夫人出去當面許親，不怕王元帥不答應，難道小姐救了他的性命，回絕親事，於理上也說不過去呵！』顏氏夫人道：『不要你從中多嘴，快隨我出去。』紅桃連忙答應，扶了夫人出來。

到了外邊，紅桃是個有名的快嘴丫頭，高聲說道：『夫人出來，要見見王元帥。』王子琴聞言，忙不迭站起身來，打發兩位先鋒回營，將衣冠整了一整，鞠躬含笑道：『下官在此，還未請安，反勞夫人出堂賜顧，望乞海涵。』顏氏夫人道：『難得貴人踹賤地，頓使陋室增光，老身見禮了。』王子琴道：『下官也有一禮。』顏氏夫人道：『元帥請坐。』王子琴道：『同坐，請問夫人，方才這位女將軍，莫非就是令愛麼？』顏氏夫人道：『正是小女。』王子琴道：『不愧將門之後，智勇雙全，今日下官若無令愛相救，險遭非命，可惜小姐有了這般武藝，竟埋沒此山！』

顏氏夫人微嘆道：『不瞞元帥講，老身屢欲轉返家園，慮只慮史樸聞悉，又要平地風波。加之海樣寃仇未報，只得含悲忍痛，暫住這萬松山上，此事諒元帥不知，說起之時，令人腸斷！』王子琴道：『夫人！甘老將軍被奸臣陷害情由，令愛已與下官道及，請免愁煩，且待下官回朝之日，請旨恩赦回府便了。』顏氏夫人道：『這事足感盛情，但老身還有一言告稟。』王子琴道：『請教夫人有何台諭？』顏氏夫人道：『元帥！實不相瞞，老身惟有一女，蹉跎至今，尚未對親，因此上欲將小女兒終身，托與元帥，幸勿推却。』王子琴道：『承蒙夫人不棄，本該從命，怎奈一無父母之命，二無媒妁之言，下官不敢擅專作主。』

顏氏夫人道：『元帥！只求金諾，紅絲一縷，便可牢牢繫住，尊府兩位大人那邊，只要元帥榮歸之後，將情稟告，日後再央媒議親。』王子琴道：『但是還有一說，下官現有前妻，豈可褻瀆了貴千金？』顏氏夫人道：『元帥！這到不妨，小女蒲柳弱質，理應做元帥的偏房。』王子琴道：『啊呀呀！夫人言重了，如此說來，

只得謹依台命，但客中無物，僅有隨身帶的玉燕一枚，聊定三生之約，伏祈鑒納。』說着雙手遞過。

顏氏夫人接在手中，仔細一看，連聲稱妙道：『此是前漢雌雄燕，確係無價之寶，曾記先慈把雌燕付我，現給小女收藏，却不料這枚雄燕，竟在元帥之手，失散多年，不得成雙，今日不期雌雄會合，可說得鳳求凰了！』說着又道：『紅桃！你到小姐那邊去取這雌燕出來，付與元帥，成爲配偶。』紅桃說聲曉得，三脚兩步走到香房中，問小姐要了雌燕，送與元帥。王子琴收在懷中，起身告辭回京，顏氏夫人再三款留不住，傳令三軍起馬，得勝回朝。

第二十四回　激　憤

廣東有個叫做葛鵬的，表字天飛，楚雄府定邊縣人，他父親名喚思誠，做過一任廣東布政使，母親史氏，就是史樸之妹，他靠了母舅的勢燄，橫行不法，無所不爲，妻子孫氏，十分賢淑，常勸他不要閑蕩，勤讀詩書，他那裏受得慣這樣拘束，念了幾天書，登時害起病來，好在他家財富足，又是當朝宰相的外甥，現任官員，那一個不拍馬奉承，故而他終朝遊山玩水，問柳尋花，再也不想幹一些正業。

有一天，史樸寄了一封信來，叫他進京做官，他不禁自言自語道：『我從小死掉了爺，虧我的娘撫養長大，史府從未去過，母舅的面長面短，也不知曉，那曉母舅掛念我，特地打發人來，寄信給我，命我到京裏去走一廻，無非想提拔我做官，爲國效力，母親見信之後，歡喜異常，妻子尤其快活，婆媳雙雙，將我攛掇，莫把機會錯過了，此去必定官運亨通，我聽了一時心癢難抓，有所說：「朝內無人莫做官。」我有母舅照應。穩穩步步高陞，因此催促母親，寫了回信，備了盤費，不辭路途辛苦，滔滔前進，只是坐在船上，沿途景象蕭條，令人難受！』

說着又問道：『這裏是什麼所在了？』家人忙去問船夥，船夥道：『這裏是曲江了，若遇夏秋天氣，風狂水大，烟霧迷茫，極其危險，現在交了冬令，我們行船到也安穩，前面是萬松山，到了那邊，就要起岸了，只

是山路崎嶇，須要備了車馬，方好行走。』家人道：『我到要問一聲你，這所在那裏有車馬？』船夥道：『管家！雖則是荒山僻野，到那邊終有幾間茅屋，他們都是靠車馬度日，只要對他說了，自然會得整備。』家人聽了，進艙回覆了主人。葛天飛沉吟道：『在家何等安樂？誰知出外要這樣的艱難，實在吃不慣這苦楚，若不是看在做官分上，立刻就要回去。』想到這裏，露着一面孔不高興的樣子。

旁邊站的連科，最是伶俐乖巧，喚道：『大爺！如果嫌此寂寞，到不如喝幾杯燒酒，況且天色又冷，既可遣興，又可陶情。』葛天飛雙手一鼓道：『好極好極！酒能消愁，不知菜蔬可有？』連科道：『金華火腿，甯波鯊魚，天津松花，蘇州腐皮，樣樣俱有。』葛天飛道：『快去拿出來，讓我大爺獨樂消遣。』連科說聲曉得，連忙喚過雙喜，幫同搬出四個碟子來，雙喜滿滿的斟了一杯酒，左右伺候。

葛天飛擎起了酒杯，洋洋得意，向窗外看了一看，說道：『我大爺看這天氣，恐防下雪。』連科道：『大爺！你眞懂得天文的，這時冷氣逼人，寒風徹骨，看起來要下一場大雪哩！』雙喜捧着酒壺，也道：『想大爺在府裏，到了落雪時候，喚我們捧雪烹茶，還要在庭前堆塑雪觀音，有時酒後高興，揮毫吟詩，好不有趣！』葛天飛道：『哈哈哈！眞正說話引話，記得舊年冬裏，有一天下着大雪，我大爺做了一首雪詩，想起來非常得意。』連科雙喜同道：『請大爺念給我們聽聽。』

葛天飛道：『我這首詩是：「今朝天氣黑，落下無數雪；白狗身上肥，黑狗身上白。」你們聽了。做得好不好？』連科道：『大爺詩是做得好的。還須增減增減。』葛天飛道：『這樣好詩，增減則甚？』連科道：『大爺若講要做好詩，總要尋李太白的騎馬骨吃了。吟起詩來，才有仙句，只怕大爺吃了李太白的肋膨骨，所以必須增減。』葛天飛道：『如何增法？』連科道：『非要將大爺的屁眼增滿，那末屁就不放了。』葛天飛怒道：『狗才！胆敢得罪大爺，撒野已極。』說完揮拳就打。嚇得連科胆戰心驚，卽忙跪下求饒，雙喜也跪在一旁苦勸。

正在艙中喧鬧，只聽船夥報道：『管家！船已到岸了，快些稟與大爺知道，天就要夜下來了，快請上岸，找尋客寓，以便安歇。』連科一面答應，一面說道：『大爺！請暫息雷霆之怒，船已到岸，要端整上岸了。』

葛天飛道：『氣死我了！今日造化了你，快些開發船錢，叫船家將行李箱籠，搬上岸去，再喚車馬。』一聲吩咐，頓時手忙脚亂，搬的搬，運的運，忙了個不亦樂乎。

雙喜道：『大爺！船錢開發了，行李也搬上岸了，請大爺登岸罷！』葛天飛道：『你們快來，扶我一扶。』連科雙喜將他扶起，從一條狹狹的跳板，緩步上岸，家僮們挑了行李，一路行來。葛天飛道：『這裏周圍都是崇山峻嶺，並無鷄犬桑麻，到底是什麼所在？你們慢些走，快些放下了行李，去叫兩匹好馬，喚兩乘車子，讓我大爺坐穩了，向前趕路。』連科答應着，去叫喚車馬去了。一行主僕，正想前走，頭上烏鴉亂叫，衆家僮道：『大爺！頭上老鴉叫，小心一些才好！』葛天飛冷笑道：『有我大爺在此，百無禁忌。』說着催促家童前走。忽然天空中飄起雪來，渾似一片一片鵝毛般，衆家童道：『大爺！這樣的大雪，須要躲一躲哩！』葛天飛道：『既如此，我們就在松林內，躲避一回便了。』

再說萬松山上一班頭目，見天降瑞雪，大家一團高興，稟明了賽花小姐，都到山前觀玩雪景，湊巧葛鵬主僕到松林中躲雪，並有許多行囊物件，擄在路旁，不覺滿心歡喜，悄沒聲道：『夥計！如此大雪，再不道有好買賣送上門來，我們趕快上去搶他娘的。』說着大家洒開飛毛腿，踏雪而來。行到松林之外，喝道：『呔！你們這班該死的狗頭，快把買路錢送來，饒汝性命。』

葛天飛不聽猶可，聽了之時，鬼火直冒，劈口罵道：『你們這班瘟强盜，白晝强搶人家財帛，天也沒有箸帽大了，如果你們却了我葛大爺的行李，只怕轉眼就要碎屍萬段。』那些頭目，大半天不怕地不怕的，怎會怕他？厲聲道：『大胆的王八蛋，你若善言求告，俺這裏取你一半，如此毒口傷人，出言無禮，不如抓他上山去，候寨主人發落。』其餘的隨聲附和道：『不錯，抓他上山去。』一聲吆喝，亮刀在手，蜂擁奔來，嚇得衆家僮四散逃走，葛天飛跌倒在雪裏，任一班强盜渾身綁縛，連所有的行李箱籠，一古腦兒却上山去。

第二十五回　思　認

葛天飛被那班頭目簇擁了，押解上山。自有值殿嘍囉，敲動雲板，賽花小姐披掛升殿，衆頭目上前稟道：『啓稟寨主，我等踏雪下山，正想遊玩，不意有一壯年漢子，同了幾個跟隨，在松林中躲雪，帶着許多行李，本待遵依寨主之命，均分釋放，因他口出狂言，辱罵寨主，我等大怒爲此帶上山來，請令定奪。』賽花道：『既是這等倔强，抓他進來審訊。』頭目答應，到外面，把葛天飛推推搡搡押到殿上，逼他雙膝跪下。

葛天飛原是嬌生慣養的子弟，平日只有自己呵喝人，現在被頭目們呵喝幾乎胸脯都氣破了，瞪着眼道：『不怕死的瘟强盜，胆敢把我葛大爺如此作弄，眞正天翻地覆了！』賽花小姐怒道：『你這匹夫何方人氏？作甚生意？怎的不辨賢愚，狂言辱罵？可知本寨例有成規，並非濫却傷人，你將實言供上，或可給還行李，休得這等倔强。』葛天飛道：『你們既講情理，我就對你實說。』賽花小姐道：『容你講來！』

葛天飛道：『我乃楚雄府定邊縣人，姓葛，閥閱家風，四海盡曉。』賽花小姐道：『你叫什麼名字？』葛天飛道：『單名一個鵬字，別號天飛，用現銀捐了一個通判。』賽花小姐道：『你父親做過官沒有？』葛天飛道：『先父曾任廣東布政使，年交天命，他就嗚呼哀哉了。』賽花小姐道：『你母親是什麼氏？』葛天飛道：『母親史氏，因母舅在朝爲官，故而聲名浩大。』賽花小姐喝道：『住了，你母舅叫甚名字？』葛天飛道：『如果說出來，連你們這班瘟强盜，嚇得屁滾尿流。』說時將頸項伸了一伸，做出傲慢的樣子。

賽花小姐道：『不必多言，快講！』葛天飛道：『我母舅便是執掌朝綱的史樸，朝內朝外的文武百官，無不孝敬，勢燄通天，你們聽了，膽子有些寒嗎？』賽花小姐道：『原來史樸這奸賊，就是你的母舅，你如今要到那裏去？』葛天飛道：『不瞞你女强盜說，我只爲從小死了爺，母舅之面，從未見過，多承母舅掛念我，差人寄信到來，叫我進京去做官，爭奈天不做美，中途雪阻，可恨衆嘍囉把我抓上山來，家僮嚇散，勸你們趕緊排出筵席，消消我心頭之氣，還有一句好話，對你女强盜說，我看你花容月貌，是一個十足的俊俏人物，不如今宵與我成爲夫婦，銷金帳裏，春風一度，待我帶你進京，母舅一定歡喜，那時富貴雙全，勝如山中做個强盜婆了。』

賽花小姐聽他一派胡言，不由的芳心大怒，拔出腰間的佩劍，罵道：『我把你這該死的匹夫，你仗了史賊

的權勢，將本寨主如此藐視，這還了得，我就割下你的頭顱，看你還敢口出狂言。』葛天飛見賽花小姐柳眉倒豎，杏眼圓睜，頓時筋酥骨軟，倒在地上，口中不住的叫喊救命！

這時驚動了顏氏夫人，連忙走到蓮花帳中，用言相勸道：『我兒！爲甚這等發惱？你且說與做娘的知道。』賽花小姐道：『母親有所不知，這廝就是奸賊史樸的外甥，今日在山前經過，被衆頭目擄上山頭，女兒用善言勸他，不道他仗了史賊勢燄，竟把穢鄙之言，侮辱女兒，其情難恕，其理難容，不殺這匹夫，難消心頭怒火。』

顏氏夫人道：『我兒！不可如此固執，凡事須要三思，自古說：「螻蟻尚且貪生。」從寬饒恕了他，勝造七級浮屠。』葛天飛道：『好啊！老太婆的幾句說話，十分有理，請你女强盜看我母舅金面，快將行李交出，待我冲風冒雪進京，留得人情在，日後好相逢。』顏氏夫人也道：『我兒看我做娘分上，放他去罷！』賽花小姐不依道：『並不是女兒不遵母親之命，要曉得容情不舉手，舉手不容情，倘若放他去了，分明縱虎歸山，他到了京中，將情由告訴他的母舅，他母舅必然聽信他，提兵到此胡爲，豈非反而受害無窮？』顏氏夫人聞言，便默然無語了。

賽花小姐將劍納入鞘中，說道：『如今母親既這般勸解，女兒也不得不敬遵慈命，只是造化了這匹夫，頭目們！把這廝緊緊的再綑縛起來，擄去投在湖中，留他一個全屍罷。』衆頭目一聲答應。葛天飛雙手亂搖道：『且慢，女將軍女菩薩！可曉得我家中還有親生娘，家主婆，你們饒了我的狗命吧！』賽花小姐道：『如今饒你不得。』衆頭目道：『不必多講，我們扛着他撩掉就是了。』說着不由分說，把葛天飛四馬攢蹄綑起，扛到山下，憑你葛天飛喊破喉嚨，祇做沒有聽見，將他投入湖心，可憐葛天飛在水中冒了幾冒，頓遭滅頂。

衆頭目回山覆命，賽花小姐道：『你們把這廝箱籠打開，查點內有多少財帛？多少物件？』衆頭目將箱籠打開，查點完畢，稟道：『箱中俱是金銀古玩衣服等物，描金拜匣之內，還有書信一封。』賽花小姐道：『既有書信，取來我看。』頭目忙將書信呈上。

賽花小姐接過書信，忖道：『不知信內寫些什麼？待我看來！』遂將書信拆開，鳳目觀瞧，看罷一遍，不

覺心頭歡喜萬分，含笑說道：『母親！女兒有話告稟。』顏氏夫人道：『有話對做娘的說來。』賽花小姐道：『這封書信，乃是葛鵬的母親寫與奸賊史樸的，他們是同胞兄妹，情關手足，故而寄信進京，重託奸賊，照應外甥，出仕皇家，此書即是憑據，女兒意欲改扮男裝。』顏氏夫人道：『是何緣故？』賽花小姐道：『多只爲父仇未報，這是女兒將計就計之策。』

顏氏夫人聽他說要報復父仇，忙問道：『我兒有何妙算？』賽花小姐道：『且待天晴雪霽，女兒帶了幾個心腹嘍囉，與母親同往京都，待女兒扮作葛鵬模樣，投奔相府送信，奸賊見是外甥到了，定然另眼看待，不疑我是假冒的了。』顏氏夫人道：『我兒此計好雖好，倘若被他看出破綻，不就糟了。』賽花小姐道：『這倒不妨，只須隨機應變，不會敗露的，但得一朝權在手，誓必滅此奸賊。』顏氏夫人道：『若得如此，便有報仇之日了。』母女商量定當，即日預備行裝，就要動身進京。

第二十六回　諂奸

萬松山頭目中有一出山虎晁虹，智勇兼備，本是山中寨主，後來賽花小姐上山，退爲大頭目，現在聽說賽花小姐要進京報仇，暗自沉吟道：『自從甘小姐上山以來，調度有方，法令森嚴，俺等無不心悅誠服，誰知甘小姐見了葛鵬書信，竟要棄撇山林，到京中去報復父仇，方纔傳令出來，今日就要動身，爲此邀同夥伴，在此伺候。』於是喚齊一班頭目，同到大寨中來。

不多一回，甘賽花面帶笑容，端坐蓮花帳上，言道：『爾等聽了，奴家在此落草，爲因避難起見，辱承爾等協力相助，光陰迅速，屈指數載，因奴家父仇未報，至今耿耿在心，寢寐不安，今日天已放晴，就要動身進京，不能與爾等盤桓了。』晁虹等道：『寨主既已行色匆匆，俺等也不敢屈留，但恐路途迢迢，乏人伺候，倘蒙不棄，請寨主揀選數人，願效犬馬之勞。』賽花小姐道：『若得如此，足感盛情，晁虹吳勇爲人向來精細，孫孫興趙覇二人，力大無窮，就着你們四人隨我前去。』四人好不高興！

賽花小姐又問道：『奴家還要請問衆位將軍，我去之後，你們作何行止？』衆頭目道：『回稟寨主，俺等想涼亭雖好，終非久戀之鄉，寨主去後，也不要做這買賣了，大家散夥，各謀衣食，只求飽暖度日，再說在此做强盜，也沒有什麼好處？自古道：「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到不如到處爲家，圖個快活的好。』賽花小姐連連稱妙道：『爾等既有這棄邪歸正之心，實屬難得！且喜寨中尚有花銀餘剩，給爾等均勻分派，作爲盤費，另圖生計便了。』衆頭目謝了寨主，將寨中存銀分派，收拾行囊，各自歡天喜地，叩別而去。

當下賽花小姐回轉香閨，玉手尖尖，開了葛天飛的箱子，取出一套簇新衣服，一副靴帽，對鏡更換好了，搖搖擺擺出外。顏氏夫人一看，禁不住噗的笑將出來，說道：『我兒！倒虧你扮得這般相像！』賽花小姐道：『不是女兒作此輕狂之態，無非想遮人耳目，不如此喬裝改扮，焉能混入史府，但不知母親看女兒果眞像一個男子？』顏氏夫人道：『果然像得很，而且品貌端方，不愧潘安再世，宋玉復生，只是一樣大大的不像。』賽花小姐驚問道：『母親！那一樣不像？』顏氏夫人一指道：『你這耳上的金環，若不取下，豈不是破綻？』賽花小姐用手一摸，說道：『這是女兒忙中有錯，待我取下就是了。』

這時紅桃過來，稟道：『小姐！舖蓋行李，我與春梅兩個，端整舒齊，要不要發出去？』賽花小姐道：『既已齊備，你們搬到外邊，喚晁頭目備辦轎三乘，駿馬一匹，把行囊裝好伺候。』紅桃忙不迭將行李，逐件發出，交給晁虹，然後說道：『晁頭目！小姐吩咐，速雇轎馬，立刻起程。』晁虹道：『紅桃姐！你去對小姐說，轎馬俱已雇就，我等在此守候多時了。』紅桃聽了，進來回覆千金。賽花小姐款步出外，兩個丫頭扶了顏氏夫人，晁虹將銀鬃馬帶過，賽花跨上雕鞍，顏氏夫人與紅桃春梅坐轎，四個頭目肩挑行李，一行下山而來。

正是三春天氣，風光分外鮮明，走在路上，看不盡景緻，故而絲毫不覺辛苦。那一天到了京都，果然帝闕繁華，不同凡響，正是：

紅樓翠館笙歌沸，柳陌花街蘭麝香。

賽花小姐即令晁虹找尋客寓，晁虹去不多時，即來回覆道：『小姐！寓所已經尋好，在萬安橋下，離此不遠，請小姐再行幾步就到了。』賽花小姐道：『甚好，我還有一言叮囑你們，自今以後，不可如此稱呼，稱我

一聲大爺便了，到了寓所，你與吳勇俱要扮作家人模樣，隨我到史府中去，孫興趙覇在寓中照應。』四頭目唯唯答應。當下行不多路，已到寓所，各自歇息。

再說史樸，表字懷古，廣東潮州府海陽縣人，兩榜出身，現任文華殿大學士，夫人柳氏，生有一子，早已夭殤，夫婦年逾耳順，膝下一無所有，故而想起外甥葛天飛，從未見面，於是差人寄了一封信去，叫他趕速進京，這是史樸的打算：『如果外甥人材出衆，把他繼作螟蛉，以爲暮年之靠。』誰知寄信之後，忽忽多日，尚不見外甥到來，心中不免掛念道：『想我甥兒，甫離襁褓，他父親患病身死，遺下孤兒寡婦，倍嘗伶仃之苦，加之路途窵遠，不能常通音信，如今甥兒年已長成，定卜一表人才；因此命他進京，晨夕盤桓，慰我夫婦寂寞，不想他中途被阻，至今未來，使老夫每日牽挂在心。』

正在想念之間，虞侯報道：『啓稟相爺，廣東葛大爺到了，差來的家丁說，大爺初次到京，不敢冒犯，先有書子呈上。』史樸轉憂爲喜道：『哈哈哈！莫非甥兒來了？取書過來！』虞侯忙將一幅書箋送上。史樸接過，從頭至尾，看了一遍，掀髯大快道：『此信果是賢妹所寫，許久不見，筆法更端莊了，快請葛大爺進見。』虞侯遵命。

甘賽花聞說有請，緩步從容，來到廳上，史樸遠遠望見，連忙座上抬身，因爲初次相逢，要看一個眞切，賽花小姐趕上一步，雙膝跪下行禮。史樸樂得遍體輕鬆，用手扶住道：『甥兒！路途辛苦，何必行此大禮？愚舅只因未曾見汝之面，所以時刻挂懷，今日得見賢甥，心中愉快，諒必令堂康健如恆，你且坐下了。』賽花道：『母舅在上，甥兒怎敢坐？』史樸道：『那有不坐之理，我看你相貌堂堂，定作國家棟樑，只是我還不知你功名有否成就？』言下，含着滿面的笑容。

賽花道：『告稟母舅，甥兒自幼喪父，幸賴萱堂撫育，祇知愛惜如珍寶，捨不得甥兒芸窗刻苦，以致蹉跎歲月，就誤功名，今蒙母舅相召，只是辜負了慈心。』史樸聽他談吐宛轉，喜上心來，笑道：『哈哈哈！學問值得什麼希罕？你要是做一個官，不是愚舅誇口，易如三指拾個田螺，只消化一些財帛，捐一官職，有我在朝，保管一月三遷，不難位列公卿。』賽花起身作揖道：『全仗母舅提攜。』史樸道：『情關甥舅，乃是我分內

之事，不消客套。』言談之間，家人送上茶來。

一盞茶罷，裏邊走出彩琴丫頭。說道：『相爺！夫人請葛大爺到內堂相見。』史樸又笑道：『哈哈哈！甥兒！你家舅母說，請你進去，我和你同到裏邊便了。』賽花小姐垂手應了一聲是！史樸大喜，攜了賽花小姐，春風滿面的踱到裏面，見過了柳氏夫人，將身坐下。柳氏夫人見外甥人才出衆，也是歡喜不置。那裏知道甘賽花冒認情由，以假作眞，吩咐厨房殺鷄宰鴨，款待這位西貝外甥，不在話下。

第二十七回　周　探

再說一枝蘭，爲因王子連屈打成招，幽禁縲絏，要想營救出監，所以當堂投到，願甘認罪，不料知縣楊蘊輝，非但不准釋放王子連，反道一枝蘭也是同黨，不容分辨，一併收在監中，心中好生着惱，咕噜着道：『幸喜俺平日把銀錢結交，那些禁卒都和俺相知，出入監牢，沒有管束，到還逍遙自在，只是二爺常動思鄉之念，終朝以淚洗面，叫俺看了，反而亂了方寸，不知拘禁獄中，何日才能出得監去？這還罷了，這幾天囊中乏鈔，沒有好的酒飯吃，却是難熬之事，不如趁此夜深人靜，到外邊去偷他娘一偷，拿到監中使用，暫救燃眉之急。』想定主意，起身往外就走。

幾個禁卒正在鬥牌，一眼看見一枝蘭要走出監去，連忙攔住道：『好漢！此時已交三鼓，怎麼不去睡覺，還要到那裏去？』一枝蘭道：『不瞞你們說，俺有了一些兒心事，再也睡不安穩，非要到外邊去散蕩散蕩不可。』禁卒道：『莫非好漢又想去發財嗎？』一枝蘭呵呵笑道：『休得取笑，俺去去就來，你們只管放心便了。』禁卒笑道：『誰不放心好漢？巴望你出去發財回來，讓我們沾些小惠。』說着仍鬥起牌來。

於是一枝蘭縱身上屋，越出牆外，向西行來，恰喜一輪皓月，照在當頭，他放開了步子，出了城關，將近關王廟外，眼前只見一人，急急忙忙的行走，背上還背着一個行囊，口中不住的嘆氣！一枝蘭看了，好生奇怪，即便啓口問道：『你這朋友唉聲嘆氣，要到那裏去？』那人道：『老哥！我本想進城，到監裏去探望恩人，

只爲乘航船風水不順，上岸已經黃昏時候，又是路陌生疏，尋不到客寓安身，只得借着月光，想尋一個所在，打個磕睡，候城門開了進去。』說着掉頭便走。

一枝蘭道：『且慢，你是那裏人？』那人道：『我是丹徒縣人。』一枝蘭道：『你恩人是那一個？』那人道：『對你說也沒有用，我要去了。』一枝蘭道：『你且對俺說明白，俺也有話對你講。』那人道：『好在這時四顧無人，我就對你說明白，也不妨事，若說我的恩人，就是丹徒王子連二爺，聞他被人陷害，收禁監牢。』一枝蘭道：『你怎樣知曉？』那人道：『老哥！他家有個老僕王興，把二爺受屈情由，告訴了我，想我曾經受了二爺恩惠，至今未報，因此搭船到南京來，欲到監中探望一番。』一枝蘭道：『原來如此，你到底姓甚名誰？』那人道：『你要問我姓名，索性對你說明白了罷，我是抱頭村上頗頗有名，那一個不知道我周二官，事母最孝。』

一枝蘭道：『原來你是孝子，這也難得，還要請問周二哥，那王府上的管家王興，怎麼不來探望二爺呢？』周二官道：『就是王二爺進場鄉試的時節，他來過的，不知王二爺是否進場？逗留南京，音信杳然，他家老太太望子心切，又打發王興到此，四處訪尋。那曉王二爺已經收監，到監裏去探望，方知賣圖露贓，遭了飛來橫禍，歸家稟告東君，老爺反恨二爺行爲不端，要逐出這穿窬之子，故而我想二爺日後出監，難以回轉家園，因爲我周二官受恩甚深，必須代二爺呈狀伸冤。』

一枝蘭道：『你想到那一個衙門去伸冤理枉？』周二官道：『不瞞你說，我已打聽明白，目下有一位操江大人要到，叫做葛青天，乃是宰相的外甥，祖籍廣東，爲官清正，此番我是拼了性命來的，憑他釘板利害，也要滾上一滾，總要伸冤，方纔安心。』一枝蘭道：『難得你如此好心，俺如今也老實對你說，你可知道王二爺的那幅鳳凰圖，是那裏來的？』周二官道：『是他祖上傳下來的。』一枝蘭道：『周二哥有所不知，並不是祖上傳下的，此圖是趙姓家藏之物，出於名工之手，價值連城，被俺偷盜到手，還有五百兩黃金，只因王通政家境清貧，忍餓吞飢，俺便將黃金圖畫相贈，免受飢寒之苦，不料二爺被拐，將畫出售，被趙建認出原物，人贓並獲，送官究辦，偏又遇了貪贓官，屈打成招，幽禁監中，俺聞知其事，好生不忍！當堂自首，想不到這縣官

十分可惡，仍不允釋放二爺，難得你不避風波到此，但願操江大老爺准了你的狀詞，超豁二爺之罪，雲開見日，俺替他代罪也甘心了。』

周二官聽他說完，說道：『這樣說起來，看你不出，要算最有義氣的賊伯伯了，到要請教你的尊姓大名哩？』一枝蘭道：『周二哥休得取笑，俺從來不肯說姓名的，只有一個渾名叫做一枝蘭，因俺在江湖上行走，最喜疎財仗義，所以頗爲有名。』周二官道：『爲什麼你沒有眞名眞姓？』一枝蘭道：『這是穿窬的秘訣，不能告訴人的。』說着又道：『說話之間，你看天色有些亮了，俺要回監去了，周二哥！你若到監中探望二爺，那監門上的使費，只要說是俺，他們便不向你需索了。』周二官大喜，和一枝蘭暫時作別。

仍說周二官循着長街前行，見城門已經開了，到飯舖裏吃早飯，仍舊負了行囊，來到監門跟首，站定身軀，抬頭一看，自言自語道：『監門上一個人沒有，待我來張張看，得罪你老伯伯，開一開！』禁卒道：『什麼人，在此大呼小叫？』周二官道：『老伯伯！我叫周二官，也是丹徒人，要來探望王二爺，和一枝蘭的。』禁卒道：『你就叫周二官嗎？』周二官道：『一點不差。』禁卒道：『既然是你，我們也不要你的使費了，進來吧！』將監門開了。

周二官踏進監牢，跟了禁卒，到蕭王殿上，看見一枝蘭鼻息呼呼，睡得正熟。王子連坐在一邊，雙眉緊蹙，淚落盈腮，不禁一陣心酸，叫聲道：『二爺！我周二探望來遲了。』子連道：『原來是周二哥，你怎麼曉得我在監中？』周二官道：『不瞞二爺說，都是王阿爹對我講的，我得了這個信息，痛不欲生，誰知你二爺在此身受飛災，日常挂牽，拋撇不下，爲此今日特地到來，但願你二爺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子連嘆道：『咳！周二哥，不幸我時乖運蹇，命中所招，如今縱然有口難辯，拼着一命歸陰的了。』說着撲簌簌的掉下淚來。

周二官道：『二爺！不要傷悲，操江大人不日就要到任，我聽見這位大人，鐵面無私，宛如龍圖再世，只要他一到南京，我去告狀，代二爺伸冤便了。』子連道：『蒙你這般好意，只是我無顏見你。』周二官道：『這是我知恩報恩，爲甚說這種話來？』子連道：『實不相瞞，自從我到南京之後，你家周福，我一時不能照顧，竟被拐子誘騙而去，四處找尋，並無下落，我因囊空如洗，把鳳凰圖變賣，又被趙府認贓陷窩，身禁囹圄，

疊遭顚沛，要這性命何用？』周二官道：『聽了你二爺這些說話，更加使我傷心了，若說我周阿福乖巧異常，雖然拐去，日後終能歸來，不在我周二心上，只是二爺書香子弟，功名要緊，豈可久禁監中，此番我周二來，拼性捨命，到操江衙門告狀，況且一枝蘭活口現在，不難水落石出，奉勸二爺不必顧慮，丟開愁腸，耳聽好消息就是了。』說完匆匆別了王子連，出監去了。

第二十八回　豁罪

甘賽花冒了葛鵬之名，投身相府，本待乘其機會，將史賊殺死，以報殺父之仇，怎奈羽翼衆多，一時不能下手？不料那老奸反以甥舅至親，屢在駕前保舉，數月之間，竟擢任操江之職，故而自己不覺亟然失笑道：『可笑他不辨眞僞，將奴家保舉爲封疆大吏，如今君命在身，只得把報仇二字，暫時忍耐，再作計較的了，且喜奴家前日出京之時，文武官員俱來相送，惟有王郎子琴，最爲親暱，他起初不知我喬裝情由，後來奴家告訴了他，方知道我有意弄這乾坤，他說事關重大，不可稍露形迹，待奴任滿之日，互相計議而行，我想此事若得王郎臂助，或可遂我除奸滅佞之願，也未可知！』

正在躊躇之際，旗牌跪下稟道：『大老爺！金陵合屬官員俱來迎接，候大老爺示下。』甘賽花道：『你去吩咐，請衆位老爺各自回衙理事，另日傳見。』旗牌答應着，轉身走出艙外道：『大老爺有命，請各位老爺回衙理事，另日傳見。』衆官員分道揚鑣，各自去了。甘賽花道：『到馬頭還有多少路？』旗牌答道：『稟大老爺，只有三里路了。』甘賽花道：『既如此，吩咐水手把船急急而行，一到碼頭，即要上岸。』旗牌奉命出外，督同水手，駕船前進。

不多片刻，船抵碼頭，三聲號炮，神鬼皆驚，排齊道子，伺候操江大人上了轎，鳴鑼喝道，簇擁而來。行至中途，在兩旁人叢中閃出一人，跪倒大人轎前，口中喊道：『大老爺救命呵！』旗牌喝道：『你是什麼人，這等大胆，快些走？』甘賽花道：『他既有冤枉，不許攔阻，收了他的狀詞，回衙發落。』旗牌只得把他頭上

頂的一張狀詞取過，押在轎後，到了衙門，排衙已畢，操江大人命將狀詞呈上，仔細覷看，見那狀詞上寫着道：

具狀人周二，爲挾仇陷竊，哀叩憲天詢豁事。竊某住居鎮江丹徒縣，乃一介貧民，向因連遭荒歉，苦于不能膳養老母，急欲殺子供奉，適有王通政之次子，狀元王子琴之胞弟，名王子連，聞得某家有悲泣之聲，即將銀兩，傾囊相贈，全家感戴，無恩可報。詎料王子連赴闈鄉試，所帶盤費箱籠，全被歹人拐騙一空，因無試費，乃以所剩鳳凰圖一幅，向趙宦典賣銀兩，聊作進場需用，不意惡宦認爲伊家贓物，輒將王子連送官究治，買囑縣尊，竟欲置之重典，竊思趙宦所認之贓，乃是義賊一枝蘭竊取在家，彼因深悉王宦貧窘，遂托言子琴在京專差寄送回府，以爲應用，後聞子連典圖受屈，即挺身投到，則與子連已屬無干，該縣竟以一枝蘭爲子連同黨，仍然監禁，非奸宦賄賂所通，奚至于此？竊某向受王姓厚恩，恨未報效，爲此瀝情奔叩憲轅，伏乞大老爺俯憐蟻命，立賜提案詢豁，則王子連所受不白之寃，從此可以開釋也，哀哀上具。

甘賽花看罷，不禁訝道：『好奇怪！看此狀詞，那被陷之子連既是王郎胞弟，顯係無辜受屈，但我想王子連，身入彀門，求取功名心切，一時賣畫也不爲奇，誰知趙宦憑贓物爲證，將他屈陷，全不顧及他父兄之面，若無義賊一枝蘭投案，難分皂白的了。』遂道：『過來！把原告周二帶上堂來！』一聲答應，有皂役稟道：『大老爺在上，周二當面。』周二官道：『大老爺！周二磕頭。』甘賽花道：『周二！那王子連被陷情由，本部院看你狀詞，業已明白，只是子連乃是鄉宦後裔，難道他家竟沒有人來伸寃叫屈，反要你到此呈狀，是何人主唆的？』

周二官道：『大老爺！小人雖是鄉愚之輩，却也懂得大體，本該王宦親來呈訴，只爲王通政性情耿介，痛恨王子連不圖功名上進，厠身竊盜，故而不許家丁探望，寧願父子分離，骨肉斷絕，那裏還有人到來，遞呈狀詞，因爲小人身受王子連恩惠，冒死伸寃，並無主唆。』甘賽花聽了，知是一篇實話，回顧左右道：『旗牌過來，付你令箭一枝，帶同周二，速往監中，調取王子連一枝蘭當堂回話，並傳該縣轅門伺候。』旗牌接了令箭

，那敢怠慢，帶了周二出轅，飛身上馬，到上元縣來。

須臾，到了上元縣衙門，風雷火電四名旗牌曉傳憲諭，知縣楊蘊輝聞悉其事，嚇得魂飛胆裂，立刻監中提出人犯，整頓衣冠，親自押解上轅。旗牌覆命道：『回稟大老爺，王子連一枝蘭都已帶到，知縣楊老爺也在外邊。』甘賽花道：『將王子連帶上堂來。』於是旗牌將子連帶進。子連跪下道：『大老爺在上，王子連叩頭。』甘賽花道：『容你抬起頭來。』子連沒奈何將頭抬起。

甘賽花凰目一看，與王郎面貌相若，便道：『本部院看你模樣，不失文人體統，爲甚作此鑽穴踰牆之事？你把偷竊趙宦情由，細細的供上來，若有半句虛言，可曉得本部院這裏刑法利害嗎？』王子連道：『小人的父親，曾爲通政，只因爲官清廉，告歸林下，僅餘兩袖清風，小人刻苦用功，僥倖博得一領青衫，非義之財，從不妄取，豈肯自甘墮落，幹那些不端之事？偷竊趙宦之物，難以招認，懇求憲天明鑒。』甘賽花道：『你不偷竊趙宦鳳凰圖，如何在於汝手？』王子連道：『這是胞兄子琴在任所差人寄回來的，還有黃金五百兩，因小人金陵鄉試，家父命將畫圖帶在身邊，請名手重行裝裱，誰知行囊被拐，手中窘迫，思量無計，只得將圖典質銀子，不料趙宦認出是贓物，將小人拿獲治罪，至於偷竊緣由，却要問一枝蘭的。』

甘賽花吩咐子連退下，帶一枝蘭上堂，旗牌稟道：『大老爺！一枝蘭當面。』甘賽花道：『你就叫一枝蘭嗎？』一枝蘭道：『小人正是一枝蘭。』甘賽花道：『趙宦的贓物，可是你偷的麼？』一枝蘭道：『確是小人偷的，只因王通政老爺家中貧苦萬分，所以小人扮做王子琴大老爺的差人，將黃金畫圖轉送與王府的，後聞王子連屈陷在監，小人立即當堂投到，不道楊太爺受了趙宦的賄賂，欲把王子連砌爲竊黨，不允釋放出監，現有趙宦囑託楊太爺的書信在此，合併呈明，大老爺詳察。』說着掏出書信呈上。

甘賽花道：『我且問你，此信從何得來？』一枝蘭道：『不瞞憲天大老爺講，那天小人走在路上，忽逢趙府的兩個家人，小人便跟在後面，竊聽他們的說話，方知是密送銀信，小人料定趙宦賄賂，故而到了夜靜更深，飛身上屋，潛入私衙，只見楊太爺在燈下打盹，小人便施展本領，不但盜了書信，又把銀子也偷了來，做了監中使費。』甘賽花聽到這裏，說道：『好一個大胆的義賊，退下去，傳該縣進見。』旗牌忙傳話道：『大老

爺有命，傳楊知縣進見。』

楊知縣立在轅門之外，聽說大人傳見，不由的驚慌失措，渾身發抖，只抖得紗帽上兩個翼翅，晃蕩不住蹣跚着走上大堂，雙膝跪倒道：『大人在上，卑職上元縣知縣楊蘊輝參見。』甘賽花道：『哼哼！你做了一個地方官，一味貪婪壞法，屈陷無辜，只據趙宦竊案，既有一枝蘭投到，何故仍將王子連收禁監牢？分明你受了趙宦的買囑，有意毆辱斯文。』楊知縣强辯道：『回稟大人，卑職並無此事。』甘賽花道：『現有書信在此，你還有何辯？着降三級，離任調用，下去。』楊知縣叩頭退出。甘賽花又道：『王子連與周二無罪，釋放回家，一枝蘭俠義可風，且饒責處，着地方官簽差遞解回去。』審訊完畢，放炮掩門。

第二十九回　哭　廟

王子連一旦豁罪，孤零零一人，進既不能，退又不得，不由的悲從中來，嘆道：『我王子連，自到金陵忽遭意外之虞，若沒一枝蘭周二哥二人相救，安得身離牢獄，此番雖蒙操江大人釋放，奈父親恨我厠身竊黨，不許回轉家去，這也是父親性情固執，一時不察，想我指望平步青雲，怎肯作此辱沒祖先行爲？如今有家難歸，到不如別謀生計，但得蟾宮攀桂，那時回家，父親也不恨我了。一路行來，好不腰酸腿軟，且喜那邊有一廟宇，待我進去，歇息片時，再作計較罷！』勉强掙扎着向前行去。

好在沒有幾步路，已到了廟宇跟首，走進山門，靜悄悄地闃無一人，到殿上一看，見中間供的是文昌帝君像，面前一張硃漆供案，高燒着兩枝紅燭，爐內香烟繚繞，在上面黃色的幔旁，掛着一副對聯，是李青蓮的手筆，那上下聯是：

鑑察士林分善惡，主持文教定妍媸。

看罷又嘆道：『我想久困囹圄，不知受了多少苦楚？今日得瞻帝君聖像，不免將屈陷之處，細訴一番，略表我胸中抑鬱。』於是將身跪倒在蒲團之上，深深拜了四拜，哭訴道：『帝君在上，弟子王子連，秉承嚴訓，

芸窗苦讀，八索九邱，無不觀覽，三墳五典，無不知曉，每遇鄉場赴試，竟然名落孫山，今歲場期，因遇拐騙錯過，這是時運不濟，到還罷了，爲甚平空又遭飛來橫禍，屈打成招，收禁在監，莫不是命運多舛，應該如此不成？但弟子撫心自問，從來不做虧心之事，何故顛沛到這般地步？如今父親又不許回家，叫我浪跡天涯，何日得了？偷生人世，也是枉然！』子連訴到傷心之處，更是泣不可仰！

哭了半晌，繼續嘆道：『我在這裏千言萬語，終於無益，到不如祈一籤詩，且看詩句何如？』即從蒲團上立起身來，取了籤筒在手，重又跪倒，虔誠禮拜，口中祝禱道：『帝君在上，弟子王子連，不知將來休咎若何？伏祈帝君速賜靈籤。』禱畢，將籤筒搖撼了一回，掉出一枝籤來，拾起一看，却是第二籤，尋出籤詩，看那詩句是：

惜君困阨已多時，運未亨通得際遲，三窟未成宜有悔，逢龍可到鳳凰池。

子連看罷！肅然起敬道：『上二句，分明道我遭際，足見帝君靈感，下二句，意義深澳，一時竟難解釋，這便怎處？』想了一想，究竟他博學多才，連連說道：『理會了，想昔戰國時，馮煖有云，狡兔有三窟，所以避患，一窟未就，便有大禍。籤云三窟未成，豈能無悔，況今歲又逢丁卯，卯屬兔，莫非我應在今歲，流年不利？故而有此一番撩倒，明年乃是戊辰，辰係屬龍，難道我王子連，明年便可名登金榜麼？帝君！弟子若能應得靈籤的末句，定當重修廟宇，再塑金身。』這時子連一肚皮的牢騷，掃盡無餘，轉又得意起來。

不防裏邊走出一個香工來，酒氣直冲，嘰咕着道：『悔氣悔氣！昨天夜裏多喝了一口酒，忘記把山門關好，供案上一條綉花桌圍，被瘟賊順手牽羊偷了去，當家不問情由，將我拳打足踢，打得走頭無路，幸虧我生成一張利嘴，再三哀求討饒，方纔住手。咳！想我從小的時候，靠了爺娘的福氣，有吃有穿，走在人前，誰不說我一聲潤綽？多只爲愛酒貪賭，活剝剝將爺娘氣死，日無進益，坐吃山空，只好在此做個香工。閒話少說，剛才才吃了一頓綉球飯，兩碗臭麥燒，快到殿上去，照應照應，不要再讓瘟賊偷了東西去。』

他走到殿上，說也湊巧，子連正在得意忘形，顛倒價踱着方步，揣摩籤上的詩句，兩下裏撞了一個滿懷。香工吃驚道：『你一人在此走來走去，眼睛也不張開，要想偷東西不成？子連怒道：『哼！狗眼瞧人低，擅敢小覷我王二爺。』香工道：『你既然不是賊，這樣的衣衫藍縷，誰還相信你，昨夜廟中失去桌圍一條，遍尋沒

有下落，難得你去而復來，到要把你搜一搜哩！』嘴裏說完，就要動手。

在這爭吵的當兒，來了一個富商，香工一眼瞧見，忙縮住了手道：『馬大爺來了，饒了你這賊罷！』子連怒道：『無知醉鬼，如此無禮，還當了得。』馬大爺道：『你們爲何這般胡鬧？』香工道：『不瞞馬大爺說，昨夜失去了一條桌圍，累我受了當家一場閑氣，此刻見他賊頭狗腦，東張西望，諒必也是三隻手之類，故而要搜他身上，有無贓物。』馬大爺道：『你說什麼話？自古道：「捉賊須要捉贓。」又無憑據，怎好把他這般難爲，下次不可如此。』香工見馬大爺正言厲色，連忙說道：『馬大爺吩咐，小的不敢不依。』說着躲到殿角裏收拾去了。

馬大爺道：『先生！我看你美秀而文，必非等閒之輩，爲甚鶉衣百結，形容枯槁？好似當初不第的蘇秦，異鄉落魄，倒要請教！』子連嘆一聲道：『蒙足下垂問，何敢隱瞞？我乃丹徒王子連，早歲入泮，父諱百安，曾爲通政。』馬大爺道：『原來是王老先生的令郎，多多失敬。請問到金陵來，有何公幹？』子連道：『是來鄉場赴試的，不料命蹇，遇了拐騙，將一幅鳳凰圖典質，誰知此圖乃是趙建家中失去的贓物？當場將我拿住，押赴有司衙門。』馬大爺聽了，不懂道：『這畫圖是尊府的，因何趙宦認爲原贓？』子連道：『內中有個緣故，此圖原是義賊一枝蘭偷竊趙家的，他聞悉我家貧困，竟扮作家丁模樣，將偷來的黃金五百兩，鳳凰圖一幅，說是我哥哥在京中差他寄回家中的，我家深信不疑，一併收下，承他好意周濟，不想反惹了一場禍患。』

馬大爺道：『這件事情，前日操江大人審問之時，我也在場觀審，早已明白，不道陷良爲竊，屈受奇冤，就是足下，如今既然逢凶化吉，應該回府才是，還要在此耽擱則甚？』子連道：『足下有所不知，我是回不得家鄉了！』馬大爺道：『却是爲何？』子連道：『只因家父恨我入了穿窬之黨，辱沒了祖先，不許我進門，這是父命難違的，此時無路可投，雖然求得的籤詩甚好，苦的是眼前難過！』馬大爺道：『快將籤詩取來我看。』子連即將籤詩，遞到馬大爺手中。

馬大爺看了一遍道：『妙甚妙甚！看此詩句，先生的功名，就在這轉眼之間了。既是令尊拒絕你回去，不如隨我回家，舍間尚有餘屋，儘可讀得文章，況且明年又是開科大典了。』子連道：怎說又要開科？』馬大爺

道：『你難道不知道麼？春季改爲鄉試之期，秋間就要會試，只要你鄉會兩場得意，何難翱翔雲路？勸先生不必煩悶，到寒舍小住幾時便了。』

子連到此，轉憂爲喜道：『足下萍水相逢怎好到府驚動？』馬大爺道：『先生不要推辭了，在下馬建臣，世居福建，生平最喜交結朋友，這裏南京是我熟遊之地，所以人皆認識，如今販賣的貨物，業已備足，立刻就要動身，請先生與我登舟罷！』子連只得唯唯答應，跟隨馬建臣下船，掛起風帆，破浪而去。

第三十回　盤　婢

再說趙府裏的松梅丫頭，自從奉了必貞小姐之命，暗把園僮灌醉，放走王生，以爲安然無事的了，不料趙建赴宴回來，又在途中將王子連拿住，立刻打發家人，送往縣衙，嚴刑拷打，收禁監牢，必貞小姐一得此信，急得愁眉不展，茶飯不進，竟而臥病在床了。松梅見小姐害病，也是一腔愁悶，背地裏忖道：『小姐這病，是心病，非將心藥醫治，是不會好的，眼看這般光景，也許不濟事的了！加着我家的老爺，惟利是圖，終日在外應酬，全不把小姐的病症，放在心上，我是小姐貼身服侍的丫頭，巴望小姐早日痊癒才好。』

松梅正在憂慮小姐之病，只見冬梅跨進房來，說道：『小姐呀！老爺喚你出去。』松梅忙把手搖了一搖道：『輕口些，小姐剛才睡熟，不要驚動了他。』冬梅道：『老爺叫你到書房裏去。』松梅道：『你在此好好陪伴小姐，待我下樓，去去就來。』說着輕移蓮步，出了香房，懷了滿腹心事，下樓來到書房之內，叩見道：『老爺呼喚丫頭，有何吩咐？』趙建道：『這幾天，老爺不得安閒，事忙得很，許久不見千金之面，未識近日病體如何？』松梅道：『小姐病勢日增，神思恍惚異常，花容已消瘦得不像樣了。』趙建道：『據你說來，分明是虛症，你是貼身服侍的丫頭，小姐的病，莫非冒了風寒？』松梅搖搖頭道：『不是的。』趙建道：『莫不是描龍畫鳳，認眞刺綉過度？』松梅道：『也不是。』

趙建想了一想道：『嗄！是了！你們服侍疏懶，飯食不調，傷了胃氣。』松梅道：『丫頭怎敢？』趙建怒

道：『哼哼哼！這又不是，那又不是，難道婚姻未對，恐防錯過不成？』又道：『松梅！平日你與小姐是寸步不離，閨中作伴，渾如姐妹一般，小姐或有知心話，對你言講，只爲他病情兀突，故而要盤問你？』松梅道：『老爺！賤婢雖蒙小姐十分優待，可是言語之間，極其謹愼，從沒有半句心腹言語，小姐便喚丫頭，不過是敲棋吟詩而已。』趙建道：『這病到底因何而起呢？』說着將眼翻了幾翻。

松梅道：『老爺欲知此病起因，却有一樁心事，既是老爺問及，丫頭也不敢隱藏了。』趙建道：『既有隱情，這病源就有着落，不妨說與我知曉。』松梅道：『小姐得病之由，已非一日，還是那年丹徒王百安老爺，把小姐庚帖送還之後，就有些快快不樂，懶對菱花，三餐減少，背地裏珠淚偷彈，丫頭不解小姐之意，所以不敢稟明老爺，及至王子連相公被老爺拏獲之後，從此小姐懨懨牽牽，日重一日，病勢漸入膏肓，我看小姐的病，必定爲了王相公而起。』趙建道：『你既知小姐得病之由，何不早來稟明？直待今日盤問你，方才吐露，該打！』松梅道：『小婢本該早日稟明，誠恐老爺把小姐埋怨起來，豈不是火上添油，因此沒奈何隱瞞的。』趙建道：『咳！你這癡丫頭，好沒分曉，可知老爺膝前，惟有這位美嬋娟，愛惜如掌上明珠，祇圖擇一乘龍快婿，以作半子之靠，千金抱病，你豈可隱瞞不言，倘有疏虞，這還了得，可恨你這個賤人，既知小姐心事，應該早說，好待我善言撫慰小姐，使他心地寬鬆，況他癡心要做王家媳婦，我就央媒，再送庚帖，仍可配對王子連，却是你暗中舞弊，反累千金害病，就是你前日把園僮灌醉，放走王生，難道我假作癡呆，不知道麼？恐怕小姐添愁，所以忍耐在心，不將家法責你。』

松梅道：『老爺！園僮酒醉，王子連脫逃之事，與賤婢並無干涉的。』趙建道：『唗！你這賤人，還要抵賴，如今我也不來計較你，只要你小心服侍小姐，保佑他病魔早退，這便是你的造化，若有三長兩短，只怕你的性命，也有些難保，快去伺候小姐要緊。』松梅答應着，退出書房，踹返香房去了。

趙建腹內思量，嘆道：『到底女生外向，早曉得女兒立志要歸王姓，懊悔陷害那王子連了，也罷，我如今且把謊言哄騙女兒，只說新任操江葛大人與王宦夙有年誼，他時到我家拜客，要與子連作伐，且喜王百安欣然允諾，故而已將庚帖請去，這段姻緣，定能成就，倘得結爲秦晉，不惟舊仇解釋，抑且締結新親，我想這一番

言語，對他講了，勝如服下一劑仙丹，病就好了，事不宜遲，待我就去。』於是軋聲橐橐，走到香閨之內，痰嗽一聲道：『松梅！你對小姐說，我老爺在此。』

其時必貞小姐已醒，聽說父親上樓，忙喚松梅道：『請老爺到裏邊來。』趙建不等相請，踱進內房，移步走到床前，舉目一看，女兒骨瘦如柴，面色慘白如紙，不像從前千嬌百媚了，忙道：『女兒！爲父的在此，你的病可好些麼？』必貞小姐道：『爹爹！女兒的病，看來不濟事的了，神思恍惚，睡眠不安，飲食銳減，黃昏未到，身上冷汗津津，服藥無效，病將不起。』趙建道：『你且寬心，大概今歲流年不利，如今是好了，應該消災脫悔，動了喜訊，現有操江葛大人前來與你作伐，他與王百安向有世誼，願爲媒妁，要請你的年庚去，許配王子連，爲父已親口允許，諒此番王百安看在操江分上，必不推却，親事一定成就。哈哈哈！爲父的在人前也好增一些光彩，就算連累了他，究竟翁婿關係，必能言歸於好，但願他一舉成名，便可與女兒團圓了。』趙建一派空中樓閣，頓將必貞小姐胸中千憂萬慮，完全拋到烏有鄉中，花容上添了一層薄薄的微笑，病差不多好了九分。趙建大喜道：『我兒！稍停再來看你便了。』這纔立起身來，下樓去了。

第三十一回　憶　婿

胡寅將女兒許配了莫才，那曉莫才容顏醜陋，一時無計可施，招贅新郎到家，如果奇形怪狀，逼他面寫休書，退却這頭親事，不料莫才也因貌醜，暗央王子連頂替成親，那時胡寅不知底細，以爲女婿一表人才，滿心歡喜，滿月之後，莫才頓起不良，怕子連洩漏個中醜事，差人到抱頭村上邀請周二到家，暗藏利刃，誘子連到冷僻所在殺害，以圖滅口，幸虧周二曾受子連恩惠，慌忙到來送信，胡寅得悉其事，即命子連回轉家園，讀書上進。

雖然他打發了女婿，却也有些牽掛，沉思道：『自從賢婿去後，在途中不過舷擱數天，即到南京鄉試，滿望他折桂蟾宮，豈料時衰運乖，遇了拐騙，沒奈何出賣鳳凰圖，平空起了風坡，趙宦認明原贓，收禁監牢，幸

喜新任操江到來，周二攔輿告狀，豁了罪名，怎奈王百安執之一見，錯認子連與一枝蘭通同一黨，不許回家，所以出監之後，又不知到何處去了？這事若沒有周二告訴，叫老漢如在夢裏一般。』繼而又道：『但想賢婿脫了這場飛來禍患，怕只怕萍蹤無定，到處漂泊，好叫我朝思暮想，放心不下，未知在何年何月，才能相會哩？』想到這裏，悶悶不樂！

再說天生成一副十不全的莫才，要想尋一個替身，討一個美貌妻房，那曉天不從人之願，反被替身佔據了去；故而氣憤憤的說道：『我莫才靠了爺娘之福，傳下數萬家財，眞正吃不窮，着不窮，思量討一位如花似玉的妻子，月夕花朝，逍遙快樂，後來陸京姑爲媒，對了胡員外的小姐，快活得了泛不得，並且一打聽這位小姐，天姿國色，艷麗無雙，我彷彿拾到了天邊明月一般，巴不得立刻成雙作對，誰知行聘這一日，胡寅忽而變局，定要新郎入贅他家，一問京姑情由，方知爲了我生得醜陋，出於無奈，央懇王子連冒名頂替，可恨子連口是心非，與胡小姐同衾合枕，害得我的背上加上了一塊沒字碑，你想這股氣如何平得下去？因此到抱頭村上邀了周二這廝，殺這個王子連，消除此念，想不到又墮了他們的奸計，詐去三千兩雪花銀子。』

沉思至此，將桌子一拍道：『出不出這口氣，枉爲百花莊上的莫大爺，前幾天命人到處察訪，想請一位有名訟師，端整一張理直氣壯的狀詞，告這胡老狗頭一狀，打一場上風官司，怕官府不把翠娥小姐斷給我，做一對白頭到老的夫妻，豈知事與願違，雖然訪到了一位訟師，叫做包定盈，寫一張狀詞三十兩，厘毫絲忽不能缺，好在我只想官司勝，銀子滿不在乎，一連遞了幾狀，不但不准，反而出簽拿捉訟師，說他包攬詞訟，幾乎把連環屁也嚇了出來！』

他想着了訟師，又是一氣，說道：『這訟師委實可惡，登時起了不良之意，挺起胸脯，到我府中尋氣，他說訟事作了不知多少，今番可壞了名聲，如果傳遍丹徒，豈不倒盡了霉？將來別的不怕，只怕筆頭上的家私，要掙也掙不成了。我說這樁訟事，你既無能爲力，不該到手我的銀子寫狀。他說本來想一口推却，被我纏不清楚，加且財帛動人心，以爲投狀進去，官府核准，那裏曉得惹了禍殃，從今我也不做訟師了，請你借一些盤費，到別處去想法了。我聽他這樣說法，懊悔自己沒有見識，堂堂皇皇的正經大事，央人代庖新郎，自然我與子

連比較起來，有天上地上的分別，這樣官司有輸無贏，不能怪包定盈向我索詐。』說着搖頭晃腦，只是嘆氣！

驀地裏將足一頓道：『咳！爲了這位胡翠娥小姐，正所謂：「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弄得人財兩失屁眼裏鑽進悔氣星了！雖然我與翠娥小姐做不成夫妻，難道就這樣獨宿孤衾不成？因此上重托媒婆，到處物色一個齊整姑娘，做我的七大八（小，）不怕他嫌我醜陋，故而又費花銀三百兩，果然錢可通神，買到一個俊俏佳人，一雙秋波，眞正活泛，身材十分窈窕，走起路來，扭股糖也似的，蕩人魂魄，還有一對三寸不到金蓮，我在高興的當兒，捏在手裏，覺得全身的骨頭也會輕鬆起來，至於一張面龐，可說得其嫩無比，其艷無雙，芳名叫做王淨瓶，我討了他到家，仝床合被，取樂追歡，再不想那些野草閒花了，從此勤儉守家，替爺娘爭一口氣。』一言表過。

第三十二回　誘　叔

王子連住在馬建臣家中，佈置了一間書齋，用功讀書，到也愜意，不過有時想到自家：『出了囹圄之後，若無馬大哥相留到此，怎能發憤攻書，但願到了明年，科場連捷，便不負馬大哥的一番期望了，故而我一心只想早登雲路，方好回家去，拜見雙親，若再漂泊異鄉，豈非辜負了養育恩典？好在轉眼之間，就要到南京去應試，只是馬大哥又往鄉間去收賬，不知他何日才能歸來？你看月明如畫，花影穿簾，如此良宵，正是我輩讀書人用功的時候，不免將書卷展玩一回，有何不可？』

他正想讀書，忽然門外來了一人，你道此人是誰？原來是馬建臣的愛妾，叫做柳蓮花。這柳蓮花年紀甚輕，性情風騷，經不起馬建臣居家日少，出外日多，不禁起了邪念，暗想：『書齋中的王子連，與相公義結金蘭之好，而且人物風流，何不趁相公不在家中，奴家便移搯就教，將他引誘成事，不怕他是柳下惠再世，也要哄他入彀，且喜這時丫環都已睡熟，正好前去。』於是躡手躡足，走下高樓。

在黑暗中摸索到書房門首，只聽書聲朗朗，暗自歡喜道：『湊巧得很，叔叔還未睡哩！』便用手在門上輕

輕叩了幾下。子連聽得門響，詫異道：『夜靜更深，馬大哥又不在家，怎麼有人到此，待我問一聲。叩門的是那一個？』蓮花道：『叔叔！奴的聲音，你也聽不出麼？』王子連道：『我讀書要緊，聽不出來你到底是誰？』蓮花道：『奴家柳氏蓮花，請叔叔開門。』子連道：『原來是庶嫂，夤夜至此，有何見教？』蓮花道：『奴家恐你良宵寂寞，特來與你談談。』子連道：『夜已深了，不是敘談的時候，況我趕考在即，正在埋頭用功，庶嫂請便罷！』

柳蓮花那裏肯走，說道：『叔叔！奴家還有要言奉告，休得閉門不納。』子連道：『有什麼要言，快快請教！』蓮花道：『奴家雖是貧家之女，却也有幾分姿色，自怨紅顏薄命，做人小星，我家相公終年出外經營，將奴家冷落在閨房之中，今晚奴家到此，實是愛你叔叔才貌超群；故而不避嫌疑而來，望叔叔莫負奴家深情。』子連道：『庶嫂！要知隔牆防有耳，窗外豈無人？這些不正經話，如何說得出口？況我又不是相如之輩，望庶嫂也不必效學卓文君，快請回轉閨房，免我聲張。』蓮花道：『叔叔！你不要執之一見，負此良宵，奴家特地到來，難道你沒有一些憐惜之意麼？快快開門，須知春宵一刻，千金難易的啊！』

若換了別人呢，早已開門，偏遇王子連少年老成，見色不亂，斬釘嚼鐵的回答道：『庶嫂！你不要想錯了念頭，我與馬大哥義結金蘭，却比同胞手足還勝，豈肯忘廉喪恥，作此亂倫之事？你若再在此間饒舌，我就要大聲叫喊，只怕你置身無地，勸你顧全名節，速改前非，做一個好婦人，這是我的良言，望庶嫂三思。』柳蓮花一聽，心生慚愧，長嘆一聲，眼淚奪眶而出，連忙掇轉姣軀，摸索進房去了。

王子連側耳聽了一聽，沒了聲息，逆料柳氏回房去了，不禁嘆道：『咳！這是那裏說起，我馬大哥仗義疎財，竟娶了這樣一個楊花水性的偏房，若非我正言拒絕，他豈願默默而去？但他雖去了，到害得我坐立不安，讀文章也沒心緒了，你聽樵樓上已打三鼓，不如捐棄愁煩，和衣睡罷！』

一覺醒來，紅日已照到紗窗，抽身坐起，將書房門開了。周福正在廳前打掃，忙叫道：『二爺！這樣的春天，正好多睡一刻，爲甚起來恁早？』子連道：『我有滿腔的心事，所以睡不着了。』周福道：『這也怪不得二爺，就是我周福的心事，肚皮都要撐滿快了！』子連道：『你有什麼心事？』周福道：『在南京遇了拐子，賣身到此，雖然有吃有穿，只是爹娘不得見面，豈不叫人想煞？』子連道：『你的心事要想回去。』周福道：『只要二爺代我打算，帶我回去就好了。』子連道：『這也容易，恩科在即，我到南京鄉試去，待等你家大爺收賬回來，我對他說明白了，和你一同回去，可好？』周福道：『二爺！若肯行這方便，成全我周福父子團圓，永世不忘記你二爺的恩德。』子連道：『你說那裏話來，思鄉之情，彼此皆然，待你主人歸來，和你整備行裝，先到南京，尋下客寓，你服侍我進場便了。』周福好不高興，打掃潔淨，烹茶去了。

第二十三回　囑　別

馬建臣出外經營，倏忽半載，貨物已經銷完，收齊賬款，滿載歸來，一路上思念道：『多只爲結髮妻房蘇氏，體弱多病，不能生育，納娶蓮花爲妾，只嫌他惟思枕席之歡，少有端莊之態，我又常在外邊做買賣，反而爲了他，添了內顧之憂，每遇在家閒暇的當兒，用言相勸，叫他不可輕狂，勤習刺繡，大娘雖則賢淑，言語中須要敬重，誰知他把我的良言，當做一陣耳邊風，一味貪吃懶做，穿紅着綠，故而我有意冷淡他，倘能省悟，才知道對他講的都是好話。』

繼而又道：『我想朱子家訓有云：「婢美妾嬌，非閨房之福。」只據那蓮花小妾，仗了幾分姿色，裝模作樣，竟將忠言逆耳，古人之言，詢非謬矣！所以我近來出門貿易，有些放心不下，若遇貨物銷完，也不敢在異鄉躭擱了。記得去年臘月，到金陵去販貨，在文昌廟中遇見王子連，憐他窮途落魄，我一時起了扶危濟困之念邀到家中，拜爲異性兄弟，我愛他端方有道，品學兼優，從此我出外經營，也可放心不少，不料我昨日鄉間收賬回來，到書房中與賢弟敘談時節，看他愁容滿面，沒精打彩，我再三盤問他，只是緊蹙眉峯，搖首不言，我見他有心事，只得告辭出來，返身入內，蓮花笑臉相迎，講過了幾句寒溫，他就說王子連變了，時常在屏門外窺探，全然不像一個讀書人，叫我打發出門，可笑他毫無見識，我與王賢弟是通家，宛似同胞一樣，理當相親相近，諒必他嫌王賢弟窮苦，言語中嘲笑了王賢弟，昨日看他這般光景，一定爲蓮花起見無疑的了，正所謂：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不要管他，且到書房中去，試探他的口氣如何？』

馬建臣揣度了一回，在擧步跨進書房之前，輕輕咳了一聲嗽，子連抬頭見是馬大哥，連忙起身讓坐。馬建臣坐下道：『賢弟！你爲何書也不讀，閑坐在此？』子連道：『哥哥！讀書是要息心靜氣的，小弟有了些愁悶，就是讀也無益！』馬建臣道：『我正要問你，愚兄昨日回來，見你雙眉緊鎖，悶悶不樂，却是爲何？』子連道：『說他則甚？』馬建臣道：『莫非三餐供給，有什不到之處？』子連道：『小弟在此叨擾，已出望外，怎敢嫌長嫌短？』馬建臣道：『敢是家童愚魯，晨昏侍奉不周？』子連道：『貼身服侍，自有周福當心，哥哥不須掛念。』馬建臣道：『諒必賢弟書房寂寞，怪愚兄不來陪你出外遊玩？』子連道：『小弟只知用功讀書，遊山玩水，非我所好。』馬建臣道：『如此說來，賢弟爲甚愁悶起來？』

子連嘆了一口氣道：『哥哥一言難盡！』馬建臣道：『我如今揣着你的心事了。』子連道：『揣着小弟什麼來？』馬建臣道：『莫不是愚兄出外日多，在家日少，失於親熱，也許妻妾言語之中，有甚冒犯？』子連道：『一些也不是，小弟在府上承蒙尊嫂十分優待，勝如至戚，就是尊寵，亦無間言，傳至外邊，小弟所愁悶的，乃是另有一事。』說到這裏，頓住了口，不說下去了。

馬建臣詫異道：『賢弟爲何欲言不語，有甚不合之處？但說無妨！』子連想想看：『如果我老實說出蓮花私奔一事，不但丟了馬大哥的臉，並且害了蓮花性命，不如一舉兩得，用言大寬轉的點醒了他罷！』遂道：『不是小弟不言，只怕說了出口，哥哥不聽。』馬建臣道：『愚兄聽你便了。』子連道：『小弟有幾句要言，關切哥哥，自今以後，不可惟利是圖，要曉人年三十，半枝已枯，豈可浪迹江湖，受那風霜奔波之苦？況家內又乏人照應，倘有疎虞，如之奈何？若小弟在府上，凡事有我照料，只是轉眼之間，就要到南京去鄉試。苟能僥倖，還要觀光帝都，但小弟去了，內外之間，務必嚴肅，禁絕那些三姑六婆上門，這是小弟的肺腑之談，望哥哥莫嫌囉嚼。』

馬建臣道：『蒙賢弟這般叮囑，眞乃金玉之言，難道愚兄不曉得出門的苦楚？衝寒冒雪，受嚇就驚，與其離鄉背井，到不如株守田園，賢弟之言，定當銘勒在心，只是愚兄還有一說，我和你盤桓已久，情逾骨肉，奈

你功名念切，行色匆匆，叫我那裏捨得你下？』子連道：『小弟也想與兄日常敘首，只爲功名未遂，蒙兄款留在此，終朝誦讀文章，未將學問荒疏，今喜場期已近，欲往金陵赴試，爭奈囊空如洗，却要哥哥仗義相助，若得連捷，再來叩見哥哥。』馬建臣道：『賢弟行李盤纏考費，在我身上，只要你青雲得路，愚兄臉上也覺增光，不知賢弟何日榮行？』

子連道：『哥哥！自古道：「揀日不如撞日。」准定明日，就要動身。』馬建臣道：『既如此，待愚兄叫他們準備箱籠物件，設酒餞行。』子連道：『多謝哥哥費心，只是路上乏人作伴，意欲煩尊管周福同往，不知哥哥能允我否？』馬建臣笑道：『哈哈哈！你本來是周福的舊主，理應命他服侍，同去何妨？』子連大喜。

馬建臣一面催家人預備行李，一面命廚房盛治一席上好酒菜，擺在廳前，兄弟二人，酒到杯乾，開懷暢飲，直飲到月移花影上欄杆，方才興盡，各自歸寢。一宵易過，又到來朝，馬建臣打發家人到馬頭上僱好了一隻船，搬下行囊，子連十分感激，拜謝了馬建臣。馬建臣也捨不得與子連分別，親自相送登舟，說不盡千言萬語，經不起船家催着開船，只得揮淚而別。登時解纜開船，一路滔滔，直奔南京進發。

第三十四回　謁　師

話說那一枝蘭，他是在外做慣一個字買賣的，操江大人着令地方官押[illegible]回去，他那裏肯回去，就在半途之上，憑着自己通天手段，暗中買通解差，私下釋放；故而依舊逍遙自在，浪蕩江湖，可是轉念一想：『王二爺天大一樁禍事，竟化作一盃雪水，算不幸中之萬幸，怎奈王通政道他入於[illegible]，有玷[illegible]，不許回去，可憐王二爺是知書達禮的讀書人，只曉得父命是從，雖然離了牢獄，還是[illegible]，[illegible]，方知他萍水相逢一個知己，叫做馬建臣，已經同往福建安身，俺念他是個眞實君子，[illegible]，[illegible]，一敍別離之情，誰知天不從人之願，王二爺功名念切，已辭別了馬建臣，[illegible]去了，俺只落得有興而來，沒興而返，當下並不羈留，連夜趕路，水路兼程，好在我有[illegible]，今天又來到了[illegible]，你看這

裏四野荒涼，天又昏黑起來，且喜那邊有一船兒來了，不知到那裏去的？待俺動問一聲，若是要出蘇關，俺就搭了他的便船，往南京去找尋王二爺便了。』

他站定了身軀，還未啓齒，只聽船家高聲喚道：『夥計！你看東北角上有一片黑雲，漸漸推將起來，恐防要下陣頭雨，我們就在徙門橋邊停一停，躲過了雨，再搖吧！』夥計應聲道：『好的，那末你在船頭上撐一篙，我手裏加緊搖就是了。』果然將船搖近岸邊停泊。一枝蘭滿心歡喜，將手叉在腰裏，問道：『船家！俺要問你，你們的船到那裏去的？』搖船的道：『我們是王二爺的船，到南京鄉試去的。你問他則甚？』一枝蘭道：『那王二爺住居何處？叫甚名字？快快說與俺知道。』一疊聲的催着回答。

搖船的莫名其妙，說道：『你這朋友，莫非有些癡的？我們做搖船的只知招攬生意，裝載客人，一天到晚搖着櫓，搖到了拿錢，那有閒工夫問客人的名字，不要在此囉嚕了，你抬頭看一看，狂風四起，烏雲密佈，就要傾盆大雨，我帶好了這根纜繩，燒點心吃了。』一枝蘭道：『你既不曉得，俺下船去問個明白。』搖船的光火道：『你這朋友蠻不講理，要曉得我們艙中這位王二爺，是一個文縐縐的讀書人，看了你這野頭野腦的東西，魂靈都要出竅的，使不得！使不得！』一枝蘭怒道：『有甚使不得，俺偏要下去。』搖船的不依，攔住着他，兩下便爭吵起來。

子連在艙中聽見，忙謂周福道：『爲何岸上這等喧嚷？你去看來！』周福走到船頭上問道：『你們在此吱嘩百叫，我家二爺叫我來問，到底爲了何事？』一枝蘭道：『小哥！俺叫一枝蘭，要訪尋丹徒王子連二爺，聽說他到南京鄉試，方纔聞你們船上人說，也要到南京赴試的，爲此俺想搭船前去，訪問他的消息，湊巧你們主人也叫王二爺，所以俺要上船問個明白，那搖船的好生可惡，不許俺上船，俺就與他爭吵。』周福道：『你是不是一枝蘭？』一枝蘭道：『誰來哄你？』周福道：『眞正湊巧極了，我家二爺在福建馬府中，眠思夢想，牽掛着你呢！』一枝蘭聽了，不覺喜出望外，哈哈大笑道：『這也難得，小哥！你主人可就是王子連二爺麼？』周福道：『一點不差。』一枝蘭道：『如今在於何處？』周福道：『就在艙內。』

正說着，子連從艙中走出，掛着一臉的笑容，叫聲道：『原來是恩兄在此，歧路相逢，眞乃天假奇緣，你

看那邊雨來了，快請上船相見。』一枝蘭道：『二爺！俺爲了你，走遍了各處碼頭，跑了多少路途，誰知在此相遇。』子連道：『恩兄！風狂兩驟，我和你且到艙中細談衷曲。』一枝蘭大喜，飛身跳上船來。

一同進艙坐下，敘寒溫，恰好周福烹了一壺茶來，其時風息雨霽，一輪紅日，掛在林杪，子連便命船家上岸，沽了一罈美酒，安排了幾色菜餚；然後吩咐開船，少停搬出酒菜，二人對坐暢飲，各將別後衷腸，細訴一遍。飲至半酣，彼此用飯，一枝蘭因路上辛苦，解衣先睡，子連默誦了一回文章，方才睡覺。恰喜順風順水，數天之後，已到金陵，尋下寓所，專候場期。

且說這位鄉試大總裁，姓韓名勸，別字敬修，乃是浙江金華府浦江縣人，兩榜出身，官居工部侍郎之職，夫人趙氏，奉旨到南京主考。到了江南，就接到舅兄趙建差人送來一封書信，拜託爲媒，將必貞小姐配與丹徒王子連，他暗自沉吟道：『我想王百安，乃是子連之父，他鄙薄舅兄，阿附奸黨，曾將姪女的年庚璧返，爲甚又想聯姻？只怕這段姻緣，有些難上加難！況且我舅兄，又曾將子連陷竊，結下寃仇，其事諒難說合，喜的是此番鄉試，子連業已功名成就，中了解元，倘他到此參謁，我便用言探他口氣，再作道理便了。』

韓勸正在滿腹躊躇之際，忽見家人進來，報道：『稟大老爺，今有新中各位孝廉老爺，特來拜見，現有名帖呈上。』韓勸道：『你們去對他們說，老爺閱卷辛苦，單請解元進見，其餘各位老爺，改日相見。』家人連忙傳話出外，衆舉子紛紛散去。子連趨步入內，鞠躬參見道：『恩師在上，門生王子連叩見。』韓勸道：『賢契！只行常禮，一旁坐下。』子連道：『門生不敢坐。』韓勸道：『那有不坐之理。』子連只得謙遜坐下。

韓勸啓口道：『賢契！老夫看你三場文字，篇篇錦綉，果然才高學廣，有鰲頭獨占之望。』子連道：『仰蒙恩師青眼提拔，銘感五內。』韓勸道：『賢契說那裏話來，想你如此英年，諒情早已傳紅？』子連道：『不瞞恩師說，家君曾將趙姓年庚壁後；至今婚事尚懸。』韓勸道：『此事我已盡知，賢契你可曉得，老夫與趙建是郎舅，彼仍思仰攀賢契，修書托我爲媒，令尊雖然推却，還望賢契應允。』子連忙道：『恩師！這是父命難違，門生怎敢擅事作主。』韓勸道：『也罷，待我修書一封，差人送交令尊，勸他不宜固執，務必從權允諾。』子連含笑稱是，一盞茶罷，起身告別。

第二十五回　彙劾

且說王百安因長子子琴，擢授兵部侍郎之職，爲國忘家，他老人家也不在其意，只有次子子連，常掛在心，後來得報中了解元，一顆心方才放下，轉憂爲喜道：『我想子連，去年鄉試，不料他在南京忽逢拐騙，囊橐盡空，一時進場無措，把鳳凰圖典質銀兩，豈知此圖乃趙建家中的失物，被他認出眞贓，送官究治。王興得聞此信，回來稟報我知曉，方才明白這鳳凰圖的來由，好一個一枝蘭，天生義氣，當堂投到鳴冤，可恨縣官貪婪，認爲同夥，一併收監，若無周二到操江衙門伸冤，險些兒害了子連性命！子連恐歸家被我嚴責，與馬建臣義結金蘭之好，即在他家用功讀書，再不道今科鄉試，高中秋元，方纔回轉家鄉，更將一枝蘭帶來，果然器宇軒昻，豪俠成性；所以我留他在此，若是他希圖向上，我就舉薦他一個小小的官兒，也是容易！』想到這裏，更加愉快。

又想道：『更可異者，韓勸與我同年，欽差江南主試，場期完畢，差人寄一封信到來，說是趙建之女，許配子連，囑我務必應允，我想從前曾將年庚奉璧，怎好再提此事？只得說與夫人知曉，那曉夫人十分快樂，反說娶媳只求淑女，何須固執？況且此事，欽差作伐，極該允諾，又據夫人說，趙建因鳳凰圖拿住子連的時節，即將他高吊荷亭，全虧小姐命丫頭灌醉園僮，私下放走，可見此女屬意我兒，不願另從別姓的了，這是子連親對夫人說的，諒非虛語。那趙小姐既願做王門之媳，難道我到甘心不要這賢德媳婦，自今以後，我也明白了，前情概不計較，即日修書，差人回覆韓年兄便了。』百安打定主意，毫不猶豫，修書答覆，按下不表。

再說那甘賽花，做了操江大人，究竟懷着鬼胎，不敢久戀封疆重任，如果一旦敗露，罪上加罪，反弄得父讎未報身先死，豈非白費了一番心機？因而沉吟道：『到不如早日卸任回京，會見子琴，與他商議，將情奏明聖天子，倘得僥倖除奸，我身有罪，也自甘心。』計算已定，吩咐晁虹吳勇二人進來。二人跟了甘小姐到密室中，低聲問道：『有何機密吩咐？』甘賽花道：『你們且站在一傍，我有一言，與你們商酌。』二人道：『請大老爺講就是了。』

甘賽花道：『你二人一向爲人能幹，辦事也很謹愼小心，如今我有一件機密大事，意欲商酌，你們不可走漏風聲，果然無人知覺，自有重報？』二人道：『我們蒙大老爺抬舉，當效犬馬之勞，不知何事差遣我們？』甘賽花道：『晁虹！你是曉得我喬裝改扮的，身爲封疆大吏，關係非輕，因此常慮意外風波，急欲挂官去任，攜帶你們同行，速把行裝整備，准於今晚動身，不許聲張，將船泊在冷僻所在，到了皇都，另找安身之處。』晁虹道：『請問大老爺爲甚不回相府？』甘賽花道：『你二人那裏知道，我是私自卸任，怎好回轉相府，只要你們聽我調度，我自有主見。』二人連聲稱是！

甘賽花又叮囑道：『快去備船伺候，衙署中有人問你們，只說我老爺今晚要出去，私行察訪。』二人答應出外，備好舟船，發下箱籠行李，靜候到黃昏時分，一餐晚膳用畢，甘賽花更換了便巾便服，也不用家人跟隨，吩咐晁虹吳勇二人提燈引路，好在沒有多路，已到河步，相將下船，揚起風帆，滔滔前進。

有事即長，無事便短，一路上並無耽擱，已到京都，正值黎明時候，街坊上靜悄悄地，店舖尚未開市，即時上岸，先到自己家中，見過母親；然後搬運行李，打發船錢去訖。當下母女相逢，各把衷腸細訴，夫人好生愁悶，只慮奸相勢熾，被他知曉，不得干休！甘賽花也覺一時束手無策，不由的眉峯緊鎖，此事必須與王郎面會，決難設法！忙備了一張名帖，扮作書生模樣，親到兵部府中拜會。

王子琴見了名帖，知是賽花到了，連忙請進內衙相見，禮畢坐定，賽花不禁漲紅了粉臉，欲言又止。子琴早察出來意，即將從人屏退，含笑問道：『小姐！暌隔多時，牽掛在胸，只因國政匆忙，常疏問候，如今何故回京，莫非接到欽召？』賽花道：『辱蒙垂問，何敢隱瞞，奴家冒了萬死，投在奸相門下，無非爲了除奸起見，誰知一月三遷，反授了操江之職，報仇二字，已成畫餅，慕祿貪榮，本非奴願，祇憂一旦敗露，獲罪難饒，因此掛官離任，特地前來求計。』

子琴吃驚道：『原來如此，小姐！你現有三樁大罪在身，叫下官怎生排解得了？』賽花道：『請問大人，奴家有何三罪？』子琴道：『小姐害葛鵬而冒名，投附權臣，罪之一也。因女身而喬裝，職受操江，罪之二也。憑舉薦而擅敢隱匿欺君，罪之三也。有此三罪，這便如何是好？』賽花道：『大人！奴家一時昏憒，原知罪

不容赦，還望大人念奴家昔日助君殺退苗蠻，略有微功，抑且家母在山寨中，曾經面許姻親，言猶在耳，務祈大人保全奴家一命，幸勿漠不相關。』王子琴道：『曩時疊沐小姐恩情，豈有今日忘却之理？只因干係太大，難以理論。嗄！有了！待下官用一條金蟬脫殼之計，方可保全小姐。』賽花道：『大人計將安出？』子琴道：『只要你避居閨門，仍作裙釵裝束，下官今晚在燈前修下一道本章，明日奏達聖聽，只說葛鵬挂印私逃，請朝廷嚴追保舉之人，得邀准奏，史樸這官兒做不成了。』賽花聽了，滿心歡喜，起身告別回家。

第三十六回　團　圓

王子琴代甘賽花設法卸罪，得了一條金蟬脫殼之計，卽在燈前寫成一本，正所謂：「從空伸出拏雲手，提出天羅地網了。」到了五更三點，來至午門，執笏登殿。黃門官道：『來者所奏何事？』子琴道：『臣兵部侍郎王子琴，誠惶誠恐，稽首頓首。』黃門官道：『有何文表？就此披宣！王子琴道：『事關重大特奏聖顏，可恨葛鵬行爲不法，藐視陛下，諒他倚仗史樸保舉，不知爲了何事，棄印逃竄？不外乎甥舅串通，須將史樸追究，着他交出葛鵬，嚴加懲處，以肅朝綱。』黃門官道：『既如此，取本過來，待下官與你轉達天聽便了。』子琴將本遞過，心想道：『你看黃門大人，已將下官本章傳進，不知聖上可能允奏？』

不多一回，內侍捧出一道聖旨，詔曰：「剔弊維風，實照朝之盛事，獻可替否，乃良臣之苦心，閣臣史樸，甥舅橫行，前據廷臣，交章彈劾，因向無實據，以故未經交部議處，今覽卿疏，劣跡顯然，着史樸立將葛鵬嚴行緝捕，俟拿到時從重治罪，倘經漏網，卽將史樸創職拿問，該部擬以縱甥不法，濫行保舉之罪，毋稍狗私寬宥，欽哉謝恩。」子琴好不歡喜，謝了聖恩，欣然回衙。

且說老人家王興，見二爺中了解元，也是十分有興，樂得自言自語道：『我家二爺在南京遇拐，一時考費全無，將圖典賣，反被趙建認爲贓物，竟遭訟事，幸虧周二官告狀伸冤，又有一枝蘭當堂投到，纔得無事，可笑老爺執之一見，疑二爺身入窩黨，終朝長吁短嘆，全沒有半點父子之情，不許二爺回家，幸喜二爺絕處逢生

，途遇福建馬大爺，義結金蘭，款留在他家內讀書，今歲恩科，高中頭名，方才放胆歸來，將情一一告稟，老爺方始明白。哈哈哈！我家二爺得中解元之後，不要說合家歡喜，連那主試韓爺，也甚得意，竟寄信前來說親，欲與二爺作伐，我想老爺見了書信，若是別家的小姐，或者應允，也未可知，偏偏是趙宦的千金，決不肯依，誰知並不推却，重托韓爺主持，言歸於好，締結紅絲，只要二爺金榜連捷，完姻有日，此事令人難以揣測，果然越想越稀奇了！』王興獨坐沉思，不在話下。

那王子連二爺帶了一枝蘭周福，同到京都，就在兵部王大老爺署中躭擱，弟兄暌隔多年，此日相逢，十分歡悅，各訴了一遍別後情衷。子連是滿望青雲得路，終日芸窗苦讀，足不出戶一步。光陰荏苒，正值場期到了，各處舉子，紛紛進場，子連覺得自己三篇文字，洋洋得意，拿回來與子琴觀看，濃圈密點，也是讚不絕口！轉眼之間，龍虎榜發，衆舉子結隊成群，齊來看榜，第一名會元，正是丹徒王子連，自有報人到兵部衙門，鳴囉報喜，又將泥金報條，高貼在大堂之上，領賞而去。到了次日，王子連換了朝衣朝帽，來至午門，與一班新科進士，恭候聖駕臨殿，自有鴻臚寺帶領引見，上殿謝恩已畢，然後退班。不多幾日，選定良辰殿試，子連才貌雙全，欽定恩科狀元，賜宴遊街，奉旨榮歸祭祖。子琴大喜，忙喚家人送信回家，樂得百安夫婦，眉開眼笑。

再說史樸奉旨拿捉葛鵬，四處找尋，毫無影蹤，差人到葛家訪問，回說已往京都母舅那邊去了，怎的反到家中尋覓，反而葛鵬的母親，也到京中相府，要史樸訪尋親兒下落，倒弄得老奸憂心如焚，做夢也想不到葛鵬早已命喪黃泉，違限已經數月，聖上大怒，立時將史樸革職拿問，拘禁天牢，候旨定罪。子琴卽忙修書告知甘賽花小姐，賽花小姐大仇已報，滿懷愉快，全虧王郎妙計，除此巨惡，意欲親來叩謝，終覺羞人答答，難以爲情。

王兵部因史樸創職收監，好生得意，又想到：『甘賽花雖則安居寓所，終非了局，況蒙他退蠻相救，已訂終身，這項親事，也不便再行蹉跎過去了。』於是選擇良辰，備了禮帖，差人通知甘府。甘老夫人喜得笑顏逐開，滿口答應，差人回覆王大老爺。屆時衙中張燈掛彩，排齊了全副道子，到甘府迎娶賽花小姐，進內廳少憩

，這才儐相朗吟詩句，就在鼓樂喧天中扶出新人，交拜天地，然後送入洞房，坐床撒帳，自有一番浮文俗套。王爺又到廳前酬應，陪衆賓客觀看戲文，却由王爺親點的一齣滿床笏，及至演唱完畢，天色黎明，王爺偕同子連上朝，乞假回鄉省親，聖上照准。

少停朝罷歸來，即命長隨整備大船數號，一面吩咐收拾行裝，各衙門俱用飛帖辭行；然後邀請甘老夫人到來，一同下船，榮歸故里。甘府因乏人備辦妝奩，現折三千兩紋銀，權爲粧敬，又有在朝文武同僚，同來送行，一概辭謝。當下家人們伺候王兵部等下了船，一棒鑼聲，解纜開舟。

一路上順風順水，直抵丹徒，船停在馬頭邊，王兵部即命一枝蘭上岸，先往家中通報，這才轎馬紛紜，一同起岸回府。到了牆門之外，各分次序，來到廳上，百安夫婦將身站定，甘老夫人是新親，謙遜一番，方才見禮。百安便命丫頭請丁氏大娘出外，與子琴甘氏一同拜見雙親，禮畢，走過新科狀元子連，雙膝跪下，拜見了爹娘。百安滿心歡喜，即命厨房備宴，合家歡敘，直飲至交了初鼓，各自安歇。

到了次日，王百安便命子琴子連兄弟二人，備了柬帖，拜望親鄰，又吩咐王興備一乘暖轎，帶同婦女丫環往胡員外家中，迎接翠娥小姐回府。當下弟兄二人，在書房中備了柬帖，各自乘轎出門，分頭拜望。王興到了胡府，稟明來意，胡寅心花怒放，連忙打發丫頭到高樓上報信，翠娥小姐自然喜上眉梢，對鏡梳妝，更換新衣，離了綉閣，堂前拜別父母，梅香服侍小姐登轎，後面跟隨着全副嫁妝，于歸王府。

再說趙建聞聽王氏弟兄，給假榮歸，便有催親之意，又喜妹丈韓勤鄉場考畢之後，因葛鵬掛官私逃，即有恩旨降臨，着韓勤不必來京覆旨，欽命補授操江之職；所以趙建特煩韓爺委人到王府說親，并候立示吉期，以便回覆憲台。王百安自知年已衰邁，並不推辭即擇十月初三日完姻。韓爺大喜，修書舅兄，趙建心願已足。松梅丫頭早已得信，稟告姣容，必貞小姐自是歡喜不置。

節屆隆冬，寒梅乍放，趙建祇此一女，備辦嫁妝，分外豐盛，到了吉期相近，趙爺喚了音樂喜嬪，廳堂上張燈結彩，必貞小姐在綉樓上開面梳妝，然後下樓禮佛，叫松梅隨嫁過去，吉時登舟，前往丹徒，喜則喜浪靜風平，故而路上並無耽擱，到了丹徒，停泊碼頭，早有王府家人打聽仔細，飛也似回府報信，連忙排齊道子迎

親，頓時門前連珠炮響，好不熱鬧！趙爺親送花轎進門，一對新人參拜天地祖先，送入洞房合巹，這才大排筵宴，開演戲文，款待賓朋。少頃趙爺宴罷，吩咐家人發了犒封，再將一幅鳳凰圖取過，笑容滿面，雙手遞與百安。百安不便推却，只得帶聲道謝接過，從此嫌隙全消，結爲知己。

連環贈書券

填寫下列兩份自己姓名、地址，可收到第一次贈書和第二次寄贈品券。

第一次贈書：夜的巡禮

地址：□□□

姓名：□□□ 先生 小姐

印刷品

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翁福來 220

第二次寄贈品券用（填地址勿超出方格，要端正）

地址：□□□

姓名：□□□ 先生 小姐

印刷品

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翁福來 220

（將本券連同40元郵資函寄下址）

來信請寄：220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翁福來 收

綠意陽春喜訊！

這是我們一份筱筱的心意，願春天的呼喚滋潤您心……

夜的巡禮 楊鴻銘著作

我啜飲著人生的汁液，本書有著感情的甜美，也有痛苦的傷痕……

願能激起妳心湖的漣漪像山谷中脆耳的鳥鳴永伴妳身。

迷你贈書券

填寫下列兩份自己姓名、地址，可收到第一次贈書和第二次寄贈品券。

第二次寄贈品券用	第一次贈書用
印刷品	印刷品
姓名：□□□	姓名：□□□
地址：	地址：
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翁福來 先生/小姐 220	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翁福來 先生/小姐 220

第二次寄贈品券用（填地址勿超出方格，要端正）

本次贈書：

影視明星、模特兒等，週刊一次，贈送三冊

（將本券連同20元郵資函寄下址）

來信請寄：220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著作者：翁 福 來 收

妳像是一個花朵
這樣可愛、純淨、美麗！
我看著妳，一縷憂思
就潛入我的心底。

像這樣綺麗的情詩洋溢在本書，每首詩除附有少女藝術插圖外，還有彩色藝術作品。擁有此書品嚐情詩細語，將帶引妳走入綺麗的愛情世界，甜甜地詩意情懷永繞心靈。

■一九七七年集紀念

我心深處……

■翁福來 著作

「我心深處」充滿了純真、盡善和完美的感情。
它傾訴人性心靈最深處的秘密。本書目錄如下：

▲淒風愁雨
▲飄泊的情感
▲憂鬱的神采
▲溫馨的蜜汁
▲凝結的時光
▲為誰而活
▲我心深處
▲醉在美的世界
▲晶亮的夢
▲白雲世界

▲難奈時光
▲不自覺沖撞
▲夢裡浮生
▲金色夢境
▲楓林小橋
▲自我寬盪
▲深綠映花紅
▲雲兒一片
▲美麗的彩虹
▲薰風加愛意

彩虹贈書券

填寫下列兩份自己姓名、地址，可收到
第一次贈書和第二次寄贈品券。

本次贈書：我心深處

第二次寄贈品券用（填地址勿超出方格，要端正）

印刷品

地址：□□□

姓名：□□□ 先生 小姐

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翁福來
220

印刷品

地址：□□□

姓名：□□□ 先生 小姐

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翁福來
220

（將本券連同50元郵資函寄下址）

來信請寄：220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著作者：翁福來 收

■欣文書摘

情婦間諜網

■翁文苑　主編

蘇聯間諜偽裝德國記者，在全世界間諜最敏感的首都，主持一個間諜網達八年之久，他使二次大戰完全改觀。

▲出色的間諜行動員
▲情婦石井花子
▲躺在床上服務
▲娉娉婷婷顏如玉
▲玫瑰戀
▲重要而神秘的山莊
▲聞名世界的賊貨市場
▲翼龍、鱷魚、恐龍
▲一個消失了的世界
▲智勇兼備的美洲豹
▲芬蘭孀婦・安娜
▲心理變態的墳墓
▲風流浪子的情報
▲死亡前的約會
▲地陷驚魂記
▲海底村落
▲神秘的超自然現象
▲體語的藝術
▲羅馬的隱憂
▲血戰硫黃島

精美贈書券

填寫下列兩份自己姓名、地址，可收到第一次贈書和第二次寄贈品券。

本次贈書：情婦間諜網

印刷品　□□□ 姓名： 地址： 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翁福來　先生/小姐 220	印刷品　□□□ 姓名： 地址： 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翁福來　先生/小姐 220

第二次寄贈品券用（填地址勿超出方格，要端正）

（將本券連同50元郵資函寄下址）

來信請寄：220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著作者：翁福來　收

■欣文書摘

畢卡索的世界

■翁 文 苑　主編

1911年8月21日在法國羅浮藝術博物館裏，有人驚異的發現，掛滿了名畫的牆上有一處是空的………館員飛也似的來到，愕然呆立………

- ▲蒙娜麗莎的微笑
- ▲變換無窮的天才
- ▲史丹利維爾大屠殺
- ▲斯巴達永垂不朽
- ▲艷諜新絲亞
- ▲珍珠的傳奇
- ▲五十年後奇妙生活
- ▲奇異的鼠肉餐館
- ▲熱海箱根日光之旅
- ▲春色無邊話巴黎
- ▲南太平洋的樂園
- ▲南極風光
- ▲杜安的奇遇
- ▲清皇帝溥儀傳奇
- ▲白宮鬧鬼記
- ▲夢真轉世投胎奇聞
- ▲鯨魚的悲哀
- ▲動物移棲之謎
- ▲銀幕上的幻術
- ▲法蘭西醉兮兮

本書重要內容目錄如右：

美人魚贈書券

填寫下列兩份自己姓名、地址，可收到第一次贈書和第二次寄贈品券。

第一次贈書：畢卡索的世界

印刷品

姓名：

地址：

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翁　福　來　先生/小姐

220

第二次寄贈品券用（填地址勿超出方格，要端正）

印刷品

姓名：

地址：

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翁　福　來　先生/小姐

220

（將本券連同50元郵資函寄下址）

來信請寄：220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著作者：翁　福　來　收

■長篇俠情小說

靈異白鶴圖

■翁福來 譯校

新書特訊。先睹為快！

本書是一部俠骨柔情的最佳消遣小說，作者腕底雄厚，字裡行間俱有活躍的勁氣，是一部庸中佼佼的好書。　本書目錄如下：

▲典叙　▲濟困　▲遺索　▲還僕　▲代贅　▲款婿　▲卻貸　▲求乞　▲俠贈　▲圖害　▲串詐　▲赴試

▲失散　▲僻陋　▲私縱　▲審問　▲盜銀　▲探監　▲報信　▲朝議　▲征寇　▲山叙　▲許親　▲激憤

▲思認　▲誣奸　▲周探　▲豁罪　▲哭廟　▲盤婢　▲憶婿　▲誘叔　▲囑別　▲謁師　▲彙劾　▲團圓

驚喜贈書券

填寫下列兩份自己姓名、地址，可收到第一次贈書和第二次寄贈品券。

第一次贈書：靈異白鶴圖下冊

地址：□□□

姓名：□□□

先生／小姐

印刷品

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翁福來

220

第二次寄贈品券用（填地址勿超出方格，要端正）

地址：□□□

姓名：□□□

先生／小姐

印刷品

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翁福來

220

（將本券連同20元郵資函寄下址）

來信請寄：220板橋市郵政443號信箱

著作者：翁福來　收